

幸福 The Fairyland 元

画辛
著

幸福的颜色，
总是要历经岁月的磨砺和太多的风吹雨打之后，
才会慢慢变得永恒久远。

版权页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幸福园/画辛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411-3272-8

I. ①幸… II. ①画…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9721 号

Xingfu Yuan

幸福园

画 辛 著

责任编辑 张春晓 (zcxiao008@163.com)
责任校对 韩 华
责任印制 周 奇
封面设计 张 妮
版式设计 张 妮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51 千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272-8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1	1
2	1
3	3
4	4
5	6
6	7
7	9
8	10
9	12
10	14
11	15
12	17
13	18
14	20
15	22
16	25
17	27
18	29
19	31
20	32
21	34
22	36
23	37
24	39
25	44
26	46
27	48
28	50

29	52
30	54
31	56
32	60
33	61
34	64
35	65
36	68
37	71
38	75
39	77
40	80
41	85
42	88
43	89
44	91
45	93
46	96
47	97
48	99
49	103
50	106
51	107
52	113
53	116
54	117
55	119
后记	124

1

金珠珠的辞职报告终于被批了下来。戏剧性的是，金珠珠接到辞职批复的那天，恰好是四月一日，愚人节。说不清楚是谁和谁开了一个玩笑。但当时，因金珠珠的心情过于灿烂。且她离开单位的决心又是那么义无反顾，那么决然。所以，她是不会去计较这点得失的。以至于金珠珠在办公室收拾东西时，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唱起了那首幸福的《拍手歌》：……如果你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啪啪……如果你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啪啪……当然了，当时金珠珠拍手也是迫不得已的，她手上的灰尘的确是太多了。那些从书本里，从文件夹里，从小杂物堆里钻出来的灰尘一会儿就沾满了她的双手，她不停地拍啊拍啊。反正那时办公室空无一人，嘴巴闲着也是闲着，合着拍手的节奏她忽然就来了灵感，自得其乐地跟着哼起那首歌来了。对于金珠珠的忽然辞职，同事间留传有不下十种的猜测。但所幸并没有人猜中。金珠珠最喜欢他们猜测她准备出国定居的一种说法。因为，有一点是肯定的。金珠珠即将离开这座城市。她的身影不会再时常出现在 A 城街头了。

2

静儿坐在金珠珠对面。眼睛瞪得不能再大。“你说离就离了？”“难道还要怎么样？”这是金珠珠以前常回答静儿时惯用的一句答非所问的话。“可是，你离了就离了。为什么非要把工作也辞了？”“这叫一不做二不休，破釜沉舟。”“可你这舟也沉得太没有来由了。”金珠珠没说话，但却肯定地点了点头。“林子予的力量太伟大了。”金珠珠仍不作声。静儿无奈地摇摇头笑了，说：“其实，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了。不过话说回来，金珠珠啊金珠珠，你还真有点猪呢！”金珠珠歪着脑袋冲静儿眨了下眼睛，表示默许。“可你刚才为什么没点罗曼蒂克？象你这种满脑子浪漫情结的人，难道还知道忧郁为何物？”

是啊！刚才服务生拿单让金珠珠点饮料时，她的指尖是跳过了“罗曼蒂克”，独选中了“蓝色忧郁”的。

静儿有点毒。她看出了金珠珠内心深处隐藏着的不安。“大记者小姐，别这么职业好不好？”“其实象我们这样岁数的女人……”“珠珠我不是打击你。虽然你仍花容月貌，纯真可爱。可是，你毕竟已年过三十了。所以，你在考虑感情之事时更要慎之又慎……”金珠珠打断了静儿的话，象念经书一样地顺着她的话说下去。“这儿真的再没什么值得你留恋的了。”静儿不理睬金珠珠，仍按她的条理搜索下去。“也许吧。”“其实海南也没什么不好。最起码他在作你丈夫的这些年里，对家、对你都算是尽心尽职。”“可这只是婚姻，不是我需要的那种生活。”“可是真实的婚姻生活也许就是这样的。你过去所经历的爱情虽让人恋恋不忘，可当你们真生活在一起了又是两码事。你就不能折衷一下，只和子予保持亲密的情人关系。为什么非要这么折腾，非要追求什么生死相随，海枯石烂的结果。这种模式其实好老土。珠珠，有时你的脑筋其实很死。”“静儿，如果连你也不能懂我，我还有什么好说的。”“珠珠，我真有点看不懂你呢。”“这么多年，在别人看来，我什么都拥有了。但我心里最清楚，其实我什么也没有，我的心里空得厉害，我对周围的一切早麻木了。可是，我又不知如何改变。我真的很想换一种活法。”“可你的这换一种活法，真太冒险了，你知道吗？”“我知道。”“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爱情并没有你想像的那样完美，你连爱情的支柱也失去了，怎么办？”“那我就象非洲大象一样，找个静悄悄的地方安乐死。”“珠珠，你再胡说八道，我不让你走。”“静儿，你再在这里说教，我带你一起走。”

“行啊，胖小猪！我服了你，你这样的纯情女人连我也想插一杠子了。你等着，我今晚就跟我家那位商酌、商酌，明天就上医院挂号做变性手术去。”一口饮料差点没从金珠珠嘴里喷出去。“珠珠，说真的，我还真舍不得你走。你走了，我俩就很难有机会再这么面对面地聊天了。”“静儿，不用这么伤感吧，又不是生离死别。我本来在离开A城前谁也不想见。但你不同，你是我离开A城前惟一想见也是惟一能见的人。如果我就这样悄悄走了，你找不见我，我怕你会假公济私，在你的版栏缝里大煞风景地连续登载寻人启事。”静儿没答理金珠珠，

而是把视线转到了落地玻璃窗外，显得有点落寞。静儿的侧面轮廓真美，有点欧典。也许是浸泡的时间长了，“蓝色忧郁”喝在金珠珠口中有一股酸涩的味道。临走前，静儿从她的大大的 GUCCI 休闲挎包里摸出一份 A 城晚报来。递给金珠珠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免费赠你晚报看了。我主持的生活版栏又有了些新变化，增加了女性专栏。不过，这一切也与你无关了。以后，你还会给我投稿吗？”“暂时不会。”“明天我可能不能去机场送你，报社有一个挺重要的采访任务。我不想再说什么，只祝福我的小珠珠永远有小猪的快乐。”

3

但第二天，静儿还是推掉了采访任务，赶来送金珠珠。她说，她昨晚想金珠珠的事，一夜没睡踏实。金珠珠的行李箱的确是太大、太沉了。静儿自告奋勇帮金珠珠推行李箱。但金珠珠还是从她的表情肌上感觉到了它超负荷的重量。直到机场行李托运处，静儿看着传送带把行李箱带走了，才如释负重地玩笑说：“珠珠，你有点贪心呢！老实交待，你掠走了多少金银珠宝？”这只箱子是海南给金珠珠挑的。海南给金珠珠挑选这只箱子的时候。他也许是希望她能多带点东西走。只是，存折和房契除外。金珠珠和海南的协议离婚之所以办得很顺。因为，他俩不存在孩子抚养和财产分割的问题。首先，他俩婚后一直没有孩子。其次是，金珠珠没要财产。金珠珠只要海南给她自由。但这一点金珠珠并不打算向静儿透露，她怕静儿为她担心。所以，金珠珠顾作明朗地对静儿说：“太多了呵！只是不能告诉你，怕你当劫机犯。”时间还早，金珠珠和静儿在机场咖啡厅坐了下来。“子予现在对你倒底怎么样？你为他这样做，倒底值不值得？”静儿不无担忧地问。金珠珠只是用小勺慢慢地搅着咖啡。她并不急着回答静儿的问题。也许她心中并没有答案。

因为，她尚不能确定说摆脱了海南的怀抱就彻底拥有了子予的怀抱。子予现在还没摆脱他的婚姻。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还不是个自由人。但金珠珠不愿意再空等下去了，也不愿意再让自己生活在情感的煎熬中。金珠珠不再在乎别人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她和子

予的关系。她只要知道她爱子予，子予也爱她，这就够了。她不在乎其它的。金珠珠知道自己早已过了浪漫的年龄。而大多数象她这样年纪的女人早已变得实际起来。而金珠珠恰恰在这时甘愿为了爱情放弃了一切：单位，事业，高尚住宅区的住房，并最终离开这座美丽的城市。因为金珠珠意识到，在这座城市里她虽拥有许多别人想拥有而没有的东西。但，唯独没有爱和牵挂。所以，她选择放弃并逃离。“世上什么事都可以有价码，但惟独爱没有。所以值不值得是没法说出口的。”金珠珠迷离地笑。静儿又问：“爱是什么？”金珠珠仍是迷离地笑：“爱，也许就象这咖啡，你看着它，觉得可口，轻松地喝下去就对了。”静儿无奈地摇了摇头，举起了咖啡杯，对金珠珠说：“咖啡的味道不完全是可口，还有点苦涩。但不管怎样，我仍要祝福你们的未来。”金珠珠忽然绽放出了灿烂的笑答：“我不要他的未来，我只要他的爱和现在。”

静儿瞪着美丽而困惑的眼睛，吃惊地问：“那又为什么？”

这回，金珠珠站了起来。没有作答。

候机厅里弥漫着播音小姐迷人的、不紧不慢的登机提示音。金珠珠对静儿伸出了握别的手：“我该走了。”静儿却上前一步抱紧了金珠珠，说：“珠珠啊！我怕你会吃苦。”金珠珠拍拍静儿的肩，仿佛需要安慰的是她而不是她金珠珠，并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没什么大不了。”“记得有困难找我。”静儿仍不放心地叮咛一句。金珠珠的眼圈湿润了，眼泪差点没掉下来。但她仍故作轻松地 and 静儿开玩笑说：“知道了。我的好‘警察’姐姐。”

4

但在飞机临起飞的一刹那。金珠珠的眼泪还是滑落了下来。她忽然意识到，她以后再也回不来了。金珠珠大学毕业后刚来到这座城市时，曾对这座城市怀有许多美丽的幻想。直到现在离开时，金珠珠才发现，那许多美丽的幻想终究只是幻想。虽然，A城这几年的城市建设做得越来越好。城市的设施功能也越来越完善。可这都不是她所需要的。就象海南给了她这么些年的婚姻生活。却并没有给她留下几幕

美好的回忆画面。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平淡，唯独没有来自心灵深处的激情碰撞；他们有着太多的相处时间，唯独没有相濡与共的亲蜜感觉。她从情感上不能对海南产生哪怕一丁点儿依恋或者是依赖感。这么多年，她觉得自己没有自我，没有个性地生活着，她的人生价值到底体现何处？这些年她除了认真地工作就是拚命地写作，可最终她的心为何还是这么空落？虽然，她在海南的家人以及外人眼里一直是公认的好媳妇。但在这个家庭里，金珠珠一直觉得没有谁真正在乎过她内心的真实感受和需要。她所要求的那些生活状态、精神状态对他们来说是多余的、不可理喻的。还有从海南家人身上所流露出来的那种与身俱来的优越感，更让金珠珠觉得自己在他们面前显得很局促，很自闭。所有的人都觉得她生活得好。可那仅仅是衣食无忧，单纯的好。海南是实际的。生活对于他来说就是简单的加减乘除。单位今年的福利有没有比往年好？银行的存款是多了还是少了？是的，他是在一年一年努力着让她过得舒心些。这样的男人是公认的好男人。可是，他看不懂她的心。他不知道，她内心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东西，渴望的又是什么东西。这样的婚姻生活注定是失败的。在金珠珠提出离婚时，金珠珠的母亲曾来责问她：“海南倒底有哪点不好？我看问题都出在你身上，他一点过错都没有。”是呀！金珠珠承认错误都出在她自己身上。海南一点过错也没有。他是个完人，是个圣人。而她不是。在某点上，静儿并不是完全能理解金珠珠。可金珠珠想，她又有什么理由让别人完全透彻地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毕竟每个人的生活阅历不同，对生活的态度不同，对生活的感受不同，认识和认知自然也不尽相同。

静儿还给她泼冷水说，如果当初她和子予没有走散，而是幸福地结合在了一起。经过这些年的消磨，爱情的颜色保不准也已消退得差不多了。金珠珠不可置否。她承认，关于这个问题，她心中并没有确切的答案。可是，谁又能告诉她这个确切的答案呢？但即便没有答案，有一点她仍是确信不疑的：子予才是真正能读懂她内心世界的人，是她精神世界的依托，这就足够了。如果不是空姐过来柔声询问她要哪

种饮料，金珠珠还不知道要胡思乱想到什么时候。“请来杯热咖啡。”金珠珠需要提点神。也许是咖啡因起了作用。金珠珠的精神振奋了许多。她伸了个懒腰，转头去看舷窗外变幻的云层。也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尽情享受这种情趣。她记得很早以前曾看过一部很浪漫的电影，叫《云中漫步》。金珠珠觉得幸福的感觉，就是两颗相知的心在云中漫步的感觉。金珠珠想如果子予这会在她身旁就好了，她一定要让子予知道这种感觉。但现在，她只能让自己的思绪在云海中尽情翻飞。这些日子以来，金珠珠一直试着想把她这么多年杂乱无章的生活理出个头绪来。她和子予这些年的感情纠葛。她和海南这些年的婚姻生活。但金珠珠发现，她不能。昨天晚上，金珠珠的妈妈又打电话来了。她妈妈在电话里哭哭啼啼地对金珠珠说：“你这是在自讨苦吃啊。”是呀！金珠珠承认她是在自讨苦吃。

但金珠珠并不准备再和她妈妈理论。金珠珠不想再刺激她。最近她妈妈为了她离婚和辞职的事，已经烦透了心。可金珠珠也不准备安慰她。因为，金珠珠发现最近她的语言功能几乎丧失殆尽，对亲朋好友苦口婆心的归劝都无言以对。她说什么好呢？她又能说什么呢？金珠珠只在心里反复默念着这两句：如果，这是苦果，我愿意独自吞下去。如果，这是糖蜜，我愿意独自甜蜜死。如果说爱是鸦片，那她已中毒太深。她已身不由己。反正，好坏就都由她自己一人来承担吧。在这件事上，金珠珠不想再受他们的任何干扰了。她要自由。她要找回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即使得不到任何人的祝福，她也要孤独地完成一个人的飞翔。

5

飞机平稳地在云中穿行，朝着金珠珠认定的爱的方向、幸福的方向。在经历了近三个小时的飞行后，飞机终于缓缓地降落了。金珠珠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平了。金珠珠到了 B 城。她把以前的自己，那个不快乐的自己留在了 A 城。现在的金珠珠应该是快乐着的，是幸福着的！因为再过一会儿她就能依偎在子予的怀抱里了。

从飞机着落金珠珠把手机打开的那一刻起，子予的声音就再没有间断过。

“我终于等到了从天而降的幸福。”这是子予见到金珠珠后的第一句话。是的，他们终于等到了幸福，等到了从天而降的幸福。但金珠珠当时竟笨拙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只任由幸福的感觉象电流一样传遍她的全身。她像个小木偶人似地被子予牵出了候机大厅。子予刚把金珠珠的行李箱搁好。就迫不及待地把她拽进了他的车里。接着就是一个长长的热吻压了过来……一路上，子予只管把车开得飞快。而金珠珠的目光则再也离不开他。没错。她在心里默念道，这就是她要寻找的子予。子予径自把车开进了 B 城宾馆。等房间的门刚关上，子予就迫不及待地把金珠珠紧紧地搂在了怀里。接着就是一阵令人窒息的狂吻压了过来。紧接着，子予把金珠珠整个人都举了起来。金珠珠紧紧地搂住了子予的颈脖，把头贴在他的胸前，眼泪却顺着她的脸颊肆意地流了下来。她终于有机会释放她的爱了，虽然这是一份迟来的爱。这些年，她觉得自己只是一朵寂寞的花朵。常在黑夜里无声地开放又无声地凋零。此刻，她终于等到了尽情绽放的时间。这种等待是值得的。就象沉默千年的铁树，她一待开放，一定是最眩目、最热烈、最灿烂的。

金珠珠迷醉地紧紧拥抱住了子予的身体，她再也不想和他分开，她愿这快乐持续到永远……“我的小珠珠，你感到幸福吗？”“幸福。”“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不分开。”“子予，我是一个坏女人吗？”“不，你是一个好女人。一个真正的好女人。哦！我的小珠珠。”那夜，金珠珠在子予的怀抱里沉沉地睡去。幸福地睡去。

6

早晨的阳光透过白窗纱万般柔和地洒了进来。等金珠珠沐好浴，穿着一件纯白的全棉睡裙好心情地从浴室里走出来时。餐桌上已摆好了丰盛的早点。“哇！好诱人哪！”金珠珠这才感觉自己真饿坏了，恨不得立马把眼前的这些东西一扫而光。但当她抬头看子予时。她就遏止了这种渴望。此时的子予正安静地坐在沙发的一角，边悠闲地吸着

烟，边充满柔情地看着她。他的身上只裹着一条浴巾。在阳光下，他的皮肤呈现出健康的深红色。金珠珠忍不住走过去，在子予的脸上轻吻了一小口。没曾想，子予却一下就把金珠珠揽到了他的怀里。然后用他长满胡须的下巴颌金珠珠的脖子。金珠珠闪躲不及。只得咯咯笑着任由子予淘气。

“珠珠，你知道吗，你的样子一点儿都没变。你看起来还象当初我认识的那个白裙裾飘飘的小女孩，这真让我着迷。告诉我，昨晚愉快吗？”金珠珠的脸一下子就羞红了。怎么会不愉快？那种激荡人心、灵魂出壳的感觉到现在还荡漾在心头，久久没有散去。金珠珠和子予的唇又自然地吻合在了一起。子予身上裹着的浴巾散开了……“珠珠，幸福吗？”子予闻着金珠珠头发上的香气。“幸福！”金珠珠紧闭着眼睛柔声说。“还想离开我吗？”“不想。”“你知道，你压抑了我太久。为了这份迟到的幸福，我们彼此付出了太长的等待。”“我知道。”“可是，这种等待值！你所带给我的爱的冲击，还保持着最初的那种新鲜感觉，这种感觉是那样的完美。珠珠，你是非我莫属的。”金珠珠再次陶醉地闭上了眼睛，一任幸福的电流涌遍她的全身。“珠珠，你在想什么？”“我什么也不想，我只想静静地守在你身边。”金珠珠紧紧地搂住了子予，梦呓般说着。“珠珠，相信我，我会给你幸福的。”“是的，子予，你什么都不用说，我相信你。我又回到了你的身边，这就是最好的证明。我只想好好地和你相爱一场。”“我懂。”

“可我又担心，这一切，会不会来的太晚？”

“不晚。我们太相爱，我们永远都不晚。”子予的吻又重叠过来。金珠珠只觉得连喘息的气力也没有了。但她仍愿意在子予的怀抱里就这样沉醉下去，沉醉下去……

如果不是这里的潮湿空气和周围人群陌生的语言。金珠珠仍会错觉自己是在 A 城。A 城和 B 城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都是比较中性的城市。它适合生活，但并不能让人产生太多的激情和创造欲。如果不是为了爱情。也许，金珠珠是不会第二次选择这样的城市生活的。一个星期后，金珠珠搬出了宾馆。子予在市中心的城市花园给她租下了一套精致的二居室。金珠珠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的一切。这是个现代、雅致的花园式小区。小区里环境很美。在客厅里，隔着敞亮、透明的落地玻璃窗，庭院里变幻的风景就能尽览眼底。这时恰好是五月季节，园里的枇杷树上已挂满了星星点点的黄橙橙的枇杷。不但引来了许多游赏的目光，还引来了不少觅食的鸟儿。还有那挺拔的棕榈树，给人带来更悠远的关于南方七月海的遐思。如果到了黄昏，悄然地把卧室的窗子打开，即刻就会有一阵阵若隐若现的不知名的花的香气飘过来，那是大自然特有的恩赐。

金珠珠喜欢这种宁静的感觉。

但子予却难得让金珠珠有安静的片刻。

这会，他又在缠着金珠珠非要看她写的日记。前两天，金珠珠在收拾行李时，他看到了那很有份量的几大本。“说个正当的理由给我听。我就给你看。”金珠珠歪着脑袋，冲子予眯起了眼睛，她要故意吊吊他的胃口。“理由嘛……理由就是，你写的日记除了你自己就只有我能看懂。所以有必要让我检验一下它的真实性。”“没必要吧！不过前半句话说得还有点道理，但理由还不足够。”猝不及防，子予忽然就把金珠珠拉到了他的怀里，用双手紧紧箍住了她的腰，给了她一个深吻。

好半天，金珠珠才喘息着挣扎过来，子予却不愿松开，只问：

“还需要什么样的理由？”

金珠珠只好告饶说：“好，我投降！我投降！我给你看，我全都拿给你看。”金珠珠跳开去，打开行李箱，却只挑出了一本粉红缎面的。“先看这一本，这是我最早写的。”“我要先看最近的。”“最近的

还没记，还在我这里。”金珠珠用手指指自己的脑袋。子予顺手在金珠珠的脑门上弹了一指，才接过她手中的日记。“子予，知道我为什么要亲笔记这么多日记吗？”金珠珠问。“知道，是因为爱我！”子予随口说。“不完全是。”“那又是为了什么？”子予合上了手中的那本日记，侧过脸来问金珠珠。“因为生命太无常。我是怕我万一哪一天先你而去，却不能让你了解我这么多年来爱你的心迹。那会是我遗憾的。所以，我就想着要把这些感受写下来，而且是用一种永不磨灭的方式。相信总有一天你会看到的。”“不许你胡思乱想。”子予放了手中的日记，侧过身来揽住了她：“以前我们浪费了太多的美好时光。以后我俩更要学会彼此好好珍惜……”下雨了！好大的雨！但因着有子予在身边。金珠珠听着这雨声，觉得格外宁静、诗意。

8

接下来的时光是欢快的。子予所给予金珠珠的最大的快乐就是来自于性生活的快乐。由此所带来的这种感觉和感官上的快乐，是无法真正用语言描述出来的。而这在以前是金珠珠所没有享受到也没有体会过的。在和子予接触以前，金珠珠的性生活是几近苍白的。就象她所放弃的生活一样是单调而乏味的。这么多年来，没有人尽情享用过她的身体。她就象是一部具有多种优良性能的机器，即便被人看懂了使用说明书并熟稔了所有操作规程，却永远无法接通那会带来快乐火花的电流。于是，她只能任之荒废。在子予之前，她甚至不知道也从未体验过作为一个女人的真正快乐是什么。没有人能真正穿透她，她小小坚硬的心，以及她柔软的身体。

现在，是命运又把她交还给了子予。她本来就是属于子予的。她的心，她躯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只为他存在着，鲜活地存在着。只有子予能读懂她的快乐，她的悲伤。她所有的一切语言和非语言的表达。也只有在子予进入她身体的刹那，她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真正的男人才具有的那种坚硬的穿透力。这些天来，他们除了必要的睡眠和能量补充等必不可少的程序。剩余的时间，几乎都是缠绵在一起。子予好象永远不知疲倦为何物。有时俩人实在折腾累了，他就会像一个贪

玩的孩子在金珠珠身上睡着了。金珠珠就那样怀抱着他，一动也不敢动，就象怀抱着一个易碎的梦。呵！她愿沉醉在这梦中，她愿这梦永远不醒。是的，她真怕这个梦醒来后就又不复存在了。就象当初他俩匆匆收场的爱情。她希望，这个梦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永远。可梦终究还是会醒。这晚，金珠珠和子予晚饭后一起窝在沙发里安静地守着电视机看一档有趣的娱乐节目。忽然，子予的手机响了，他匆匆看了一眼就挂了机。但细心的金珠珠还是敏感地看出了他脸上瞬间凝重的表情。这些日子，子予和金珠珠在一起时，很难得打开手机。

电视里的主持人还在煽情地说着什么。但子予却开始沉默了。

好一会，子予对金珠珠说：“珠珠，我今天要回去。”“回去？回...回哪里？”陶醉在爱情里的金珠珠几乎已经忘了子予还是个有家室的人。“是.....常红叫我回去。她最近到处在找我。”“唔.....”最后，子予还是在金珠珠依恋而又复杂的目光中匆匆忙忙走了。那晚，金珠珠独自渡过了在 B 城的第一个难熬的不眠之夜。尽管金珠珠一再在心里安慰自己说，子予是该回家看看了，他已近一个月没回家了。他就是再有理由也没有理由了。但经历了这一夜，金珠珠忽然开始怀疑起自己的信念来。难道她真的不想拥有子予的未来吗？难道她真的不在乎什么结果吗？可是，这会儿她是多么希望能怀抱着这份真实的幸福和子予厮守到永远。他们太相爱了，相爱得太投入了。子予的体味她总觉得怎么闻也闻不够，还有他那摄人心魄、充满魅力的眼神，健康的身体。让她怎么也看不够，怎么也爱不够。是的。金珠珠有生以来，第一次透骨地感受到爱一个自己深爱着的男人，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原来，幸福真的是可以用手触摸得到的。回想自己这些日子以来。金珠珠惊觉到了在她体内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她发现自己的体内竟隐藏着那么深而强烈的欲望。如果不是受了子予爱的鼓励和激发。那里将永远是一片最原始的荒原，是一片沦陷得太久的废墟。但现在不同了，她在子予爱的滋润和呼唤下变成了一片沃土，是充满了希望和生命力的。用子予的话说，是宝藏，是圣地。在子予爱的召唤下，金珠珠仿佛又再生了一次。

子予是她的春天，是她幸福的源泉。

9

子予是两天以后才出现在金珠珠面前的。出于理智，金珠珠并不急着打听他家里的事。而她也确实没时间打听他家里的事。因为子予给她带来了一样对她来说很实用的东西。一台笔记本电脑。子予笑着对金珠珠说：“我知道的，我的小珠珠光有爱情食粮是不够的，她还必须要有精神食粮。我看你的日记写得那么好，为什么不试着把这些日记连串起来，写成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这是个打发我的好主意。”金珠珠上前搂紧子予的脖子，赠予他一个长长的吻。“珠珠，我想过了，你在B城还要有一段时间的适应过程。而这段时间里，你暂时不用急着考虑出去找事做，你不如在家里好好写作。”“可是，在我没写出成果以前，有当寄生虫的嫌疑呢。”“谁说的？”“我说的。”“胡说八道。”子予很熟练地把电源插上，打开电脑。几秒钟后，令金珠珠惊喜不已的是，屏幕上出现了一只粉红色的、胖嘟嘟的、可爱的卡通小猪。还时不时地冲她眨两下眼睛。“哇！这只小猪好可爱，还有点骚情呢？”金珠珠惊叫道。“本来就是，她就是我们金珠珠的化身。”“哇，你乱说话，看我怎么惩罚你。”子予偏过头，有点孩子气地看着金珠珠，反问道：“怎么惩罚我？”那一瞬，金珠珠的柔情就又涌上了心头。她惟一能做的就是，再次搂住了子予的脖子吻住了他的唇。“珠珠，感觉你就象一团火焰。”“如果我是火焰，你就是那碳，只会加速我燃烧的欲望。”“珠珠，有了你在我身边，我的生活才完美。”“怎么个完美法？”“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十年前。对未来的生活又有了激情和无限的憧憬。”“子予，我对未来不敢有太多的奢望。我只要你现在多点时间陪陪我。”“怎么能不懂憬？不但要憧憬，我们还要让这些憧憬一一变为现实。我再也不会放你走了，我要你永远留在我的身边。”“呵！子予，你不用说那么多。只要我现在感觉是幸福着的，就够了。”子予那晚没回去。他说他想留下来看金珠珠写的那些日记。但那晚不知为什么，子予只看了一会就放下了，心情好象显得有些沉重。随后，他沉默着点燃了一根烟，许久不说话。

金珠珠也就那么静静地呆在他身边陪他沉默着。

“珠珠，你为什么早点来找我？你为什么一直在等着我重新去召唤你，而你却从不主动来找我？”“我怕打破彼此的宁静。”“可你最终还是放下一切来到了我身边，那又是为了什么？”“我不愿意再在空寂和无望中等待，因为生命太短暂。未来是虚幻的，只有现在，现在是真实存在的。”“如果当初我们不曾相遇过，我们现在的彼此又会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其实最近，我也常在想这个问题。如果许多年前，我没有和你相遇，我现在的的生活又会是什么样？也许我能和海南或者海南之外的另一个什么样的男人过着平淡的日子。虽谈不上幸福，但也许能白头到老。但现在一切都不同了，我的生命中出现过一个你。”“珠珠，你恨过我吗？”“恨！透骨地恨过。现在还在恨。恨你当初大学毕业时的优柔寡断，恨你不坚决地带我走。恨你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 A 城。”“我承认我当初是犯了个错误。可你对自己也有点不负责任。”“是的，我承认。我选择了自己并不想要的婚姻。”“看你写的日记常会让我陷入一种痛苦的回忆中。可是，你这个世界上最笨的小猪猪。你在日记里写下这么多伤感的文字又有什么用？你为什么早点亲口告诉我。你不知道，你结婚后我有多痛苦。我甚至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我还想过要带你远走高飞。可是，那时的我一无所有。没有事业，没有经济能力。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只是空想，是不切实际的。”“可是，我从来没在乎过你这些。我爱的只是你本人，是你自己太在意。”

“不是我太在意，是你父母亲太在意。再说，那时的我的确是怕你跟了我受苦受累。”“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我有能力让你得到幸福。”“子予，别说了。我现在已经感觉到很幸福，这就足够了。”那夜，杰克牛仔苍劲的歌声环绕了整间小屋：……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那夜，回忆就象一条蛇，紧紧缠绕着金珠珠不愿离去。那些点点滴滴的往事穿越了时光隧道，又如此清晰地呈现在她面前。

.....天上飘着的不只是云和雨啊，天上飘着的还有人的命运。如你手中放飞的风筝，是风儿把它送上云端。又是什么，让它跌落？那命运的手啊，常在黑夜降临，又在清晨带着谁的眼泪远远逃离.....金珠珠和子予的相识并没有太多的浪漫成份夹杂在里面。刚开始和子予认识时，金珠珠并没有对他一见钟情的感觉。那时的她也许只是需要一个倾诉对象。金珠珠刚进大学没多久。她的家庭就经历了一场变故。金珠珠的哥哥——波儿死了。死于一场意外事故。波儿的命只有十九岁。当波儿不再神采奕奕出现在她面前；当波儿不再恶作剧地手上抓着一只不知名的昆虫“猫”在门背后吓唬她.....

而今金珠珠回想起来，那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而金珠珠恰恰就是被蒙在鼓里的那一个。她家人为了不影响她的学习，整整隐瞒了她一个学期。金珠珠后来听别人描述过她哥哥波儿遗留在人世间的那最后一声叹息。当别人试图去挽救他时，他留下了最后一声叹息。然后，就走了。后来，金珠珠常在想，波儿的那一声叹息里究竟包含了什么.....波儿的一切对所有认识他的人来说都成了一个谜，他十九岁年轻而富有幻想的梦提早终结在了那个腥红色的黄昏。这不是他的错。是上帝的错。可是，上帝很忙，他无暇顾及并阻止每一场悲剧的发生。但它毕竟发生了。这就组成了波儿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由此组成了金珠珠的命运，或者说他们一家人的命运。金珠珠认定自己就是从那时起开始信命的。金珠珠学的是理工科专业，她对所学的那些课程一点不感兴趣；大学生活也没有金珠珠所相象的尽善尽美，三点一线的单调生活让她的神经麻木。而班上仅有的几个女生似乎也不是那么团结。反正，周围的一切对金珠珠来说都是那么地灰色调，让人无精打采。子予就是在那时走进金珠珠的生活的。以前，他们都在校刊上发表过诗。彼此有一点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但他俩真正的交往其实是在那年暑假。那学期末金珠珠的考试成绩很不理想。子予以班干部的身份给金珠珠写了第一封信。他在信中诚恳地谈到了金珠珠的学习态度和方法问题，还有人生价值观问题。

子予说他看得出来，她哥哥的死对她的打击很大。可她不应该这样一味地消极下去，作为一个当代大学生应该积极进取。未了，他还建议金珠珠去读一读《大学春秋》这本书。当时，金珠珠可能给他回了一封信，也可能没回。她印象不深。不过，开学后，金珠珠明显地感觉到，子予对她的关心（更多是来自于学习方面的）却渐渐地多了。至于说后来，他俩又是怎么发展成恋爱关系的，金珠珠的意识一直有点儿模糊。但至今，金珠珠不得不承认。她和子予恋爱的那段时光，是她今生最快乐的时光。那时，金珠珠和子予常到学校后面的半山坡上散步。子予和金珠珠说着话的时候，总喜欢勾着头看她的面部表情。不论子予讲什么，金珠珠总是抿着嘴笑。子予爱看书，所以知识面比较广。有大半年的时间，金珠珠都觉着自己没必要再看课外书，光听子予一人讲就行了。子予还喜欢吹笛子。他们走累了，子予就会拉着金珠珠在山坡坡上坐下来。然后从书包里拿出笛子为金珠珠吹上一段。清远、悠扬的笛声就这样久久地在风中、在山谷中迂回荡漾，又似一首抒情诗慢慢滋润着金珠珠的心田，直到把她的的心彻底融化……“你真的喜欢听我吹笛子吗？”“嗯。”“我想为你吹一辈子的。”“……嗯”

“我和你有一个约定。”

11

那时，金珠珠和子予欢快的身影时常出现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在别人眼里是相称的一对；是相爱的一对；更是令人羡慕的一对。如果，这份感情能持续下去有多好。如果，不面临着毕业分配有多好。可是，矛盾总是存在的。子予毕业后要回家乡 B 城。子予家在农村，又是家里的独子，父母含辛茹苦把他培养出来不容易。他有义务报答他们的恩情。刚开始，金珠珠的父母亲就在关于子予的毕业分配上和金珠珠产生了分歧。他们觉得子予应该留校或者继续读研究生，而不应该自顾自回 B 城。是的，B 城那时对金珠珠来说确实是陌生而遥远的。在金珠珠父母亲的竭力反对下，子予先退缩了。后来，子予和金珠珠的父亲之间有过一次极秘密的谈话。然后，子予决定放弃金珠珠。

金珠珠也终于如她父母愿来到了 A 城。金珠珠和子予的爱情就这样零落了。他俩之间有着太长的距离，有着太多的误解。他俩甚至开始相互不信任，开始相互伤害。

那时，他俩错误地以为放弃就是一种最好的选择，就是对双方爱的最好的回报方式。可惟独不清楚，真爱只有一次。那年的栀子花开了，又落了。金珠珠觉得，她活着，只是一副沉重的负担，因为，她的心再也感受不到快乐了，她的脸上不再有笑容。子予的笛声还在她的耳边回荡。可现在，一切都将成为回忆。不久，在亲友的安排下，金珠珠认识了海南。海南和子予是完全不同风格的人。在外人眼里海南的各方面条件在当时都是相当优越的，他家庭背景好，长相好，工作好，单位效益好，在市中心还有一套二室一厅的新房子。反正金珠珠的父母亲对未来女婿的满意度那是相当的高，评价就一个字‘好’。金珠珠忽然没有心思再认真谈一场恋爱。她意识到或许自己只是需要婚姻，需要一种她的父母亲所认同的那种稳定、舒适又安逸的幸福生活。而海南能给予她这一切。那她还等什么？她只管结婚。但在临结婚前，金珠珠还是出逃了，她独自一个人去了一趟内蒙古大草原。在辽阔的牧场，在更悠扬、深远的马头琴声里，金珠珠的心灵暂时获得了某种宁静。在那里，她还照了一组照片。但等照片洗出来以后。金珠珠自己看着都不喜欢。她惊觉，她的身上失去了某种东西。许多年过后，金珠珠才领悟到自己失去的倒底是什么？她失去的恰恰是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因为，她已过早地认同了自己的生活模式，她不再向前看。她失去了和子予在一起时那种由憧憬而派生出来的发自内心的快乐源泉。金珠珠的青春停滞在那个夏天。金珠珠一生的错铸就在那个冬天。那个冬天，她和海南结了婚。一个月后，金珠珠怀孕了。又一个月后，金珠珠流了产，医生诊断是先兆流产。金珠珠伤心了一阵子，就不想这件事了。金珠珠冥冥中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她和海南也许是不会白头偕老的。因为她在婚后总在反复做着同一个梦：逃离。她的梦境中时常会出现一列长长的火车，把她从一个陌生的地方带到

另一个更遥远、更陌生的地方。可每当她绝望之时，她又总会被一阵悠远的笛声从深梦中唤醒……

12

可现在的子予能完完整整地读懂她那些心迹吗？毕竟时光已不经意地在他俩的记忆里穿越了一段过程。金珠珠最近常在疑惑并思索着这个问题。子予看出了金珠珠内心里小小的担忧和孤独。他一方面极尽给予她温情，另一方面也许怕她太闷，他开始小范围地让她接触一下外面的世界。

金珠珠最先认识的是茶楼的一个女老板，湘女子。因为子予生意场上朋友多，经常光顾她的茶楼。一来二去，大家就成了好朋友。大家和她相熟了，都习惯叫她：湘湘女；但又因着她容貌出众、泼辣能干，是惹男人眼馋的那一种，私底下大家都称她为：香香女。因为弦音相同，湘女子也就不太当回事。湘湘女一见到金珠珠就喜欢上了她。看得出来，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她说她喜欢金珠珠的安静，喜欢金珠珠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茶楼是个好地方。不知为什么，金珠珠也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湘湘女却说，本来，茶楼应该是闹中取静的休闲场所。但对于她来说，却难得有安静的片刻，常常闹心得很。因为，她要把它经营好，就要上心。现在同行业的竞争太激烈。她说光这一条街，就有好几家茶坊。金珠珠就说，也许，你把生意看淡一点。只是用另一种心境来做，效果反而好。金珠珠又说，记得以前她喜欢看日本电影。里面的女主角通常也就经营着那么一间不大的饭馆或者茶馆这类的。但她们会把它经营得象家一样的温情暖意，最后不但生意红火，而且还掠得了男主人翁的真心。金珠珠至所以这样和湘女子调侃。是在子予那了解了她的一些底细的。子予说她离过婚，在感情上受过伤害。不过，现在又有了物色新人的打算。“你真是个既浪漫、又有心的人。难怪子予这么疼爱你。”湘女子笑得很明媚。金珠珠也跟着笑。“珠珠啊！你以后没事就常来我这里坐，陪我聊聊天。听说你喜欢写东西，我这茶楼可是个热闹的地方，什么样的人都会来这里聚聚。有机会我也可以多介绍几个朋友和你认识。让他们多讲讲

自己的故事，为你的创作多提供点素材。”“那太好了。也许，你还可以考虑请我做你的钟点工。比如说，涮涮杯子这样的事情我还是能胜任的。”“那哪成，子予不骂死我才怪呢？”“不会的。”“有空还是把你俩的故事讲给我听听。我听子予的好友提起过一些你俩的事，真是挺不容易的。”“其实也没什么。只是那时我们太年轻。”“年轻真好。年轻就意味着还有时间去补过。”“可是，说说容易。有些事情错过了就错过了，也许是很难再复原的。”那一刻，金珠珠不知怎么着就自信不起来了。是谁说过，爱原是要不断地受伤和复原。金珠珠想能这么洒脱地说出这句话的人，必定没有刻骨铭心地爱过。因为，这种残酷的方式又有几人能承受得了。金珠珠清晰地记得那年，她和子予分手时的情景。她去火车站送子予。可是没等火车开，她已躲在柱子后面哭成了个泪人儿。那一刻，她清醒地意识到她的爱一去再也不会回来了。

13

子予的到来，立刻就给这间房子带来了生气。金珠珠的脸上立刻有了神彩。

是谁说过，没有男人的房子是空的。

的确。没有男人在女人枕边的夜晚更是空落、寂寞的。但金珠珠清醒地意识到她不能完全地占据他。至少，目前不能。金珠珠说过的，她只想自由。幸福归幸福。幸福过后，人还是要恢复一点理性的。金珠珠曾说过，她只要子予的爱。她并不一定非要期待他的未来。是的，在金珠珠的内心深处，她对婚姻还是抱有一点恐惧感的。且不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就从她和海南失败的婚姻来看，平淡的婚姻的确能消磨人的意志。更可怕的是，这种平淡常能在不知不觉间就转化为了平庸。她惧怕这种改变。尤其这对相爱的人来说，是最残酷的事实。也许静儿的观点是对的。她说，到了她们这样的年龄的女人，该追求的是一份生活的稳定。心甘情愿地守着一个男人。他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他虚伪也好，真实也好；他背叛也好，忠诚也好。都守着他。但，不要轻易谈爱情。那时，虽然爱情早已变质。但仍要装着无视这一切

的改变，还要装着一副兴高彩烈的样子认同这种生活。这样的生活，对金珠珠来说却是可怕的；而这样的女人，对于金珠珠来说同样也是可悲的。她觉得，与其守着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不如去守一棵树。反正，心灵同样寂寞着。树，也许比人更懂得情感。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她至所以甘愿放弃一切，就是为追随爱而来的。如果子予是那树，她就是那藤，她要紧紧地、深情地缠绕着他。

“珠珠，想好了没有，写个什么题材的小说。”子予悠闲地点燃了一根烟。“当然是爱情题材的。女人嘛，天生就是为爱情而生的。所以，由女人来写爱情，感受才最为真实。象我喜欢的法国女作家杜拉斯写的《悠悠此情》，情感描写得多细腻、绵长。”“已经开始写了？”“嗯。”“写了多少了，我看看可以吗？”“没问题。”电脑并没关。子予来之前，金珠珠正在玩网游玩得不亦乐乎。打开 Word 文件夹，一行醒目的大标题呈现在子予面前：《我不要你的未来》。“这是小说名？”“Yes。”“很潮流。不要未来要什么？”“不要未来，只要现在。”子予继续往下搜索。鼠标滚来滚去，还是那行大标题。他纳闷地望着金珠珠。金珠珠笑了：“本来是起了个头。可觉着写得不好，就删节了。你别急，我马上写个开头给你看，怎么样？”子予默许地点点头。金珠珠坐在电脑前，两手飞快地敲打起键盘来。子予今天是有备而来的，他第一次在金珠珠面前提到了常红。金珠珠边飞快地打着字，边似心不在焉地听着。子予说：“我和常红谈得还是有点艰难。她不同意离婚。她不认为我所提出的离婚理由为理由。她说婚姻本身都是存在着一些状况的。她愿意努力并积极去改变那些我所认为的不好的状况。”金珠珠没有回头。她只是减慢了打字速度。“珠珠，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在生我的气？”金珠珠说：“我为什么要生你气？”“你应该生我气的。你看，我现在晚上都找不到陪你的理由。她这人防备心很重。所以，这次我更得小心点，不能让她察觉到你已来到 B 城的蛛丝马迹，否则会增加离婚的难度。最主要的是，我不想让她伤害到你。所以说，至少目前，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你浮出水面的。”“所以我就暂且只能被你这么藏着、掖着，不见天日。但如果将来有一天她知道了我的

存在，那不是更会增加对我的仇恨吗？依她的性格，肯定会一味地指责我是破坏你们家庭的第三者。”金珠珠似是漫不经心地说。“她心里最清楚，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也是确定要和她离婚的。”“但愿如此呵。”“珠珠啊，我怕我处理不好这件事，会让你受更多的委屈。我也怕你不习惯现在的这种生活。”“这样很好啊，我很喜欢这种半隐居的生活。没有竞争，衣食无忧，还可以安心搞我的创作。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傻瓜！最重要的是……”金珠珠偏过头去，给了子予一个轻轻的吻。子予却仍皱紧着眉头。金珠珠仰起头，故作放松地说：“子予。你能不能别那么一副为难的样子。你看我，不是生活得挺好、挺心安理得吗？我并没要求你那么多。”

“我怕你受委屈。”

金珠珠说：“不，不会的。亲爱的！我说过的，我只要有你的爱就满足了，我只要知道你的心在牵挂着我就行了。来，我今天不写了。我们放松一会。”子予问：“想出去疯一下？”金珠珠说：“NO！”金珠珠把今天刚从网上下载的音乐放上。是那首她很钟情的邓丽君的经典歌曲《我只在乎你》：……看时光匆匆流过，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会感到一丝丝情意……“子予，和我跳支舞吧！”子予抱紧了金珠珠，随着音乐的节奏缓缓地移动了脚步。金珠珠把脸庞紧紧地贴在子予的胸膛上，感受着他有力的心跳，紧紧地闭上了双眼。并在心里说：“这样就够了，这样就够了。”

14

B城的阳光总是被厚厚的云层遮着。难得露出它明媚的笑脸。却B城又因着它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空气湿度比较大。也许是睡多了，也许是对着电脑屏时间久了。所以，金珠珠觉得自己的两个眼皮总有一种沉沉的涩重感。这天，子予下班比较早。他竟自开车过来了，说要带金珠珠去一家新开的西餐厅吃西餐，他听说那里的果木香烤牛排和法式红酒鹅肝味道一流。

金珠珠高兴地跳了起来。搂住子予的脖子使劲亲了一口，说：

“哇噻！今天是情人节吗？这么好心情，要带我去开洋晕？不过，亲爱的，我喜欢。”“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情人节。”“哈哈！真要天天这么奢侈，连大比尔盖茨也会被吃成小电脑商贩的。”金珠珠随口哈哈道。“你是说我吧？比尔盖茨可是随便你怎么吃也吃不穷的，而且他还是个大慈善家。”“哎！可是我连认识他的机会也没有。所以，今天只好有劳您请了。”金珠珠一边开心得什么似得把她带来的几套衣服一件件往身上比划，一边问子予：“你看，我是穿这套好呢，还是穿那套好呢？”“穿这套吧！你气质沉静，肤色又白，穿上紫色最显柔情和高贵。”“嗯！眼光很独到。”金珠珠用手做了个OK手势夸赞子予道。衣服终于是试好了，接着就是对着镜子上淡妆。可是，一看到自己两个泡泡的眼袋，金珠珠就先没了信心。“没关系，可以上点深色眼影。”“这个主意不错。没想到你对化妆也很有研究？”“那当然，这是对美的共识。我的经营领域有一部分就涉及到服装贸易，虽然只是做订单男装，但对色彩学自然略通一些。不但如此，还要学着时时把握住时尚的风向，走在时尚的前端。”“所以了……以后就麻烦你多多指教，做我的美学顾问。让我也好好感受感受时尚的风向标。”“好。我们相互学习。”

金珠珠化好了妆，又美滋滋地对着镜子近距离、远距离都欣赏过一遍，觉得效果不错。临了，又把那串紫水晶项链挂在了脖子上，这才觉得万无一失。正准备出门，子予的手机响了。子予看过号码，没接。“打错了？”金珠珠问。子予吱唔着不言声。一看这表情，金珠珠敏感地意识到是常红打来的。子予的手机接着又持续地发出了响声。子予用极为难又很无奈的表情望着金珠珠。金珠珠的心情忽然就恶劣到了极点。她扭头就冲进里屋并“砰”地一声重重地关上了房门。“珠珠，你这是干吗？”子予着急地在外边敲着房门。金珠珠背靠着房门不言声，但眼泪却不争气地肆意流了下来。她只觉得无法控制自己。她不知道，自己的神经为什么在这一刻忽然变得这么脆弱且不堪一击。她是理解子予的啊，这是为什么？“珠珠，你把门打开。你听我说，你别这么任性，好不好？”“你回去吧，你别管我。我任性，我讨厌。”

外面半天没有声音。金珠珠开始担心起子予来。她打开了房门。子予还在门口傻站着，见金珠珠出来，他一下子就把她揽在了怀里。“珠珠，不要折磨我，不要不信任我。我是爱你的，我对你的幸福是有承诺的。”

“对不起，子予。我不是有意让你生气的。可不知怎么的，我一下子就是没法控制住我自己的情绪。”“这也不能全怪你，我也是有责任的。”子予轻叹一口气。脸上的妆早被金珠珠弄得一团糟。而以她目前的心态，看样子也是一时再难提起精神来补妆了。那晚的西式大餐自然也就泡汤了。子予主动去厨房弄了点吃的。俩人胡乱吃了些，然后就相拥着闷坐在沙发里看电视。他们俩谁也不多说话，彼此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对方的心。怕一不小心又触痛了彼此。子予的神情显得有些疲惫。他的手机再也没响过。金珠珠猜想是他关了机。那晚，子予没留下来陪金珠珠。子予走后。金珠珠的泪水再次流了下来。可是，这怪谁？是她自己说过的，她不要子予的未来的。可是，即使不要子予的未来。她是不是就真正拥有了他的现在。而事实上，子予能给予她的现在也是很短暂的。今天，是她情绪的第一次爆发。以后会怎么样？金珠珠不得而知。半夜，又下雨了。到 B 城后，金珠珠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听各种不同的雨声，寂寞的、清冷的雨声。流淌在寂静的黑夜，慢慢吞噬着谁的梦……

15

为了打发太多无聊的时光。金珠珠除了写作，开始学着做饭了。系上围裙，夸张地哼着一些有趣无趣的流行歌曲，像只小鸟一样在巴掌大的厨房里乱飞。天！让金珠珠欣喜若狂的是，子予竟然能把她做的每一道菜都吃得津津有味。难道他的味蕾不是很发达的吗？这算不算对她的一种肯定和鼓励。

子予看出了金珠珠的鬼心思，很爷们地竖起大拇指夸赞道：

“味道相当棒。”“那当然。”金珠珠一点也不客气。她觉着她付出了劳动，理应得到回报。“还有，我吃的是心情，而不是味道。”接着，子予又补充了一句。金珠珠皱了下眉头，有点受挫的感觉。子予继续

专心享用着金珠珠的爱心大餐，不去理会金珠珠的内心活动。“最重要的是，回到你这里，就有回到家的感觉。”这才是金珠珠最愿意听到的一句话。她可不是小木偶猪噢！

这天，吃过晚饭后，子予说要检查金珠珠的写作进程。

金珠珠边打开电脑，边心气不足地说：“你说，子予。我写这么无聊的文字干什么？会有人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吗？别人说不定会说，瞧这两个被围困在城堡里的家伙，没事闹的。”“怎会没人感兴趣？至少也给别人一点提示，真爱难寻，千万别把你心爱的人儿轻易放走。不管有什么理由，留住他（她）。 ”“说不准，由此还会有好事者把我俩送上道德的法庭去审判一番。”“那也说不定我们中国的婚姻法，会因为我俩的故事作出新的修订。”“怎么个修订法？是允许我俩成为合法的情人？还是允许你有新旧两个老婆？我看，别做梦了。就一个字，难！”“爱有时其实是盲目且危险的。到头来受伤害最深的人，必是那个爱的最深的人。”说这话的时候，金珠珠本能地停顿了一下。在这节骨眼上，她怎会想起了他？枫。金珠珠的心情指数顿时降到了冰点，她觉得有点感伤。“不准你胡思乱想。来，让我亲一个。”金珠珠嘴唇轻微张了一下，又合上了。子予没有觉察出金珠珠小小的心理变化。他很深地吻下去，嘴里含糊着：“珠珠，我要你！我现在就想要你！”“不，现在不行。”“不，我要。”“不，这会我真的不想。”金珠珠的口气有点生硬并阻止住了子予。“珠珠，你开始厌倦了。”“没，我没有。只是，我觉得我俩不能只一味地投入到性爱游戏中。”

“游戏？谁游戏了。你以为我和你做爱是在游戏？”“我并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作一个小比喻而已。”“珠珠！我觉得你对我不够认真。”“我怎么就不认真了？我不苛求你，并不意味着我就对爱不认真。”“可是，你开始对我不满了。从你看我的眼神，以及对我的态度种种，我都感觉到了你对我的心不在焉。”“切！那只是你的错觉。”“是错觉就好。那你就让我好好亲一个。”子予执拗劲上来了。“好了，不闹了。今天我想我们都累了。我们都需要休息。我不想再听你胡说八道。”金珠珠没心情和子予胡搅蛮缠下去。“可你常口口声声表白说不

要我的未来算是什么意思？”子予真动气了。“没……没什么意思。”金珠珠无力地辩白了一句。“你这是明显的对我没信心。是的，我的家庭情况是比你的复杂，离婚的难度也比我当初相像的要困难的多，但我并没放弃努力。”子予还在较真。金珠珠没有再和子予争辩什么。因为她的眼泪已不经意地流了下来。子予这才止住了话题。他惊慌失措地把金珠珠的头揽在了自己怀里。这回，金珠珠没有再推开子予的怀抱。而是任由子予吻着她的头发，她的眼睛，她的眼泪。很快，他俩的身体又紧紧地交织在了一起，疯狂地交织在了一起。

“珠珠，别不在乎我。你知道，我看到你的眼泪，我的心有多疼。我真怕你有一天又会不告而别，离我远去。那会要了我的命，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我现在越来越感到你对我有多重要，我比以前更离不开你。”金珠珠一下咬住子予的耳朵说：“你想让我离开你，简直是做梦。”“我想我俩也许是前世积怨太深，所以命定今生还要相遇。就是让我俩彼此偿还这份情债的。在彼此没偿还清这份情债以前，我们俩谁也别想躲得开谁。”金珠珠说：“我情愿我们俩就这样纠缠一辈子。”还有半句话金珠珠咽了回去。那就是，结果还是避免不了要受伤害。也许，这就是因果关系。那晚，尽管他俩做爱做得相当成功。但当沉醉过后，莫明地，金珠珠还是觉得有一种深深的空虚感向她袭来。这让金珠珠心里感到一阵莫明的恐慌。她在心里反复念叨着：不能吧！不能吧！不能这么快就对性爱也失去了新鲜感。如果真这样了。那明天，以及许许多多明天以后的爱情又靠什么来维系？现在的爱情对于她和子予来说，就好比是一份刚刚出炉的新鲜面包。还不至于说，他俩对爱情尚还处于饥饿状态下。或者说才刚刚吃上几口就已经产生了丢弃的念头。

如果真是这样。那自己辛辛苦苦争取来的这份幸福又算是什么？

难道说只是一份散发着隔夜气味的奶酪吗？

金珠珠不敢再任由自己把这份并不美妙的感觉继续发挥下去了。也许只是自己在房子里呆得太久了，也许是自己写东西让自己陷入了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还有就是一种莫明的不稳定情绪。让自己提早

产生了倦怠感。这太可怕了。不行，我得丢掉这些可怕的念头。“子予，我想出去找份工作。”金珠珠第一次对子予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写作，写作不也是一份很有特点的工作吗？”子予沉吟了片刻，偏过头来小心翼翼地看着金珠珠说。金珠珠沉默不语。也许是做爱做得太投入了，子予显得有点疲倦。没坚持多久，子予就睡着了。但金珠珠却翻来复去全无睡意。最后，金珠珠悄悄地爬起了床，打开了电脑。

她想，也许写点东西，能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

16

来到 B 城后，金珠珠越来越觉得自己真有点与世隔绝了。因为，她几乎和所有的朋友主动切断了联系。不过，金珠珠想，这个世界太忙碌。他们本身就有太多的事忙不完。而以她目前的现状，她又何必要去惊扰他们。也许，她主动从他们的视线里和声音里消失也未必是坏事。

静儿偶尔会和她 MSN，问问她的现状。金珠珠的回应也并不是太积极。在这个深夜，当金珠珠独对着电脑屏。她忽然深深想念起一个人来。枫。她和枫的相识。是偶然也是必然。金珠珠和海南的婚后生活。用一句话就概括了：风平浪静。有时实在太静了，就想方设法要弄出些浪花来。但时间长了，金珠珠就倦怠了。因为，金珠珠本身并不是一个积极对待生活的人。她需要启示，需要有人带领她学习爱。就象当初子予教会她认真而快乐地对待每一天。但海南不会，他习惯并享受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模式和节奏。某天，金珠珠在一份杂志上看到了这么一则启事：某某诗刊招收新学员。要求学员有热爱生活之心，热爱自然之心，热爱文学之心，并有一定的写作基础……金珠珠忽然想起，她以前在大学里是写过诗的。当下，金珠珠就忽发奇想。也许，诗歌能丰富并纯洁她的心灵。这些年来，经历了许多事，金珠珠自认为自己的性格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并且是极具反差的那种变化。在常人看来，她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人，是一个看似对周围的任何与她无关的事物都漠不关心的人。但其实只有金珠珠自己最清楚，她心中的那团火焰从没熄灭过。只是，那和爱情无关。那就让

诗歌来延续她心中的那团火焰吧！于是，她开始发疯般地写诗，然后给各种报刊投稿，有的发表了，有的石沉大海。

但诗歌的力量，让金珠珠确定自己在生活中，又渐渐寻找到了一种叫激情的物质。它来源于生活，又归于生活。是的，她的心还没死。后来金珠珠把她发表过的那些诗，结集出版了一本名为《我的爱，我的梦》的诗集。里面多半的诗都是为子予写的。金珠珠相信也只有他才能读懂她的心迹。枫就是在那时出现的。枫的出现，几乎重新开始改变了金珠珠对世界、对生活的认知以及态度。枫是个很有名气、很有才华的青年诗人。枫后来专程来 A 城看过她。他并没受过很好的教育，可这并不妨碍他的写作天赋。枫是自由的。他从小就没有受过因各种教育而对人性所带来的种种束缚。枫独自去过许多地方，是个真正的游吟诗人。所以，当金珠珠和枫在一起时，她能清晰地感觉到他的身体内游离着一种叫自由的可贵物质。金珠珠很欣赏枫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枫的眼神摄人心魄。他能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放松自己，并能让人心不设防地爱上他。那天，他俩就这样各自诉述着什么，直到彼此沉默。金珠珠确信。她又找到了一种新感觉。她心里渴望了那么久。渴望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爱。那时，金珠珠几乎每天都做着同一个梦。希望枫是另一个子予，希望他是一个勇敢的骑士，带她走，那怕带她去流浪。

可是，这只是个错觉。

枫走了，再也没有音讯。后来，冷静下来了。金珠珠知道自己只是还在做着梦。再后来，枫给她来过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爱，其实只是更深的伤害。”金珠珠哭了。而今再次想起枫，金珠珠忽然很想和他有一次交谈，什么话题都行。枫的诗那么赋有相象力和感召力。可他对待爱情所持有的理智和冷静的态度却让人惊叹。如果，他知道了她为了爱最终选择了这样的生活。不知他是会欣喜，还是会为她流下半滴同情的眼泪。金珠珠独自坐在电脑前胡思乱想了一夜。直到子予醒来喊她的名字。

金珠珠不是第一眼美女，更不具备那种让男人看一眼就失魂落魄的神韵。但她与生俱来具有一种无形的神秘感，这种气质还是颇具杀伤力的。金珠珠在别人眼里仿佛永远是一个谜。她今天在你眼里是这样的，但明天也许就换了一个形了。

子予，就是这样一个男人。他这辈子命定遇见了她，今生今世就再也忘不了她。

子予曾跟金珠珠说过，他曾在人海茫茫里试着寻找过她的替代品。但子予寻找的过程，其实就是失败的过程。他注定是要失败的。所以，命定，子予还会出现在金珠珠的生活里。而且，这一次是有备而来。生活只是用十年的时间和他俩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试试金珠珠和子予的耐心。一切，就那么顺其自然地又回到了从前。金珠珠和子予的重逢是那么自然。子予去上海开会。金珠珠那时恰好也在上海。这许多年来，他俩也并没彻底断了联系。每到逢年过节，子予都会打个电话问候金珠珠一声。只是金珠珠的反应比较平淡而已。这些年，不知为什么，金珠珠总在有意无意躲避着子予。她没勇气更没信心和子予见面。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她自己）都这么认为，是她先背弃了子予。为这，让子予沉浸在痛苦中多年。子予到近三十才成婚。但如果，一切都是命定的事。躲是躲不掉的。金珠珠和子予的见面，是大学好友平为他俩安排的。也可以说是子予委托平安排的。子予想见金珠珠，却又怕金珠珠会拒绝，就这么简单。平在电话里跟金珠珠说：“珠珠，我想介绍一个朋友让你认识。

这个朋友你一定感兴趣。”

“未必。”金珠珠对认识新朋友一向不是很感兴趣。“还是认识一下吧。投缘就多谈几句，不投缘就当是去酒吧散散心，今晚有‘森林乐队’在那里演出。”平在电话里和金珠珠相约的地点是在衡山路的一家酒吧。“森林乐队”听说过，有点名气。听听也无妨。再说了，又何必拂老同学的面子呢？金珠珠爽快地答应说，去就去吧。如果，金珠珠当时能在电话里听清楚平那颗心的安然落地声，也许她就不会去了。

那是金珠珠平生第一次去酒吧。酒吧一向给金珠珠的印象不太好。她觉得那里充彻了暧昧和嘈杂的混合情调。但其实那真是个好去处。这是金珠珠和子予在那儿碰面以后的全新感觉。因为，那天金珠珠为了掩饰自己心里的慌乱还有激动，在“森林乐队”如雷的乐声鼓动下，她喝下了许多酒。金珠珠承认，她还在心里爱着子予。应该说，她比原来更爱他。是的，在子予的身上，的的确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已由一个男孩儿成长为一个优秀的男人，他浑身所散发出来的成熟气息，就象，就象什么呢？金珠珠一时也说不清。唉！也许就和这杯中的醇酒所散发出来的气息一样吧！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贪杯呢？又有那么多人醉生梦死呢？子予不怎么说话，他只是一支接着一支不急不慢地抽着香烟。但他的目光一刻也不曾离开过金珠珠。他在观察她，他在思索她，他在回忆她……而金珠珠就隔着这层烟雾。让自己的灵魂又出逃了一次。她仿佛又看到了前世的自己。子予只一句：“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

其实这句话真的好老套啊！可金珠珠的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子予的手就那么自然地伸了过来，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但金珠珠很快就恢复了理智，她有点费力地挣脱了子予的手。并渐渐稳定住了自己的情绪。然后，开始有一句没一句地小心翼翼和他搭话。“我，我该走了。”又不知过了多久，金珠珠说。“能…能不能陪我再坐会？”子予恳求金珠珠。金珠珠沉默着应允了。因为她没走。她继续无声地喝着杯中加了许多冰块的一种粉红色的酒。子予还是那么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从始自终都有一团化不开的迷雾弥漫在他们之间，就象他们当初匆匆收场的爱情……但其实，那晚他们什么故事也没有发生。第二天，金珠珠就匆忙逃回了 A 城。不知为什么？总有一个声音在提醒着她，她怕子予，更怕自己。她必须离开。子予也并没追踪而去。但其实，子予后来说，第二天他知道她已回 A 城后，他是想追去的。但一是因为手头的工作丢不下；二来是因为他当时也是有所顾虑的。在许多事没理清以前，他并不想过早去打扰金珠珠所谓的平静生活。

回 A 城以后。金珠珠和子予见面的场景就常出现在金珠珠梦中了。同时，金珠珠确信她的生活里又增添了一点亮色。因为，她再也不会感到孤单了。她知道有一颗心在远方时时牵挂着她。金珠珠重新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并第一次对命运产生了一丝丝感激之情。感谢它的刻意安排，让她获得了新生，让她尝到了苦尽甘来的滋味。而且金珠珠预感到，他们再次见面的时间不会相隔得太久。她相信，子予和她有着同样的感受。果然，仅仅是隔了一个月。子予就又出现在了金珠珠的面前。这次，金珠珠不再刻意回避什么。该来的迟早要来，躲是躲不掉的。她决心坦然面对。子予在 A 城待了三天，金珠珠则当了他三天的导游。他们又开始在试着找回忆了：在湖边，在秋林，在风中……尽管仍彼此小心翼翼。在子予临离开 A 城的前一晚，在子予就住的 A 城宾馆 1101 房。金珠珠在子予的手中看到了一样曾让她梦魂牵绕的东西，一支竹笛。是她记忆里的那支笛啊！虽然竹笛的颜色已显陈旧，并泛着岁月的幽光。当子予把那支笛横在唇边吹出了第一个清脆的音符时，金珠珠的眼泪就再也控制不住，一泻千里地流了出来。那积聚了十年的思念、忧伤和离愁的情感全在那一刻伴着眼泪倾了出来。金珠珠和子予紧紧地相拥在了一起，并深深地吻在了一起。他们仿佛依稀又回到了那段初恋时光。“我以为你早已丢了它。”“没有丢。只是在和你分手后，我再也没吹过。”“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因为我和你有过约定，只为你吹一辈子。”子予的眼眶红了。“但有些东西丢了就丢了，再也找不回来了。”“可我一直舍不得丢，一直放在心里。”那晚，金珠珠和子予告别时，子予满脸的不舍。他希望金珠珠留下。金珠珠很冷静地拒绝了。子予一副很崩溃的样子。他一再追问金珠珠为什么？“不为什么，我只是觉得不能。我不想毁了我俩的生活，更不想让自己疯掉。”“不会的，不会的。因为我俩是相爱的。”子予眼里仍蓄满了渴望。“可是，明天怎么办？明天以后的那么多明天怎么办？如果我们俩真有了今天，你就等于杀了我。子予，我怕我再也回不去了。我，我不能。”金珠珠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

“可是，珠珠，你知不知道，这对于我俩来说又有多残酷。”

“可有些事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子予.....你早点休息吧。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家了。”金珠珠尽管声音低低的，但仍清醒着坚持说。

“你.....你走吧。”子予终于耷拉下了脑袋。他无力地对金珠珠挥挥手说。金珠珠逃也似地关上房门跑了出去。子予没有跟出来送她。刚上了出租车。金珠珠的泪水就又竭止不住狂涌了出来。是啊！为什么？她为什么要阻断自己的渴望？她明明是一条半枯竭的鱼，她等待爱情的雨露等待了太久，她渴望子予的爱，渴望他的爱抚，渴望他的滋润，渴望得到幸福.....车厢里轻轻回荡着一首不知名的英文老歌：.....今夜的爱情去向何方，我迷失在这漆黑的夜.....第二天，金珠送子予去机场。看得出来，子予一夜没睡好。他的脸上写满了疲惫。但他还是当着什么事也没发生过，还象征性地在金珠珠的脸颊上轻吻了一下。然后就拎着他的小行李箱，拉着她的手走出了宾馆大门。去机场的路上，金珠珠一直紧紧依偎在子予身旁，却不愿意说一句话。相聚的时光是短暂的，而离别的日子总是那么漫长。金珠珠不知道，子予这一去他们又何时能再见面。尤其是经历了昨晚的场景，子予还会在心里牵挂着她吗？还会一如既往地爱她吗？赶到机场，时间还早。子予拉着金珠珠的手来到了候机厅外面的汽车跑道上。外面阳光明媚。金珠珠把头昂得高高的，尽情享受这阳光的普照。她要让这温暖的阳光照亮她心房的每一个角落，她的心情不应该是阴郁着的。

我爱阳光！我爱这阳光机场！我爱子予！金珠珠在心里高声呼喊。金珠珠想，子予是看懂了她的心事的。就在分别的那一刻，子予紧紧地把金珠搂在了怀里，他坚定地说：“珠珠，我要带你走，我要你幸福，让这阳光机场作证！”金珠珠的泪水在瞬间就流了下来。子予帮金珠珠擦干了眼泪，说：“阳光聚焦处，不应该再有眼泪，等着我！”金珠珠迷离地望着子予的脸，子予目光坚定地点了点头。那一刻，金珠珠坚信，她又找回了失落的爱。而且坚信子予能把这份爱转化为永恒。

又过了一个月。金珠珠又见到了子予。和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她还见到了子予的太太，常红。常红很时尚。高挑的个儿，肤色白里透红，既高贵又不失现代美。以前就听子予说过，说她在银行系统工作。的确，金珠珠从常红身上看出来了，是有一股很浓、很现代的商业气息。钻石项链，钻石戒指一应俱全。她应该就是那种电视广告语里所描述的钻石女人。但仍不失为第一眼美人，应该是男人喜欢并追逐的那一类型。金珠珠当下想，她和子予走在大街上，应该很般配。

金珠珠不知道，餐桌上俩个有着特殊较量的女人算不算是一场战争。常红自见到金珠珠以后一直在笑。若无其事、柔媚地笑。子予说：“点菜吧！”服务员拿来了菜单。常红对着金珠珠又是柔媚地一笑，话却对着子予说：“子予，我俩的口味挺接近的。你问问你同学，她喜欢吃什么？”然后，她和子予的目光就同时转向了金珠珠。金珠珠忽然慌张起来，她本想说：“随意吧！”但她却有点结巴地说：“不，不，我……我点不来。”常红仍在笑，而且这次还笑出了声。但，忽然，金珠珠就觉得她美丽的笑背后，分明暗藏着许多根绣花针。针针刺中她的心房，很痛。还是子予反应过来了，他说：“还是我来点吧。”“……你帮助帮助子予。他这人什么都好，可就是有一点不好。情感太脆弱，比较容易感情用事。还有，经常分不清现实和梦镜的区别……”从菜一上桌，常红就开始话里有话当着金珠珠的面数落子予。她再也无视金珠珠的存在和感受。她是子予的太太，她是有权数落子予的不是的。金珠珠没有开口说一句话，只是觉得胸口一阵阵地发紧。同时，金珠珠在心里反复自问着：我是谁？我身在何处？事后子予一再向金珠珠解释，常红是自己追踪来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子予上次从 A 城回去后，就试着提出要和常红分手。常红就半真半假地非让子予说出真实原因，并说如果合情合理，她就同意。她说反正她也看出来了，子予处处都说她的不是，她也不想再凑合下去了，强扭的瓜不甜。子予就和常红讲了他俩的故事。

可是听完了他们的故事，常红立马就变卦了。她不但不再允许子予提离婚这档事。还非要缠着子予说，她想亲自见见金珠珠，看看她倒底是何种人物。这么多年过去了，居然让她的老公动心、动情、痴迷到要和她离婚的地步。她说她无法容忍她的老公心里有别的女人。为此，子予一再戏称自己是爱情大傻瓜。因为急于求成，把自己的底都毫无保留地交了出去。正好让常红逮了个现成的把柄。子予这次来A城。他前脚刚到，她后脚就紧跟了过来。但无论子予如何自责，金珠珠真的不打算再在心里面原谅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金珠珠只要一看是他的号码就挂机，一听是他的声音就挂机。

20

常红和子予回到B城后，并不和子予大吵大闹。只是天天喋喋不休地和他理论，和他谈心，试图改变她在他心目中的不好形象。偶尔，她还会在他枕边哭。有时是真哭，有时是假哭。她的理由也是对的。这么优秀的男人，她为什么要拱手相让？再说，现在的子予在她的亲戚朋友中已成为了奋斗和成功的标杆，她怎能随便放弃。不管子予认定她好面子，爱虚荣，市侩，可这也是她的资本。她为什么要那么脱俗？人就活一辈子，怎么舒坦怎么活，再说她现在有这个经济条件。这就好比她能开得起宝马为什么非要选奥拓？再说子予为她提供并创造了这一切，她理应享受。难道非要象她的初恋同学一样会吟诗弹琴才算领略到了生活的真谛？她看她的世界名著，我看我的时尚杂志；她弹她的琴，我打我的麻将。她是她的活法，我是我的活法！她和我有何相干？至于说子予挑剔她的那些毛病，她也表示，她尽量愿意改。前提是他不能再在心里装着别人。子予被常红闹烦了，就开始学会了沉默。是啊，婚姻看似简单，实质却是一门大学问。婚后的日子都是关起门来自己过，而本质的东西外人是看不明白、也看不透的。就像他和常红，在外人眼里他们的日子表面上的确是越过越红火。房子、汽车越换越高档，他的事业也越做越大。这正是常红所需要并追求的。可子予却越来越觉得自己心灵的寂寞。一个成功男人背后的辛酸有谁看得见？白天是市场的激烈竞争，晚上是灯红酒绿的嘈杂。也只有在这

夜深人静时，他真实的内心世界才会浮出水面。而每当此时那种深深的虚空感和焦虑感常会莫名地从四面八方袭来，让他的心紧缩一团。此时，他总想找个人说点什么，可看着枕边的常红他更多的则是叹息。奇妙的是，只要他的脑海里每每浮现出金珠珠的幻影，无论这个幻影是清晰的还是模糊的，他的心总能慢慢跟着平复下来。子予知道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没能把金珠珠从他的心里丢了去。一直以来，她都是他最好的心灵安慰剂。可是他又怎么才能和常红谈得通这些更深层的东西。关于爱情观，关于人生观，关于价值观，关于婚姻的本质问题。这些观点她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认同并接受的。她有她特定的世界观，她有她的活法。他当初选择了她，也就意味着他选择了这样的人生。等他现在领悟过来再想否定并想改变这一切又谈何容量？如果他当初不是已经变成了大龄青年，不是碍于父母亲的催促，不是被常红的外貌所吸引，不是缘于青春的最原始的需求和冲动。他如果真等到了一位情投意合的姑娘，难道他就能减少对金珠珠的思念吗？金珠珠父母和他的那次秘密谈话，他始终没和金珠珠提起。其实他们的原话很简单，就一句：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你难道还忍心让我们再失去一个女儿吗？是啊，他于心何忍？他不得已放弃，是想放飞她，给她真正的自由和幸福。谁曾想一错失成千古恨，等到失去了才懂得她的珍贵，可现在想把她重新找回来实在是难度太大。这就好比要拆掉两个家，重新组建成一个新家。无论哪边遇到一个钉子户都是难以达成这个目标的。现在常红这边就很难做通她的思想工作。如果金珠珠那边离婚的难度也很大，那就更不敢奢望了。可只要想到金珠珠在阳光机场流下的晶莹泪珠，子予就时常彻夜难眠。他就还要努力尝试。有时，子予甚至都有放下一切和她去与世隔绝的地方过两人世界的冲动。虽然他们已不再年轻，可是他们只要有爱就够了。只是，他真有勇气放下这世俗的一切吗？其实，那段日子，对金珠珠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煎熬。打那以后，金珠珠又开始对外界的一切事物都显得漠不关心了。与其说她过得很封闭，不如说她过得很颓废。金珠珠甚至不再刻意修饰自己的容颜。

她眼看着自己彻底地衰败下去，从精神到意志再到身体。

子予总是没完没了地打电话给她，向她诉说着他对她的思念。可这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又能安慰到她什么呢？只有一点是金珠珠和子予共同认知到的：那就是，她承认，他俩都快疯了。可是，她得坚持住。有时，金珠珠望着天边飘忽不定的云彩，想着子予的名字，忽然就会从心里面觉得自己很好笑。她笑她自己，笑命运又和她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让她误以为自己又回到了纯真的十七岁。虽然说，子予是爱她的。这一点金珠珠从未怀疑过。但，枫是先哲，枫说得对：“爱，其实只是更深的伤害。”后来，金珠珠和子予终于慢慢又平定下来以后，他们有近二年都没怎么联系。金珠珠对子予说，她不希望他打扰到她的平静生活，她需要时间安安静静地好好想一想。直到有一天，金珠珠接到子予的电话。子予在电话里哭着说，他父亲走了，走得很突然。当时，金珠珠在电话里也跟着哭了，但她并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她所能做的，只是在电话那端流着眼泪静静地听他叙述……后来，子予又说，在这世上除了她就再也没什么值得他牵挂的人了。他说他好想她，他一直以来也没忘记他和她的那个约定。他说他要带她走。但其实，关于子予父亲的真正死因，他当时并没在电话里说清楚。

21

B城夏天的空气中半流淌着一种叫暖味的味道。B城的女孩娇柔、妩媚。她们很会打扮自己。她们拥有细润的肤质，柔美的身体曲线。她们的穿着打扮露而不俗；性感而不妖艳。走在街上，让人眼睛一亮的美女多的是。这天，子予带金珠珠出去吃海鲜大餐。刚点完菜，一个打扮得美艳、性感，魅力四射的女子阿娜多姿地飘然从他们餐桌旁经过，留下了一缕飘香。子予的目光有点飘移。金珠珠不失时机地和子予开玩笑说：“B城的男人不但有口福，还很有眼福呵。”子予不可置否地笑着对金珠珠说：“你有空也可以多逛逛商场。”这难道说是一个信号？金珠珠敏感地意识到子予是在提醒她什么。平时，她是一个对穿着没有太多讲究的人，想着只要穿着干净、舒适、得体就行了。

而很少会去考虑在什么场合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装扮，更不会刻意去考虑自己在男人的眼光里是不是很有吸引力的一种。但现在不同了，金珠珠忽然很希望自己在公众场合能吸引住别人的目光。因为，子予在她身边。子予这么出类拔萃，是应该有光彩夺目的留香女人陪伴在他的左右的。

“唉！什么腹有诗书气自华。那其实是自欺自的。”金珠珠轻轻叹息着说了句。“珠珠，说什么呢？”子予当然不知道金珠珠在想什么糊涂心思。“没什么。我是说，从明天开始我不逛书店了，而改为逛时装店。你别忘了，装扮可是女人的天性呐。”子予听出了金珠珠的话外音，说：“珠珠，不用这么介意吧！”金珠珠最爱吃的大白灼虾上来了。子予开始忙着为她剥虾子。“只是，我花再多的钱，恐怕还是会让你失望。”金珠珠把子予剥好的大白虾泡在蘸水碟里，虾眼迷醉似地看着子予说。“嗯？为什么？”“因为，你别指望我成为玛丽莲·梦露。”金珠珠哈哈道。“珠珠啊！你知道你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善解人意。”金珠珠歪着脑袋瓜说。“什么善解人意？你最大的特点就是爱胡说八道，夸大事实。来，罚你陪我喝杯酒。”“这我最擅长。区区一杯小酒还想难倒我？”金珠珠端起酒杯，自顾把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珠珠，你有没有发现，你来B城以后，看起来比以前漂亮了许多。”“有吗...不会吧？”金珠珠心想刚才话里还不怀好意来着，现在又来夸我漂亮了，明显的不对路子。“真的。”子予很肯定地说。“是不是我脸上的小痘痘不见了。”金珠珠不确定地问。“不但小痘痘不见了，而且整张脸显得光彩照人。”“你是不是后悔刚才说过的话了。我还想着哪天去买点高档化妆品来粉饰这张脸呢，这样至少能把青春的尾巴多留住几天。”“唉！千万别往脸上乱涂东西。你现在的肤质就很好，清纯的就象是一朵出水芙蓉。”子予夸我是出水芙蓉，我的耳朵都要麻酥掉了耶。金珠珠不由得伸手摸了一下自己微微发烫的脸庞。感觉自己的皮肤确实又细腻又光滑。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爱情的魔力吧！

第二天，金珠珠约了湘湘女一起兴高彩烈地逛街。子予虽标杆自己是什么色彩、时尚大师。但指望他陪着她逛商场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嗯！不就是要打扮得性感、女人味一点吗？露背装拿来，飘逸的丝质短裙拿来，高跟皮拖拿来，衬有水垫的文胸拿来。天哪！镜中的那个女子还是以前那个带点傻气的金珠珠吗？“啊！珠珠，你真是性感得迷死人了。你这样子走在街上，是会导致交通混乱的。”“不会那么严重吧？街上的交通本来就很混乱。”金珠珠边欣赏着自己迷人的身段，边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会的，会的，你太靓了！司机们见了你情不自禁地要踩刹车，而莫名其妙撞在电线杆的男人不要太多哦！”“别人我不关心，只要子予见了我踩刹车就行了。”珠珠来了个漂亮的转身，美滋滋地说。

“他岂止要踩刹车？他会立马把你藏起来，再严严实实地裹起来，不让别人轻易欣赏到你的美。”“那不成。美要有目共睹才能显出它的价值来。我又不是他的私人藏品，他不会这么做的。”“你不信？”“我不信。”玩笑归玩笑，但金珠珠的自信心和虚荣心确实大大地满足了一回呵。逛街逛得差不多了，该买的也都买了。虽然心情好极了，但还是有一点点累。金珠珠寻思着要请湘湘女好好消闲一回。正寻思着往哪去，忽然她眼睛一亮，街对面就有一家高档冷饮吧。于是，她拉着湘湘女就往对街冲。冷饮吧里灯光微明微暗。淡淡的、如水的背景音乐更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俩人选了个更僻静一点的地方坐下，并点了同一客色彩缤纷、惹人眼的哈根达斯香草冰淇淋。“哈根达斯素有冰淇淋中的劳斯莱斯之称，他们的口号是：哈根达斯卖的不是冰激淋，而是梦想。”金珠珠边吃着美味、沁凉的冰淇淋，边向湘湘女介绍说。“珠珠，我真羡慕你。你有文化、有品味，有骄傲的资本。哪象我，什么也没有。”“谁说的？湘姐，你那么能干。我看，整条街上都没几人能比得上你啊。”“嗨！我哪谈得上能干？这些年来，我只是苦撑着而已。”“可是，你真的很不简单。我听子予说过，你闯出这么一片天地来挺不容易的。想必你也吃了不少苦。”

“女人嘛。吃点体力上的苦就算了。可最怕的还是吃感情上的苦。”湘湘女轻叹一口气。金珠珠看着湘湘女，一时不知如何应答。“他是个重庆仔，当初我俩同在深圳打工时认识的。打了几年工，赚了些钱，他就带我一起回B城打拚。好不容易辛辛苦苦挣下了一份不算小的产业，本以为从此就能和他过上好日子了。可是，谁料想呢？他不珍惜啊。他偏要在外面花天酒地，害人害己啊。”“男人花点也就算了，这我也认了。可他还是不放过我，喝醉了就把我往死里打。也怪我自己不争气，没有为他生下一男半女。可是，他也不能不把我当人看……”“湘…湘姐，这种人早点离开他，是好事。没什么好难过的。”子予没和她说过这么多。金珠珠第一次听到湘湘女的经历一下子还真有点不知所措。“所以，珠珠啊！听湘姐一句话。你将来不管和子予怎么样，一定要为他生一个孩子。这样他的心就在你身上了。你不请他，他也会按时回家了。你可能会笑我老观念。但湘姐是吃过苦的女人，在有些方面懂得比你多。”听到这里，金珠珠的心莫名地激凛了一下。世界上最美味的冰淇淋吃在口中全变了味。不但透心凉，还激起了金珠珠一身的鸡皮疙瘩。子予和常红一直不能实现有一个孩子的愿望。

难道说子予重新召唤她来，不仅仅是为了爱？

23

子予要去北戴河学习一个礼拜。金珠珠一脸的不舍：“要抛下我不管了？”“谁说的？”“那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当然带上你一起去了。这次学习我本来是可以不去的，就是因为考虑到想带你出去散散心，才临时定了这次行程。还有就是在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心结，你忘记啦？在大学时我就承诺过你，一定要亲自带你去看大海。”“啊！子予，你太伟大，太可爱了。你终于要带我出去自由活动了。”“瞧你说的，什么叫自由活动？”“本来就是么，我这种半隐居生活比藏在地窖里的土豆也好不到哪去！”“有意见了？”“嗯！”“不过，本质还是有区别的。一样是藏，我是把你当珍稀红酒藏的，而且藏完了还要喝的。”“咦，美的你。”金珠珠半娇嗔道。“不过。我还是有个条件噢。

白天我学习的时候，你得乖乖地一个人呆着，不准乱跑。”“我保证。”金珠珠俏皮地对着子予行了个标准的军礼。从 B 城机场到北戴河目的地。一路上，子予惊喜地发现，灿烂的笑容一直荡漾在金珠珠的脸上。看到金珠珠阳光般的笑脸，子予也格外好心情。在飞机上，子予对金珠珠承诺说，虽然，他俩还没正式结婚。但从现在开始的每一次的旅行都将成为他们的蜜月旅行。他还说，他们的蜜月永远无期限，要持续一辈子。金珠珠则低声哼唱着回应他：……我所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老到哪儿也去不了，你还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刚到宾馆里把行李搁下。金珠珠就迫不及待地拉着子予的手跑去了海滨浴场，她说她要呼吸海的气息。面对大海的那一瞬间，她忍不住敞开双臂，大声在心里呼唤：我爱大海，我要拥抱这完美世界。一阵海浪冲过来。金珠珠脚下的沙子就被淘空了一大块。金珠珠一下子没站稳，一屁股跌坐在沙滩上。子予急忙去拉她，没曾想，自己也一屁股跌坐下来。又一个海浪冲过来，子予不无担心地紧紧把金珠珠搂在了怀里。“你放心，我不会成为徐志摩诗里那个被海浪吞没的女郎的。我只要你吞没我。”金珠珠挣脱了子予的怀抱，跳将起来，一路小跑开了。嘴里还喊着：“快来抓我！”“我不来抓，让海浪把你带走算了。你太妖，是人间一祸害。”“你真舍得？”金珠珠停下了脚步，回转身拧着眉头问。

“当然不舍得了。”子予跑将上来，把金珠珠揽在了怀里。

金珠珠安静了下来。和子予手拉着手，在沙滩上一个脚印接着一个脚印重叠着走。“子予，你说海咆哮的声音象哭还是象笑？”“什么都不象，但也许什么都涵括了。”“嗯，这句话很哲理。”“哲理不哲理我可管不了。你说这世界万物奥妙何其多，我们真正能了解通透多少？”“说的也是。”金珠珠也无心再探讨下去。第二天子予学习去了。金珠珠睡完懒觉一个人去了海滨浴场。也许是上午，游客并不多，海滨浴场显得有些空旷。金珠珠并没下海，只是光着脚丫，远远在沙滩上坐着吹吹海风，想想心事。不远处，有一个老外笑脸迎着她游了过来。金珠珠好心情地回应了句：“hi。”“你好！你怎么不游泳？”没曾想，

老外讲一口流利的京腔。金珠珠本想练练她不太熟练的英语，这下她反倒没了兴趣。于是，提起鞋上了岸，自顾悻悻离去。只给老外留下了一个不太礼貌的背影。“怎么不在海滨浴场多待会？”子予从会议间隙溜回了房间。金珠珠却不言声，只是跳将过去，趁子予没留神一下子就将他扳倒在了床上。随后两只脚顺势就灵巧地勾住了子予的颈脖，并用一本正经的语气对子予蹦出了这么一句：

“I want ML with you.....”“English 都用上了？”子予笑得前仰后合。

金珠珠的脚又一用力，子予就彻底倒在了金珠珠的怀里。

“不能。我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待会我还要上主讲台去推广我们公司的营销策略。”“我.....才不管，谁让你偷溜回来的？现在后悔已来不及了。”金珠珠一跃而起。“我就知道不能带你出来，准会乱套.....”金珠珠不管这些。她只管闭紧眼睛，让一轮轮泛着清新波纹的快感慢慢聚拢又慢慢散尽。直到电话来催促子予，子予才慌乱地和缠绵着的金珠珠分开。金珠珠也跟着一骨碌爬起，快速帮着子予扣好衣扣，打好领带。然后笑盈盈目送着他匆忙出了门.....稍倾，金珠珠才又慵懒着将身子反趴在松软的枕头上。边任由两条光腿无规则地半空中相互拍打、交织着，边想象着子予在讲台上宣讲他们公司营销策略的光景。嘴角浮现出了深深的笑意。

24

在海边最过瘾的当然要数海鲜大餐和海边夜景。这天下午学习结束后，子予就拉金珠珠去海边的小餐馆独享了一顿以皮球虾为主的海鲜大餐。然后就独自带她去海边散步、吹风。目的是为了避开白天学习时认识的朋友，他俩需要更多单独相处的时间。俩人沿着海边走了很久、很远，才选了一处比较僻静的沙滩肩并肩坐了下来。一起静静地眺望着远处的海，不再说话.....

直到整轮红彤彤的太阳消失在了视野尽头，直到夜色渐渐笼罩了整个海面，而此时的海风吹在身上已夹带了几丝凉意。“子予，我能...问你一件事吗？”金珠珠终于迟疑着打破了宁静。“什么事？”“你和常红为什么一直没要孩子？我记得我以前也问过你，可你总不愿意多

提。”金珠珠直视着子予的眼睛。子予低下了头：“非要说吗？”“嗯，我对你俩的真实婚姻状态了解的并不多，如果只是让我单纯地和你待上一个月，我可以什么也不管不问。可是，现在我真的有点改变我的想法了。在我改变想法之前，我想多了解一些。”子予沉吟了许久，才慢慢道来：“我结婚后因为年龄已经不算小了，母亲就催着我俩赶快要孩子，可常红不同意。可不同意归不同意，百防总有一疏，有两次常红不小心还是怀上了……”说到这里，子予停顿了下来，他仿佛不愿再继续说下去了。金珠珠也不催促，只是把目光放到更远处的海平面上。虽有点点灯火、渔火相互辉映着，但远处的景致已是模糊一片。“可她都不同我商量一下，就背着我悄悄去医院做掉了。后来，我知道了这事后和她吵得很凶。说她太残忍，太唯利势图。常红却冷笑着说回应我说，你什么也没有，没汽车没房子我怎么给你养孩子？我就说，你难道是为了汽车和房子才跟我结婚的？常红就说她当初看上我是因为看上了我的上进心，认定我是潜在绩优股，否则她一个大城市长大的银行职员怎能看上我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农家子弟，虽然她只是中专学历，可配我绰绰有余。但吵归吵，日子还得继续过，因为那时我的事业的确刚刚开始，还没有什么大起色……”子予说到这，又停顿了下来，低下了头，仿佛有点触景生情。“可后来你的事业不是如她所愿，越做越好了吗？怎么？”“后来，我的事业的确如常红所期望的那样越做越大。常红也把生孩子的事提上了日程，她觉得她终于有条件过她所认可的幸福生活了，但这时却怎么也怀不上了。”“其实，我和常红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孩子问题，而是婚姻的实质和价值观问题。这也是我对她的真正芥蒂所在，也是我们婚后矛盾的真正开始。我和她结婚多年，始终没法改变她对我父母亲的态度，她常在言辞之间嫌弃他们是乡下人，不懂城里人的规矩，以至于让她在她的城里亲戚面前很没面子。嫌弃我父母亲不说，结婚早期还连带着嫌弃我的乡下亲戚，从不让他们进家门作客，唯恐他们要来向我借钱、求我办事。她的这种种做法，常会让我觉得很难堪。”金珠珠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听。“她把钱看得太重，而把情看得太轻。在她眼里金钱就是真理，

金钱是衡量万物的唯一标准。”“错也许不全在她，她只是想过她认为的好日子。尤其现在是金钱至上的年代。在世俗人的眼里，还有什么是不可以用金钱来标码的？”金珠珠说话了。停顿了一下，金珠珠又说：“别的我不好说，但有一点我觉得她的眼光还是很独到，一早就认定了你是他的潜在积优股呢。哪像我轻易就把那么有价值的原始股拱手让了人。”听得出来，金珠珠的这句话里，还有点小小的无奈的自嘲。“可我始终认为，尽管这世上有很多东西是有价码的，但唯独真情实感是没有价码的。你说我俩的爱情能单纯地和金钱划上等号吗？这好比张爱玲笔下的《倾城之恋》，里面的男女主人翁也充满了许多纷争和曲折。甚至，女主角还被认为是心机满满的。但既然是倾城之恋，又该用什么来衡量？”

“在许多现代人的眼里，或许这倾城之恋也有价码。他们会用现代版的手法演绎为男主人翁用一城池的金子换来了这一倾城的爱恋。”金珠珠从沙里捡起一个小贝壳，重重地向海里扔去。“哪我又该用几城池的金子换来你今生的回头？”子予回过头来，看着金珠珠。“我什么也不要，我不要一城池的金子，更不要什么倾城之恋，我只要你小小的真心属于我就足够了，就象现在这样，彼此相依，不再分开，这就足够了。”金珠珠目光清彻地迎向子予。子予低下了头，轻轻吻住了金珠珠微微发着颤的唇。虽然此时的海风吹在身上已有了更深的凉意。可他们炽热的爱却能把世间所有的寒意都驱散尽。夜色更深了，连星光也在海面泛起了粼粼波光，和着一阵阵海浪柔和的涛声，周围的一切也显得更静谧……但子予和金珠珠仍那么紧紧相依偎着，在海滩上坐成了一幅剪影。直到万物在朦胧中渐有了睡意……“亲情更不能啊……”子予的声音是低沉却哽咽着的。金珠珠吓了一跳，回头间才发现子予已满脸是泪，“子予，你这是怎么啦？”没想这一问，子予竟一下子扑到在金珠珠的怀里失声痛哭起来。就这样，子予第一次在金珠珠面前提到了他父亲的死。以前金珠珠只知道他母亲病逝得比较早，而关于他父亲的死就象他的孩子问题，他似乎总是刻意回避着不愿多提。此刻，子予再次提到了他的父亲，就算是隔着无声的黑夜，

金珠珠仍能清楚地感受到他脸上的痛是那么地真切。而仿佛这种痛还带有一种无形的穿透力，直逼到金珠珠的心里。

子予说，他母亲在他婚后没两年就病逝了，他母亲走后，他不放心他父亲一人在乡下，就和常红商量着把他父亲接来城里和他们一起住，这样他也好尽尽孝心。常红尽管答应把子予的父亲接来城里，却始终不同意他父亲住进家里。她的理由理由是，虽说他们现在住的房子也有九十多平米，可结构却是两室二厅的，住进来会有诸多不便。子予拗不过常红，把父亲接进城以后，就安排在离他们家不远的一个小单元房住。那房子是子予最早以前单位分的单元房，只有十几个平米。但小归小，也算一住处。子予父亲倒也通情达理，并不计较这些。他觉着一人住着也自得其乐。心想着只要儿子好他也就好。这一住就是好几年。后来，等子予有经济实力了，就买了一套相当于两层楼的复式结构房，足有两百多平米。这下常红再没理由不让子予父亲住进家里了。可矛盾也由此开始，常红本来就一直看不惯他父亲身上一些老农民式的土习性和生活习惯。现在住在一起了，难免磕磕碰碰。但常红碍于子予，并不敢大吵大闹，只是常在背后嘀咕着给子予父亲一点小脸色看。有时还悄悄背着子予限制他这样，限制他那样。子予的父亲心里觉得不舒坦。私下里就常和子予唠叨说还不如独自一人住着自在。子予为此和常红交谈过多次，可常红总认为子予在偏袒他父亲，还说问题又不全出在她身上。子予为此常感到很为难。住在一起没几个月，矛盾终因着一件事爆发了。起因是那一阵 B 城兴养贵妃犬。常红凑热闹，也抱了一条回来养。你养就养吧，还口口声声唤它“乖女儿”。这子予父亲哪看得惯，心想自个儿到现在孙儿都还没抱上，她却领条狗回来当宝贝女儿。还有她给狗买的那个狗粮那叫一个贵呀，他心疼啊！想自己的儿子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就让她这般糟蹋。常红的心思却全在狗儿身上。因为她白天要上班，她一直寻思着她上班时狗儿没人照顾。于是就打起了子予父亲的主意，她就对子予父亲说他反正白天除了去喝个茶就没什么其他事，希望他每天帮忙遛一次狗，喂一次食。子予的父亲一听这话气更不打一处来，当下就对子予下命

令，让他把那狗送走，说他来城里不是来帮他们遛狗的。其实从内心来讲，子予倒并不反对常红养狗，要不她闲着没事还不是常约人打麻将。但看老父亲这么不乐意，子予就好言好语和常红商量，希望她顾全大局把狗送走。可常红哪干？她说如果子予父亲不同意帮她遛狗，她就专门为狗请个保姆回来。现在住房大了，反正家里也需要。子予当下就不同意，说不是请了钟点工吗，没必要为了条狗专门请个保姆，那样父亲会更看不惯。第二天一大早，常红遛完狗回来吃早餐时，边给狗狗喂法国无盐肉肠边当着子予父亲的面就冷言冷语说了句：“有的人还不如狗识趣。”子予听得分明，当下就扔了手中的筷子，责问常红：“你骂谁呢？”常红也不甘示弱：“谁要送走我的狗宝贝，我就骂谁。”常红的父亲当下就被气得全身哆嗦，老泪纵横。子予更火了，冲常红喊道：“你给我闭嘴，这个家还轮不到你说话，你最好带着你的狗一起从这儿滚出去。”“好啊，林子予！我就知道你们一直看我不顺眼。不过想让我从这个家滚出去，连门也没有！要滚你们自己滚！”说完常红就背着包，牵着她的狗气鼓鼓地出门去了。但吵归吵，常红心里还是有点发虚。毕竟子予今非昔比了，要是子予真和她较上劲了，她的好日子也难保了。所以，她心里虽然有点依依不舍，但还是当天就下决心把狗送到近郊的亲戚家去了，亲戚家有个大院子，她带狗狗去玩过两次，他们也很喜欢它。处理完这一切，常红还主动打电话给子予认了个错误。可是，当晚回去后，他们却怎么也找不到子予的父亲了。直到第二天，子予的乡下小叔才来了电话，告知子予说他父亲回乡下了。子予本想当天就去接的，可又一转念让父亲在乡下多住几天散散心、解解闷也好。乘这个空档，他也正好可以和常红好好沟通一下该怎样和父亲和睦相处的问题。可来不及啊，第三天就从乡下传来了噩耗，说他父亲昨晚在亲戚家多喝了点酒，睡着了就再没醒过来。子予说他由此就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他总觉得愧对他父亲，没把他照顾好，他是个不孝之子。也就是从那件事以后，他知道他和常红之间仅存的一点感情也没有了。也更坚定了和她离婚的决心。可常红不认账。她始终认为，这只是个意外，家庭矛盾谁家没有啊？不能说

吵一架人就吵没了。有的人家天天一小吵，几天一大吵，活着还不是硬朗的很。她虽然也有些毛病，可比许多苛刻的媳妇要做得好得多。从此，他们就这么僵持着，谁也不相让，谁也不服谁。听完子予的讲述，金珠珠心里同样很难过。可她除了安慰子予，并没对常红作出任何评价，因为她不知该如何去作出正确的评价。或者说生活本身就是千头万绪，本质而复杂的。中国式的家庭故事何其多，也许这是个永恒的大难题。但也许这才是生活的真谛，可又有谁真正能跳开来，看透、悟透这些？

就这样，子予和金珠珠在海滩上坐了一夜。直到一轮金灿灿的太阳从海平线上升起，霞光万丈。也就是从那一刻起，金珠珠认定她从子予的眼睛里看到了永恒。爱的永恒，真情的永恒，幸福的永恒，宇宙的永恒……

25

从北戴河回来。子予就开始悄悄地在 B 城为金珠珠挑选房子。最后，他选中了一套精装好的郊外别墅。别墅共有二层楼外加底层车库，二百多平米的建筑面积外加一百多平米的前后花园。“我早和你说过，你不需要用一城池的金子换回我的爱的。”当子予把别墅钥匙交到金珠珠手中时，金珠珠不但不觉着惊喜反而觉得心里很不安。“珠珠，我说过我要给你幸福的。这一切和你相配。”那晚，在和静儿 MSN 时金珠珠说道：“对于他的爱，我该怎么说？我只要求他给我一片树叶，没曾想他却给了我一整片森林。”静儿回应说：“珠珠啊！你是幸福加幸运的。你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如果不是真心的，谁会随随便便买一套豪宅，只为博红颜一笑？好好珍惜吧！”可是，金珠珠的心里除了幸福，更多的也许是忐忑。她不知她该不该顺其自然地接受并享用这一切。因为这已经超出了她对子予最原始的爱里所包含的范畴和初衷。在她眼里，纯粹的爱情是不应渗进太多的金钱和欲望在里面的。

如外人得知，又该如何评价她，会不会将她视为贪恋财产加动机不纯的心机女人？单纯为利益插足别人的家庭，所谓的无欲无所求，却偏冠以爱情的名目？更有甚者，通常把那些被有钱男人关在别墅里

养起来的女子称为“二奶”，听说好多大城市都有这样的“二奶村”。如果她住进去了，岂不是也要背负这种骂名？子予却不管金珠珠怎么想，只是明确给金珠珠下达了任务。子予说，室内的摆设之类就全靠她张落了，从选家俱、家电、室内装饰等等相关事宜，并希望她抓紧时间。金珠珠却全然没有要接受任务的意思，她仍犹豫着。子予看出了金珠珠的顾虑，安慰她说：“你什么也不要想，只要想着如何把我们的 House 布置得舒适就行了。”“我只要有一间属于我俩的爱的的小屋就足够了，你给我的太多了，我怕我睡在里面会觉得惶恐，”“你仍把它视为我们爱的小屋就行了，只是面积放大了一些。”“这放的倍数也太大了。”“我别扭的小公主。那只能这样了，总执行仍是我，你只管在后面指挥，这总行了吧？明天我们就去看家俱。本来我是想我工作忙，没那么多时间，只是想动用动用你的想像力，没想到你这么难伺候。”“那好吧，但你千万别把我的胃口撑大了。”这回金珠珠终于承诺了下来，子予说的也对，这下她可有机会充分发挥她超凡的想像力了。第二天，子予就带金珠珠去看了别墅。

说真的，金珠珠还是打心眼里喜欢上了这里。虽说地段是有些偏僻，不像主城区那么繁华，可这里依山傍水，风景极佳。最主要的是能得到来自心灵深处的宁静。“真要在这里住下了，那我就真过上现代版陶渊明式的生活了。这前后花园也不小。再在这里种上些自己喜欢的花花草草，采菊东篱下的美梦伸手也就实现了……呵呵。”“这就是我想给你的生活。”“就象做梦一样。”“这不是梦，这才是我们幸福的开始。”“我们给这房子起一个名字怎么样？”“好啊？起个什么名字呢？”“就叫‘幸福园’，怎么样？”“好，‘幸福园’，这个名字太好了！寓意简单而又深刻，这就是我们为之追求并为之奋斗的幸福理念。”“我最欣赏这冲浪浴缸的设计，可以尽情地享受快乐了。”在和子予参观二楼主卧室旁的主浴室时，金珠珠兴奋地说。“我可以和你一起分享这份快乐吗？”子予环住了金珠珠的腰。“当……当然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要让你给小猪洗一辈子的澡。”“那我还求之不得。”“然后，我还想给你生一窝闹哄哄的小小猪，

让你一辈子不得清静。”“这是我的福份。”“我要你只爱我一个人。”“你本来就是今生惟一的。”“我要你天天陪着我。”“小珠珠，你又缠人又霸道，不过我喜欢。”

金珠珠和子予的吻又交织在了一起。那一刻，金珠珠忽然真有了和子予有一个孩子的念头。这和湘湘姐的忠告无关，而是她发自内心的愿望。金珠珠改变主意了。她要 and 子予厮守到老，永远不再分开。她太在乎他，她不但想要他的未来，还想要他所有的分分秒秒都属于她金珠珠一个人。

她什么都想要。

26

实际上，从北戴河度假回来后，子予就很少在金珠珠那儿过夜。也自觉减少了和金珠珠见面的次数。子予最近的工作的确有点忙。现在是市场经济，行业竞争那么激烈，不前进就意味着落后。尤其，子予是从事外贸的，国内、国外的市场瞬息万变，客户的订单是多了，是少了，这都直接关系到他们公司的外贸交易额。做起来更要大胆外加小心谨慎。子予的事业在发展，公司在发展，他的知名度也在随之扩大。现在他们做的品牌从服装到皮具还有一些丝织品，主要是做国外产品贴牌加工生意，也有自己的国内注册品牌。他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他为此付出的心血和辛苦也是别人难以想像的。子予是那种对事业执着的人，是要做就想做到最好的那种人。而且他的经营理念很新。所以，他永远是走在时代前列的。

还有一件让他更头疼的事他是没法在金珠珠面前流露出来的，一是他怕金珠珠会担忧，二怕金珠珠在知道情况后说不定哪天又会悄然逃离，他真怕他再也找她不回来。他虽说在金珠珠面前一再承诺不会让她等太久。可每当想起常红的偏拗和固执，他还是觉得头疼不已。一方面他想尽快和常红分手，一方面他也不想和她闹得太僵，毕竟夫妻一场。还有就是在分手费的问题上他们至今还没摊开在桌面上谈，这也是他的顾虑所在。如果他对她太强硬，依她的个性是绝不会轻易让他抽身而退的，这一点子予很清楚。常红的精明就在于她对子予的

把控，不只是人更重要的是来自经济方面，她对子予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因为以前子予公司用过的会计基本上都是她的熟人头。近两年，子予逐步意识到了这一点，已以她找的人不理想为由，一一辞退了。并以公开招聘的模式为公司请到了一位既能干又有经验的人来胜任财务总监这一职位。常红虽说心里面不高兴，可也没撤，毕竟子予的公司今非昔比了。可她不甘心哪，没事就仍爱给财务室打个电话，问点她感兴趣的问题。子予知道此事后，狠狠地批了她一通，说你这样，让别人怎么正常工作？私下又特别叮嘱总管，以后常红再来问什么都不要答理，就让她直接来问我就行了，就说这是公司新定的财务制度。其实，子予这样做是对的，也不仅仅是针对常红的。他是有雄心壮志的人，是一个不满足于现状的人，是一个有长远计划和眼光的人。他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如他所愿，后来他又兼并了另两家公司，使他们公司的业务和规模进一步得以扩大。现在公司旗下共有三个股东，子予占的股份比例最多。他们在新工业园区刚建了近一百亩地的新厂房，规模还是不小的。如果当初不及时阻止常红的干预，公司势必发展不到今天的规模。他现在的公司已不是家庭小作坊，更不是什么夫妻小店。

但越是在这节骨眼上，他越要谨慎。他敏感地察觉到自他从北戴河回来以后，常红看他的眼神似乎都和以前不一样了，还对他也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和关心。给他打电话的次数和频率也明显地增多了。虽然子予很反感她这一点，有时甚至不接，可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其实，子予心里再明白不过，常红一直不肯放手，并不是说他对他的感情有多深以至于离不开他，而是离不开他公司所能创造出来的财富并由此给她带来的舒适、富足的生活。虽然说他和常红离婚的决心已定，只是时间问题。但在某一点上他还是觉得很无奈。那就是如果真要离婚，吃亏的也许还是他自己。因为按法律规定，他要分一半资产给她。这样一来，他不仅个人资产要大大缩水，搞不好还会影响到他在公司的地位，并由此给公司经营带来负面影响。正是考虑到这点，所以子予不得不冷静面对这些问题。虽然，金珠珠所带给他的

幸福感是无法用任何语言比拟的。但幸福归幸福，幸福过后还是要回到现实中来。尤其是作为一个立足于社会的成熟男人，他考虑问题的方方面面要更周全，而不仅仅是停留在一件事的表面上。首先他要保护好金珠珠，不能让常红伤害到她丝毫；同时他得加快和常红谈话的力度，不能再象以前那样只是停留在事情的表面说说而已，而是要深层次地谈，多方位地谈。首先他要立场坚定地表明要和她离婚的决心，同时还要讲点方法，以减少公司的损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还得从长计议。

27

金珠珠是觉察到子予来她这里的次数明显少了，但并没有表露出她的不满情绪。她觉得，子予已经给了她太多，她不能再苛求他什么了。但即便这样。有时，金珠珠还是很希望子予能过来吃顿晚饭。哪怕只是静静地陪她呆上一小会也好。这天，子予提前给金珠珠打了电话，说要过来吃晚饭。金珠珠高兴得什么似地，立刻丢下手头的一切，到了厨房，打开冰箱，取出了今天上午刚买的鲫鱼。她要为子予煲一锅鲜美的鱼汤。还要为子予做他最爱吃土豆沙拉。紧忙了一阵，色香味美的四菜一汤赶在子予回来前端上了桌。但子予一进门，金珠珠就发现他的气色很难看。果然，子予只吃了一点点东西，鱼汤也只喝了小半碗，就搁下了筷子。然后，他就有气无力地在沙发上躺下了，说：“珠珠，我觉得头有点痛。”金珠珠忙走过去，用手在他的额头上试探了一下。子予的额头有点烫手。她着急了，说：“子予，你好象在发烧。”子予说：“我没事的。我想躺一会。”金珠珠却放心不下：“子予，我还是陪你去医院看看吧。”可子予坚持说不碍事，只要躺一会就好了。

没办法，金珠珠只好去打了盆凉水来，先很细心地为子予洗了把脸。接着又从冰箱取了些冰块，用干毛巾裹着为他冷敷。

子予的确是太累了。他很快就睡着了。金珠珠就那样傻傻地坐在他的身旁，听着他高一声、低一声的鼾声。一边为他换冷毛巾，一边不停地用手试探着摸摸他的额头和脸颊。渐渐地，感觉到他的体温又

恢复了正常。金珠珠一颗悬着的心才放松了。子予终于醒了。他一下子从沙发上坐了起来。问：“珠珠，几点了？”金珠珠说：“你这一觉睡了足足有好几个小时。现在已经近十二点了。”“啊？我怎么糊里糊涂睡了这么长时间？我该走了。”“这么晚了，你还去哪？”“回家。”回家。子予吐出的这两个再平常不过的字眼，却在此刻深深地刺痛了金珠珠。金珠珠的心在瞬间缩成了一团。原来，子予心里的家不在这里。那这里是他的什么地方？我又是他的什么人？他给她的‘幸福园’又算什么？子予没意识到金珠珠细微的心理变化。他起身，自顾整理着显得有点零乱的衣服和头发，然后换上皮鞋，拿上他的车钥匙就准备出门了。他象往常一样过来和金珠珠吻别。金珠珠坚决地躲闪开，但左手却飞快地把门旋开了。然后，金珠珠听见了自己结成冰块的声音：“你走吧！”“珠珠，你又怎么了？”子予的话里多了一个“又”字。

“没什么。”

“那我走了。不早了，你待会也早点休息。”子予走了。他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在了楼梯口。金珠珠背靠着房门。控制着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但忽然，她只觉得自己的心口一阵绞痛。金珠珠痛苦地弯下腰去。那晚，金珠珠第一次产生了逃跑的念头。一旦有了这个念头，金珠珠立即就付诸行动了。她把她那个大行李箱又拖了出来，然后把橱子里的衣服一件件地往里面塞。但当金珠珠把那几大本日记捧在手上的时候，如雨的泪就落了下来。是的。我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我对子予爱的信念难道这么脆弱？这么不堪一击？我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自己？而且，子予现在的确还没离成婚，你来之前就清楚这一点，这是事实。当初，是你自己义无反顾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怎么，现在，你又想选择放弃了？可是，金珠珠啊，金珠珠！你早已把自己的退路给封死了。你以为你只是潇洒地走一回？难道你真以为自己还能逃到哪里去？实际上你已是无处遁逃了啊！也许是折腾累了，也许是疲倦之极，金珠珠就怀抱着靠枕沉沉睡去了。那晚，她的梦境里又出现了一列长长的火车，她穿梭在拥挤的车厢里却找不到一张熟悉的脸。那辆列车又呼啸着把她带到了一个无尽的旷野，四周寂静无声，只有冷

嗖嗖的风穿过她单薄的身子。孤独、绝望再次包裹住了她的心，可是那晚在她的梦里，再也没响起那清远、悠扬的笛声……

28

“即使精力再充沛的男人也会有疲惫和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湘湘女手上燃着一根烟。湘湘女抽烟的样子尽管很迷人，但金珠珠并不喜欢。“子予这么做，一定有他难言的苦衷。珠珠，你该把心思从他的身上分点儿出来。去干你自己想干的事。男人都是这样的。你不能完全放开他，但也不能把他拴得太紧了。否则，会让他有压迫感。”湘湘女边给金珠珠冲着七彩菊花茶，边安慰她说。“我对他是不是已经没什么吸引力了？”金珠珠望着杯中翻飞的七色花朵，不自信地说。“女人啊！有时就象这五颜六色的花一样。是很难让人分辨得清，倒底哪朵比哪朵更明艳，哪朵比哪朵更有味道。但珠珠，你是不同的，你是子予心里的珍宝。以他现在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他想采一朵花是太轻而易举的事。但他没这么做，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你在他心里始终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他是个重情重义的好男人，这样的好男人现在并不多见啊！”“这点我承认。可是，他心里割舍不下的还有别的。他的心思也许并不都在我身上。”金珠珠蔫蔫地说。“你是说常红吧！”金珠珠不置可否。

“那不至于，他费尽心思把你召唤过来，足以说明他有多爱你。”

湘湘女终于把一支烟抽完了，她优雅地在烟灰缸里掐灭了烟头。“一方面他想保护你，另一方面又想尽量不伤害到常红。就算常红在子予眼中有诸多不是，可毕竟他们夫妻也在一块生活了那么多年，多少还是有点儿感情的。他想把事情解决好，是有点难度。珠珠，你有时也别太苛求子予。你应该学着多理解他，多给他一点安静的时间。”“可我有时真惧怕这种安静。”“你呀，你不是惧怕安静，而是心里缺乏安全感，这是我们女人的通病。你以后最好什么也不要瞎想，一个人呆烦了，就过来找我说说话，心情自然也就好了。”湘湘女说着话时，又站起身把金珠珠喝空的杯子续满了。金珠珠心怀感激地冲湘湘姐笑着点了点头，以示谢意。“不过，依我看，子予在处理他和

常红的事上可不能有一点的优柔寡断。如果是这样，只会让他自己陷入更加两难的境地。再说他现在的事业越做越大，常红又懂财务，对他的经营状况和资产了如指掌，这也会相应增加他离婚的难度。这就是好多成功男士为什么宁愿选择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的原因之一。并不是他们真愿意那样做，有的人是真离不起。”金珠珠当下就在心里说，她可不愿做子予的什么彩旗。如果真是那样，她宁愿选择再次逃离。否则，在外人眼里她成什么了？这时，湘湘女的手机响了。有朋友要上她这儿喝茶，打牌。金珠珠怕影响她做生意，就想起身告辞。湘湘女却拦住了她，说：“珠珠，不碍事的，你反正回去也是一个人，不如一块儿玩吧，待会我还可以介绍个朋友给你认识。”

那天为了凑数，金珠珠平生第一次上了麻将桌。

湘湘女介绍金珠珠认识的是 B 城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叫陶。据湘湘女介绍，她茶楼里的那些临摹画都是出自于陶的手。尤其是那张《陶罐》中的少女临摹得出神入化，很有大师级的风采。陶打牌的手气也和他的不伦不类的穿着一样让人摸不着边际。但他那双修长的手指却让人着迷。不知为什么，金珠珠喜欢这种手型的男人。她直觉长着这种手型的男人不但灵感而且聪明过人。陶和金珠珠客气地打过招呼以后，就再没有和她说过话。不过，金珠珠还是敏感地注意到，陶在偷偷地观察她。他在用眼睛和她说话，也许是他的职业使然。陶的眼睛不大却黑而明亮，而那眼神仿佛是要洞穿到你的心灵深处去。不知为何，在和他的眼睛交会时，金珠珠忽然就想起了徐志摩的那首《偶然》：……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芒……看着他的眼睛，还让她想起一位大哲学家的一句名言：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子予和常红的矛盾在不久后就正式爆发了一次。起因是这样的，不知怎么的，最近常红忽然又很积极地把生孩子计划重又提上了日程。她明确地表示她想尽快和子予要一个孩子。

女人是敏感的，她感觉到了子予对她的变化。

最主要的是，她并不想轻易放弃这份本该属于她的幸福和安定的生活。在她眼里，子予是一个对生活和事业都认真的人。这样的好男人，她为什么不牢牢地抓住在手中。她听人说最近 B 城又新开了一家专治不孕症的专科医院，前来会诊的都是定期从全国聘请的名医名家。于是，她开始不断往那家医院跑，去做各项指定的检查。等她的各项检查做完了，她又非缠着子予也去做检查。说是医生交待的，夫妻双方必须同时作检查，才能最终诊断出结果。但子予每次都推脱了，说以前都做过好多次类似的检查了，医院都诊断过他没问题了。可常红却说，这次的检查和以往有所不同，非坚持着让他抽空去。这天，常红一大早就收拾好。临出门前撒着娇又要缠着子予同她去一趟医院。子予就明确拒绝说，不行。他说他公司今天事情很多。说完夹着公文包就要出门。常红当下就不情愿了，一下子就拦住了子予，冲他嚷道：“你总有那么多理由搪塞我。你倒底想不想和我要一个孩子了？你倒底想不想要这个家了？”子予不理她，只想一走了之。可常红不但没有要让他走的意思，还伸手去夺他的公文包。子予当下就来火了，干脆把公文包往边上一扔，说：“你想干啥？”常红也不相让，高声责问道：“我还问你呢，你想干啥？就让你配合一下去做个检查你都不愿意，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自己说说我以前都配合你去过多少家医院？做过多少次检查了？这孩子难道是检查出来的吗？”

常红气恼之极，但她很快又恢复了理智。她并不想和子予吵架，更不想和他闹僵。那样她永远也不会有胜算的可能。于是，她稍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换了一种讨好的口气对子予说：“无论如何，你要理解一个女人想做母亲的迫切意愿啊。”子予却冷笑一声，回敬道：“你现在才知道迫切？我又不是没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不珍惜。你

别忘了，你以前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曾两次主动放弃过做母亲的机会。那时，你怎么就不理解我父母亲想抱孙子的迫切意愿？”常红不再反驳，在这点上她永远理亏。而是改用软得不能再软的语调说：“以前是我错了，我承认还不行吗？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嘛，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做一个世界上最好的母亲的。”子予稍许沉默了片刻，沉吟道：“我俩的问题不在这儿。”常红一急，嗓门又提高了二度：“那你说我俩的问题在哪儿？”“你明知故问。”“我怎么明知故问了？”“常红，你别再折腾了，我并不打算和你要孩子。”子予干脆实话实说。“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打算和我要孩子了。那我再问你，你还准不准备要这个家了？”常红继续发问。子予冷冷地丢过去一句：“你说呢？”“我要你亲口说。”“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你好好想想，你以前是怎么对待我家人的？”“你又要拿你父亲的死做文章，那只是个意外，你休想怪罪到我头上。”

“你干脆改名叫常有理得了。”“改就改，也没什么不妥。”子予沉默着不再言语。他再次拿上他的公文包，准备出门。

可常红不甘心就这样被子予晾在一边，嘴里仍不依不饶地追问：

“我还想问问你，你说你对我若即若离，不闻不问的，你是不是有外心了？上次你说去做市场调研，离家近一个月，你说你都具体去了哪些地方调研？为什么还老关机？”“随你怎么想。”子予甩手就要出门。“林子予，今天你不说清楚就别想离开这个家门一步。”子予的牛脾气“唿”地就上来了，他粗着气问常红：“你想怎么着？”常红咄咄逼人地说：“就想弄个水落石出。”“我给你提个建议，你最好找个私家侦探天天跟踪我！”“你别以为我不敢。”“常红，我还是那句话。我俩别再相互折磨了。还是好聚好散吧。”子予摊牌了。“哼！你终于说出你的心里话了。”“什么叫终于？我和你提出了有多久了？你这样一厢情愿瞎折腾下去有意义吗？”“我以前都权当你是说着玩的，并不是真心话。现在看来是真的，你真是铁了心要和我分开啊。”“我什么时候和你说着玩过？是你自己偏执。”“是，是我偏执。可在我心里，打从和你结婚那天起就再也没想和你分开过，这辈子我还就认定你了。

虽然我在各方面不是让你很满意，可我对你却是一心一意的。难道你就真的那么绝情，一点机会也不给我了？”

“毫无意义。”“好啊，毫无意义，这可是你亲口说的。那好，既然如此这样，分开可以，那我俩谈点实际的。你说我这后半辈子的好生活怎样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这才是你最想要说的吧？”“既然你都撕破脸了，我还遮遮掩掩干什么？”“你说吧！你要多少？开个价。”“不能少于一千万。而且要一次性现金支付。还有两套房产也要归到我名下。”“你还不如干脆说要我把公司拆了得了。”“拆家和拆公司有何区别？你要拆这个家也就等于是拆你自己公司。这个道理你会不明白？所以说，在你确定要和我离婚以前，先想清楚啰！”“你这是敲诈！”“哼！敲诈？难道说我应该一文不要，这样就显得我人格高尚了？可你说，我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值多少？你能明确地给我标个价吗？”“你的青春是附加在我身上过得吗？你又为我付出过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婚姻是双方的，并不是你意愿怎样就怎样。”子予面露轻蔑地说。“林子予，你无耻！我告诉你，你少和我扯有的没的。别的我不关心，但我对你的资产了如指掌，你一分钱也别想懒掉！离不起，你就别轻易提‘离婚’两字，那不是什么人都离得起的。你好好掂量、掂量，是跟我好好过日子还是执意要离婚。”

子予甩门而出。直到去了地下停车场，坐在了自己的驾座上。

他才忽然觉得身心好累，累得连发动汽车的力气也没有，他颓然地靠坐在那里，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30

子予虽说不方便常去金珠珠那里。但每天打电话相互问候的程序还是必不可少的。通常都是子予打给金珠珠多些。问问她昨晚睡得怎么样？有没有熬夜？有没有好好吃饭诸如此类的，问得极温情，极关心体贴。但金珠珠还是从他每天必做的这项课程中，渐渐看出了他小心翼翼背后所隐藏着的疲惫和稍许的力不从心。虽然她至今从未怀疑过子予对她的爱。虽然‘幸福园’的钥匙已握在了她的手中。在常人眼里，这无疑是子予早已给她吃了一颗最大的定心丸。但她仍然不无担

心，她怕那爱情最初的激情来得太迅猛，最后也会似潮水般褪得无影无踪。一如爱情最初的颜色，刚开始总是新鲜得令人眩目。而在历经了岁月的磨砺，历经了太多的风吹雨打后，它终会漫漫褪色直至消失殆尽。虽然途径不尽相同，但结局总是一样的。可是，她和子予这饱经风雨的爱也会遭此裂变吗？金珠珠尽量让自己不往坏处想。她可不想让自己成为一个猜忌的女人，甚或变成一个怨妇。

她常常会在暗中告诫自己：你得学会忍耐和等待，在子予没有变成一个自由人之前，你无权期望他的一切。

可每当此时，她心中的另一个自己马上又会站出来反驳自己，你早知如今，何必当初？如果守在他的身边，连获得爱的自由也不能保证，那你来这里的意义何在？这天，金珠珠的心情本来好极了。其实，她自认为是一个极易打发的人。一本书就可以。一顿饱餐也行。那会子予打电话来时，金珠珠还躺在床上看书。“珠珠，你在干吗？”“在看书。”“我今晚就不过来了。”“.....”金珠珠欲言又止。但她的好心情就这样被子予莫名其妙地、无情地破坏了。放下电话，金珠珠气恼地顺势就把枕边的书扔了出去。子予开始有所节制，有所保留了。为了他那个长长的离婚计划。书是看不成了，只好起床了。起床以后，金珠珠决定先冲个澡再说。当花洒喷出的热水均匀地淋在身上时。那一瞬，金珠珠重又感受到了一种好心情的复苏。温暖的水流均匀地顺着她的脸颊，流过她细长的颈脖，深深的乳沟，沿着柔韧的腰肢，汨汨流到峡谷地带去了.....金珠珠用双手轻柔地抚慰着自己的每一寸弹性而又饱满的肌肤。她忽然莫名地感到一种快慰。

金珠珠陶醉地闭上了眼睛，尽情地享受着这种感觉。冲好淋浴后，金珠珠稍擦干一下，然后就这么赤裸着身子跑到了卧室。她忽然有一种冲动，她想好好看看她自己。记不得有多长时间了，金珠珠不再有自信这么长时间对着镜子近距离地审视自己。她没有勇气，她怕看见自己灵魂深处的什么东西会冷不丁地冒出来，让她吓了一跳。可那个镜中的人还是原来的她吗？因缺少阳光而略显苍白的脸；因缺少活力，而陷得更深的大眼睛幽幽地发出幽怨的光芒。可是，她不该这样的。

现在的她应该是沐浴在爱里的，怎么从她的脸上看不到一丝爱的喜悦？那样子更象一个想要和自己灵魂对话却又怕面对自己的失忆人。金珠珠不敢再深想下去。她慌乱地抓了件睡裙套在身上，然后紧抱住自己的双臂背转身去。她就这么长时间背对着镜子站着，直到感觉自己的身体在自己的双臂里微颤着想要挣脱出来……其实，子予也从电话里听出了金珠珠的不悦，但他一时无暇顾及。这两天，他本来还计划要和金珠珠一起去挑选家俱，到现在也没抽出时间来。更让他厌烦的是，这几天常红一到下班时间就频频给他打电话。如果他不接，紧接着她的信息就会一条挨着一条发过来。无非是什么你今晚有何安排，回不回家吃晚饭，怎么不接我电话之类的，看似寻常其实不寻常。总之，常红存心就是不想让他得清静。由此看来，常红比他想像得还要难对付，这离婚之事，一时半会还真急不得。

可他又怎敢把此类信息传达给金珠珠，他真怕她会失去等下去的勇气。

31

渐渐地，金珠珠觉得自己又陷入了一种更深的迷惘之中。她清楚地意识到了一点，如果她想和子予长相守，她就必须先学会等待。至于说要等多久？最终她又能等到什么结果，她不得而知。她觉得她在现实面前再次失去了方向感。更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金珠珠开始足不出户。子予不来的时候，她就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把窗帘也拉得严严实实。她开始拒绝阳光，拒绝外界的一切。子予已经几天不来了，她不去想；她已经独自在这黑暗中渡过了几个白天与黑昼了，她也不知道。更多的时候，她只是独自面对着电脑屏发呆，高兴了写上一段，不高兴了又删上一段。她就这样任由自己的心情时好时坏着。子予给她下达的布置‘幸福园’的任务也被她搁置在了一边。因为她觉得她还要好好想想：是否拥有了‘幸福园’，就真的拥有了幸福？如果不是湘湘女又打电话约金珠珠去她茶楼喝茶。金珠珠都快忘记她是不是已与这尘世隔绝了。

刚开始，金珠珠推托说她头疼不想去。

但湘湘女听说金珠珠头疼，就要来看她。金珠珠无奈之下，只好答应她说：“好吧，我过来。”在茶楼的包间，金珠珠又见到了陶。这次，陶一改上次不修边幅的打扮。穿着还显得有点隆重。头发好象也是专门打理过的。但金珠珠心里总觉着有那么点小别扭感。她觉着这似乎不太符合陶的风格。出于礼貌，金珠珠微笑着冲陶点了点头。陶看似随意地“嗨”了一声，算和金珠珠打过招呼。但金珠珠觉得陶的眼睛在她身上还是停留了有一些时间。因为，陶接着冷不丁地冒出了一句：“你是不是生病了？”“嗯...啊。这两天有点犯偏头痛。”金珠珠敷衍着说。“她呀。都是写小说写出来的毛病。整天窝在家里不出门。”湘湘姐照例叫服务生给金珠珠沏了一杯七彩菊花茶。金珠珠觉着湘湘女有点抬举她。毕竟陶在场，她觉得有点不自在。但她一时又不知说什么好，只自顾往杯子里夹着冰糖块。湘湘女今天穿了件大红的低胸裙衫，显得既性感又妩媚，还凭添了几份喜气。“怎么，又要摆桌子啊？”金珠珠以为湘湘女又约她来凑数，悄悄地和湘湘女耳语了一句。“不，待会啊，有个港商要来看陶的画。”湘湘女笑着摆摆手。“噢！”金珠珠心里寻思，难怪陶今天打扮成这样。可同时，金珠珠又在心里责怪起湘湘女来了。人家港商来看陶的画，你喊我来凑什么热闹啊。尤其在我这几天见不得人的糟糕状态下。

但既来了，也只能是既来之则安之了。权当欣赏一回陶的画吧。

外面有人招呼湘湘女，湘湘女闪身出去了。

“听湘姐说，你在写小说？”陶明亮的黑眼睛闪过一道亮光。“湘姐真会抬举我，我哪成？”“别太谦虚了。书出版了别忘了送我一本。”“呵...呵！但愿能有那么一天哦。”接下来，也许该轮到金珠珠问问陶有关画画方面的问题了，这样就自然而又不失礼貌地延续了话题。但金珠珠那天显得有点儿木讷，甚至有点儿拘谨。还有，她对画画方面确实懂得不多。她不知该问些什么话题合适。所以，金珠珠只是冷场地低下头去喝了口甜甜的菊花茶。真犯愁时，湘湘女喜气洋洋地领着一个头顶微秃，年龄大约五十开外的儒雅而又不失精明的男士进来了。想必他就是那位港商无疑了。“这位就是香港新新画廊的刘

老板。”湘湘女笑着向他们介绍。刘老板客气地和他们握了一下手，以示招呼。寒暄过几句，刘老板就切入了主题。他转向陶：“陶先生，你上次委托湘湘女捎来的几幅画在我们新新画廊卖得不错。不知你的新作又是什么风格的，快拿出来让大家欣赏、欣赏。”“谢刘老板抬举。”陶略微弓了下腰谢过刘老板。然后就不急不忙、小心翼翼地展开了他的画作。那天，陶一共展示了他的八幅油画作品。其中《春天里的微笑》和《祈祷》是两幅少女人体画。其余六幅则是静物描写和抽象画。刘老板一边仔细欣赏着画作，一边由衷地赞叹道：“天才，天才！好画，好画！”

那天，刘老板当下就拍板决定买下了陶的那两幅少女人体画外加一幅静物和抽象画。只是他们在商讨画的价格时。金珠珠知趣地和湘湘女退出了包间。等她们再次返回包间时。陶和刘老板的交易显然已经结束。但他们仍在继续着有关画方面的话题。只是，金珠珠一时难以从陶的表情上判断出，陶对他画的售价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后来，刘老板无意间就问起陶是哪个院校毕业的？师从何人？他说陶的画风很接近一个人。陶就说，他是从 B 城美院毕业的。刘老板就向陶提起了一个人。李国风。陶就笑着说，太熟了，李国风就是我的导师啊。刘老板大感意外。他说他最初开新新画廊时，李国风教授曾给予过他许多帮助。可是，后来他就和他失去了联络。听人说，他去了美国。陶说，他是去了美国，在他女儿那儿待了几年。可他最近又回来了。真有此事？那他现在在 B 城吗？刘老板听到此消息后感到很兴奋。他立马表示，如有可能，他希望能尽快见到李国风教授。陶肯定说，应该没问题。说话间，陶已掏出手机拨起了号码。电话显然是接通了。因为陶已经在电话里向李教授问起了好。随后他就长话短说直接道出了原委。没多久，陶就放下手机。对刘老板说，我导师听说是你也很高兴，还说要来拜见你。并嘱咐我说如果你现在方便话就可以让我带你过去。

刘老板说，那这样就太好了。因为他过两天就要返回香港了。他很希望在回香港以前能和李教授见上一面。陶当下就决定带刘老板过

去。“我的意见你也考虑、考虑。”刘老板临走前温情地拍了拍湘湘女的肩膀，并对湘湘女说了这么一句让人摸不着边际的话。“回头我请客。”陶则冲着金珠珠和湘湘女快速做了个电话联络的手势。“你觉得他怎么样？”湘湘女茗一小口香茶，拿不定主意似地问了金珠珠一句话。“你说谁怎么样？”金珠珠一时没反应过来，她不知湘湘女让她评价哪一位。“就是那个刘老板呀。”“看着不错啊。最起码从外表上看看像个儒商，而不像个奸商。”“可是人光看外表，有时是看不出什么来的。”“怎么？你也跟他有生意来往？”“他让我把茶楼卖了，跟他去香港开画廊。”湘湘女轻言着，脸上却飞起了两朵红云。“这个主意不错呀。”金珠珠一下就明白了究竟。“好是好。可是我有点拿不定主意。”“可能没有光开画廊那么简单吧？老实交待，你和他交往有多长时间了。”金珠珠搂住了湘湘女丰满的腰肢，调侃她说。“也...也就半年吧。”“啊？刘老板，他不会是想金屋藏娇吧？老实交待，你是怎么和他认识的？”金珠珠对湘湘女不依不饶。

“开什么玩笑，我都这把年纪了。他的前妻病逝也已有好几年了。他有一双儿女，现都在国外。他做画生意，常在国内跑，又是我老乡。朋友介绍朋友，来茶楼喝过几次茶。一来二去的，就熟了。这个主意也是他前几天才提出来的，他说我贤慧又能干，他很需要我这样一个帮手，帮他打理生意并照顾他的日常生活。”“不错呀。香港那地儿挺适合居住、生活的。前些年，有多少人挤破了脑袋想往那儿奔呀。”金珠珠寻思着，难怪今天陶卖画，湘湘女非要让她来凑这份热闹。“我还是有点拿不定主意。毕竟我在 B 城生活了这么多年。让我一下子离开这里，我还真有点丢不下。再说了，我这儿朋友多啊，有个什么事，我招呼一声就行了。你说我要是跟他去了香港，要是遇到个不顺心的事，跟谁说去呀。”“说的也是。不过，错过了这村就没那店，好的机缘也要把握住啊。这就要看你自己的感觉了。如果，你觉得跟他值，你抛下一切也是在所不惜啊。如果，你觉得.....”但金珠珠忽然就停住了话头。她在这里象个爱情专家，说着冠冕堂皇的话，可其实她现在的处境也很不美妙。她又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摆这个话题？湘湘女见

金珠珠忽然就打住了话头。聪慧的她看出了金珠珠心里的不痛快，“你是不是和子予闹矛盾了，我也有好些日子没见着他了。最近他很忙吗？”“最近，他是有点忙。”金珠珠并不想在湘湘女面前多提关于她和子予的事，她怕坏了湘湘女的好兴致，所以只是含糊地带过。“你的精神有点差，是不是写小说累着了。”湘湘女的眼神里满是担忧。“湘湘姐，我是不是看起来的确有点儿糟糕；湘湘姐，你说，我是不是一点儿都不讨人喜欢。”金珠珠望着湘湘女，眼神有些幽怨。“傻孩子。别胡思乱想，象你这样好女孩，打着灯笼也难找。谁见了谁都会喜欢你。其实，今天邀请你来的不只是我，还有陶。自从他第一次见了你，就非要缠着我打听你的情况。”

湘湘女在金珠珠面前特意提到了陶，这多少让她有点意外。

32

那晚，金珠珠独自睡在床上。想着陶的那幅《春天里的微笑》，忽发奇想：如果能在‘幸福园’的主卧室挂上这么一幅画，会是什么效果？如果《春天里的微笑》的女主角换作是自己又会是怎么回事？懵懂之间，金珠珠第一次有了想把自己的人体画下来的念头。女人的青春稍纵即逝，任凭什么也留不住。可一幅传世的画作却能实现并完成女人的这一梦想，让瞬间的美转化为永恒。可她又不是画家，她又如何实现自己的这一梦想。这个念头一经产生，就开始折磨着金珠珠的神经。金珠珠还想，如果陶是个女画家就好了。也许陶就能轻易地帮她实现这个梦想。可陶是个男的，再怎么着她也不能让他画呀。也许，她可以通过他认识的什么女画家来实现这个梦想。可是，她的这个要求又怎么向他提出来呢？陶很守约。仅过了两天就打了电话给湘湘女，让她约上金珠珠一块出去吃饭。直觉告诉金珠珠应该推托掉这次约请。但那个关于人体油画像的怪念想却还在折磨着她的神经。鬼使神差般，金珠珠竟爽快地答应了。

再说，金珠珠的确很落寞。反正，最近子予的确很少管她。陶开了一辆有些破落的 Jeep 车来接金珠珠和湘湘女。陶今天穿了一件还算普通的休闲文化衫，只是那条旧牛仔裤上那两个醒目的破洞怎么也

是逢合不上的了。但也许，这才是真实的陶，是能让人产生亲近感的自然的陶。陶一路笑语欢歌。把车开的飞快。金珠珠和湘湘女不时用尖叫声来配合他的时精湛、时糟糕的车技。陶带他们去了一个乡村的农家小院。看着门口挂着一排排装饰用的红辣椒，就知道这是家正宗的湘菜馆。以前在 A 城时，金珠珠也有和朋友一起去过湘菜馆。这家乡间小院，外面看着老土，可里面却别有一番洞天。光墙上那些赏心悦目的画就让人觉得进入了艺术的殿堂。最有意思的是屋顶上垂挂下来的那一串串仿古灯笼，上面再配以古代人物肖像画和古诗词，更是煞有趣味。“这是我的一位画家朋友最近刚开张的湘菜馆。怎么样？有点味道吧。”“嗯！太有味道了。”金珠珠和湘姐不约而同地赞叹说。在墙上众多的画中，金珠珠又觅得了一幅名为《春雨》的少女人体画。金珠珠凭感觉这幅画该出自于陶的手。因为画中少女的那双眼睛似曾相识。他们刚落座。陶的画家朋友就迎过来了。让金珠珠大感意外的是，她是个中年女画家，年龄约有五十开外。“这位就是艾老板。”陶向他们介绍说。

陶又指着金珠珠和湘湘女对艾老板介绍说：“这位是自由女作家金珠珠；这位是……”“噢！这位我知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就是‘静心园’茶社的女老板吧！”女画家惊喜地握住了湘湘女的手。好了。两位女英雄相见自然就有许多感慨和经验要交流。这下金珠珠反落了个省心。她自顾品着茶，悠闲地看着那些悬挂在头顶的仿古灯笼。如果不是这周围有些喧闹的氛围，如果不是她和陶的目光再次不经意地相遇。金珠珠真恍然自己已置身于了尘世之外了。

33

子予终于出现在了金珠珠面前。子予看起来瘦了，神情尤显疲惫。只犹豫了那么一瞬，金珠珠就打心里彻底原谅了他。她一下子投入了子予的怀抱并紧紧勾住他的脖子，身子腾空而起。子予就那么顺势把金珠珠高高地举了起来。他们的吻自然又交织在了一起。我爱子予。我需要他。我渴望他爱的滋润。金珠珠的心里有一个声音在高喊着。

“珠珠，对不起。冷落到你了，让受委屈了。”“不，子...予，什么也别...说。”金珠珠再次吻住了子予。

呵！是的，子予，你什么也不用说。我只要你能感受到我爱你的心就行了。我只要你知道，我爱你的这份信念始终都不曾改变就行了。我愿意为你坚守这份爱，我的心只为你跳动，别的我什么都不在乎。那一刻金珠珠忘情地在心里呐喊道。“珠珠，今晚我不走了，我留下来陪你。”“真的？”“真的。”子予又开始催促着金珠珠布置他们的‘幸福园’。子予说他想让金珠珠早点住进去。金珠珠本来是想以她和子予目前的状态早早搬进去住未必好。但既然子予一再催促，反正自己闲着也是闲着，有点事忙忙也好。再说还可以省下这边的房租，所以她就应允了下来。没多久，‘幸福园’的装饰和家俱摆设就已基本到位。风格既现代、简朴又不失优雅。主要构思基本上都是金珠珠独立完成的，她的灵感是综合网上或书本再加上自己的独创而得来的。子予去看过两次，很是满意。说只等新家俱的油漆气味散散，再过一阵就可以搬进去住了。那天，金珠珠和子予相约着搬了些日用品去他们的‘幸福园’。等放好东西，子予却发现不见了金珠珠的身影。最后他在二楼的主卧室找见了她。金珠珠此时正环起双臂独自凝神对着主卧室的一面空墙壁发呆。“又在想什么呢，神情这么专注。”子予从后面悄悄环住了她的腰。“子予，我的身材...美吗？”半晌，金珠珠迟疑着发出了声音。“当然。美前面还得加个字，那叫完美。”子予温情地回答。“真的？”金珠珠的神情看上去很认真。

“难道还有假？”“子予，我想跟你说件事儿。”金珠珠转过了身。“什么事？”“你说，我们阳光别墅主卧房的墙上像大多数家庭一样挂上千篇一律的艺术照、尤其是婚纱照，你说，那多没劲，多没创意呀。”金珠珠试探着向子予引出了这些天一直困扰着她的那个有点出格的设想。“是没多大创意。可不挂艺术照、婚纱照，你说挂什么？”“.....”“挂上那支笛子吧，以后每天睡前我都给你吹上一段。”“吹笛子？吹牛！我来B城后，你一次也没吹过给我听呢。”“现在我没时间，等以后有空了我会常吹给你听的。”“那。笛子嘛，我觉得还是挂

在书房比较合适。这叫物以类聚，适得其所。”金珠珠仍歪着脑袋想她的鬼主意。“那这里，你想挂点什么？”“这里.....我想挂幅人体油画。”金珠珠终于满脸憧憬着说出了她的愿望，“这倒是蛮有创意的。可挂上人体油画虽然有视觉美，但总有陌生感，因为那油画上的人儿又不是你。那还不如挂艺术照或婚纱照，天天看着我的小珠珠明媚的笑脸，我做梦也陶醉。”“但如果说，那油画里的角色要是换成我呢？”“耶？！珠珠，你满脑子都是新鲜玩意，说着玩吧？”子予皱起了眉头。“谁和你说着玩了？我可是认真的。”金珠珠较真地看着子予说。

“好，是...好。可那还是不行，到时万一我们有朋友来作客，难免要到处看看。你说他们要看到了你的人体画，会作何感想？”“那只是人体艺术美。就象女画家潘玉良.....”“那潘玉良世界上又能有几个？不行，你不能太创新、太前卫了。”子予果断地打断金珠珠的话。“封建。这都二十一世纪了。可你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礼教时代。”金珠珠气恼地转过身去不再理子予。“就是八百世纪了也不成。哎！我说，珠珠，最近你跟谁交上朋友了？哪能来的这些古怪想法？是不是我不在你身边，寂寞了？胡思乱想了？”子予扳转过金珠珠的肩头，审问着。金珠珠佯装生气，背转过身去。不理睬子予。“珠珠，说话啊！你怎么不理我？”“话不投机半句多啊，我还说什么？”“如果我同意了你的想法，那你这画准备找谁画啊？”子予用妥协的口气问金珠珠。“当然是画家了。”金珠珠欣喜地回转头说。“这画家，是男，还是女？”“当.....当然是女的了。”“你找她作画可以。但我有个条件，你必须先介绍我认识。”“为什么？”“我也想请她帮我也画一幅。好事成双嘛，难道说不行吗？”这回子予直接用双手扳转过金珠珠的脸，一脸坏笑地看着金珠珠说。“好啊！我赞同！”子予玩笑归玩笑。但金珠珠还是敏感地从子予不安的眼神里意识到了些什么。是啊！在子予想来，金珠珠现在结识了自己的新朋友，而这领域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这多少增加了他的一些担心。但子予随之又转念一想，这样也好。只要不玩得太出格，金珠珠多认识几个新朋友也未必是坏事。因为他

这边还有很棘手的事要处理，再说自己也没那么多时间陪她，如果他限制她太多，她闷出病来了怎么办？那晚，子予或许是太累了，又或者说是想在他们的“幸福园”和金珠珠初享幸福、浪漫之夜。

那晚，他和金珠珠就在小别墅住下了。

34

第二天早晨，子予照常开着车正点去了公司。可车子刚拐进公司大楼后面的停车场，子予就瞥见了常红的身影。子予的心顿时就“咯噔”了一下，心想不妙，她一大早跑来干什么？莫非她觉察出来什么了？以前吵归吵，但她还从没象今天这样一大早来候过他。果然，常红一见他的车开过来，就迎着 he 停车的位置快步走了过来。子予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想掉转车头立马开走，可转念又一想，此时门口都是赶着来上班的人，万一常红当众撒起泼来，他以后这个老总还不被底下的员工当成笑柄？不论怎样，他得先摸清楚常红的来意再说。这么想着，他把车子停好后，又不慌不忙地从烟盒里掏出了一根烟，用打火机点上了，猛吸了两口，定了定神，这才下了车。

常红就站在他的车门边。子予象是刚发现了她似的，眯起眼给了常红一个错愕的表情，但他并没发话，只是装作若无其事似地竟自大步往办公室方向走去。“林子予，你给我站住。”常红在后面压低了声音喊道。子予没有停下脚步，反而走得更快。“你就不问问我一大早到这里来做啥？”常红撵了上来，并伸手想扯住子予的衣袖。子予意识到了这一点，忙停住脚步，扭转身来狠狠瞪了常红一眼。常红的手缩了回去。“还用我问？你自己不会说？快说，有什么事？我一会还有个会议。”子予很不耐烦地对常红说。“你的会议还真多，你昨晚不也说是在青城开会吗？”常红的嘴角挤出一丝冷笑。“你什么意思？”子予先发制人。“我什么意思？我昨天下午恰好就在青城商业网点办事，你不说你在青城开会嘛，我就想给你一个惊喜，就去你说的那个业务单位找你，结果人家说你根本就没去。”“我后来是没去成那家业务单位，被其他事耽误了。”“那你说，你被什么事耽误了？你昨天晚上又住在哪了？”“好啊，常红，你一大早跑来追踪我，就为了问这个？

我每天有那么多应急事情要处理，你说我有办法每一件事都按常规进行吗？你是不是觉得我事事都有必要向你汇报？”子予语气坚硬地对常红说。“汇报？你什么时候向我汇报过。这今天只是来问问你，你昨晚为什么又关机？”“不是又关机，是正好手机没电了。”“有那么巧？你的手机总在关键的时候没电？”常红一脸的不信任。“你既然不信任我，那你就去调查好了，然后再拿调查结果来和我对质。一大早的我可没时间在这里陪你瞎扯，我要忙我自己的事情去了。”子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反正你总有理由，不过这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也不是故意一大早来找你茬，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好啊！这下你已看到我很安全了，可以放心走了吧。”子予下逐客令了。“不用你撵，我马上就走。我也不会在这里大吵大闹，让你在众人面前下不了台。不过，下次你要记住，编谎前最好先想好退路。否则，让别人逮到了把柄，自己都难圆其说。”子予不予理睬，只管扭头就走。“还有，上次，你近乎失踪了一个月。你说你去外地去调研了，我却从不知道你的行踪。你也太神秘了，难道你是外星人，动不动就要去外星球转上一圈？”常红不甘心，又追上两步，旧话重提。子予正想发火，说你倒底走不走？此时他正好瞥见市场开发部的刘经理向他们这个方向走了过来，子予立马就象遇见了救命稻草似地冲刘经理挥手喊道：“刘经理，你来得正好，我正想去找你呢。一会我们开个会研讨一下新样品问题。”刘经理只客气地和常红打了声招呼，就被子予拽走了。常红就这样自然地被撂在了一边。她恨恨地咬紧了下唇，望着子予的背影，挤出了这么几个字：“你最好别玩过火。”

35

陶自从知道了金珠珠的手机号码后。就主动给她来过一次电话。陶说如果金珠珠感兴趣的话，他想邀请她去参观一下他的画室。金珠珠当时只是随口应答了声“行啊”，并没太放在心上。如果不是后来子予为了暂时逃避常红无休止的追问，临时决定去深圳开一个订货会。又如果不是陶恰在那时打来了电话。金珠珠想她可能也就忘了答应陶去他画室的事了。而且她这两天心里也一直觉得闷闷的。子予临去深

圳前只是给她打了个简短的电话，本来金珠珠还以为子予至少会来和她道个别。因为子予告诉她，他开完订货会后还要去趟福建，所以这次的行程至少要十天。可她没等到子予。所以，当她接到陶电话的那一刻，金珠珠压根儿就忘了拒绝这回事。在陶表示马上就要去接她时，金珠珠这才回过神来说不需要。她说她自己去就行了。去就去吧，反正陶的画室离金珠珠的住处也不太远。但按着陶说的地址金珠珠却转了好几圈也没找到那地儿。后来，还是陶出来接了她。陶的画室座落在一个不起眼的小院落里。陶的画室是由两间显得有点陈旧的小平房打通后组成的。刚进屋时，金珠珠只觉得屋内的光线暗极了。此时又正是 B 城多雨的时节，屋子里还散发出一种潮湿气味和颜料味混合而成的一股奇特的味道，冲击着金珠珠的鼻孔。陶拉开了灯。天哪，那哪是普通的照亮灯？应该是舞台灯差不多。金珠珠的眼睛一下子有点不适应。“没办法，过一会你就习惯了。”等金珠珠看分明了屋里面的状况。她差点没叫出声来。天哪！原来，这里面别有一翻洞天。这是一个对金珠珠来说完全陌生而奇特的世界！屋里的摆设虽然不是很齐整，甚至可以说稍显零乱，但处处都透着艺术气息。尤其屋顶那两个透明的大天窗吸引着金珠珠的注意力。她不禁抬头望去，觉得很神奇，更有一种忍不住想飞出去的冲动，当然得有一双翅膀才行。陶看出了金珠珠对大天窗的好奇心，忙笑着向她介绍说画家对光线和色彩的要求特别高。这是在外面自然光线特别好的情况下，助他画画用的，往往不同的光线就能为他的画营造出不同的神奇的色彩效果。金珠珠对屋里的一切都感到好奇，接着金珠珠又停在一块厚玻璃板面前琢磨起来。“噢，这块厚玻璃就是我的专属调色板。我绘画所需要的各种色彩都是在这上面调成的。”“那是画笔，那是调色刀，那是画架，那是画油画用的专用画布。”“这是画架。”陶一一向金珠珠介绍着。画架上支着一幅尚未完成的油画。

金珠珠的眼神一下子就被支在画架上的那幅尚未完成的油画吸引住了。那仍是一幅少女的画像，站在有着淡蓝色瓦纹的湖边，轻柔的白色裙裾随风轻轻飘散着，同样飘散着的还有那水气一样的雾，只

不同的是，那雾仿佛并不是从水面散开的，而是从她那纯净的眼睛里飘散开的。那女孩是谁？那神情像极了一只高贵而忧郁的白天鹅。“太美了！”金珠珠由衷地赞叹道。“《春.风》、《夏.湖》、《秋.叶》、《冬.雪》是我新构思的四幅画，这四幅画准备在明年年底香港举办的一个国际画展上，一并展出。”“这个主意太妙了！这幅画该是《夏.湖》吧，如果我没猜错。”“嗯，眼光不错。《春.风》是最早完成的。”“那下一幅就该是《秋.叶》了？”“对。”陶满眼惊喜望着金珠珠，他感觉到，她和他有着许多共通的地方。金珠珠的眼光仍不离那幅《夏.湖》。的确是太美了，美的就像是一个梦。“可是，我现在碰到些麻烦事。”陶像是随意地说。“什么麻烦事？”金珠珠问。“《秋、冬》的女主角，我至今还没有物色到。”“噢？！”金珠珠不经意地应答着看了陶一眼。但仅这一眼，就让她怔住了。因为她发现陶的目光此刻就停留在她身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目光呵！让金珠珠的心有一种莫名的颤乱感。“金珠珠，你知不知道，你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神韵。一般人察觉不出来。”陶直呼金珠珠的大名。“也许吧。说过此话的不止你一个。”金珠珠尽量平静而又含蓄地说。

“如果你不介意，我更习惯用画笔和你对话。就像你习惯用键盘和自己的心灵对话。如果我没说错。”“你，什么意思？”“我想请你做我‘秋’这幅画的模特儿。”陶直说。“这，这怎么可能？”金珠珠觉得太唐突。“我寻找了你很久。请你相信我的眼力，我会成功的。”陶自信满满地说。“可是，我并没打算让你为我留下一幅传世佳作。”金珠珠拒绝道。“你会接受我这个建议的。我的直觉告诉我。”陶随意地摆弄起他那一堆画笔，仿佛他说的话题与他无关。“可我的直觉也告诉我，我并不是一个轻易能接受别人直觉的人。”金珠珠用略带挑衅的语气再次回绝了陶。“别那么轻易拒绝我。”陶抬起头，看着金珠珠的眼睛，很认真的说。“……”“我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考虑。”“好了，就这样定了。”接着，陶又加了一句。“谁跟谁定了，你这么霸道！”金珠珠有点气恼。陶这回却不再那么盛气逼人了，而是换了一付极自然、亲切的态度，招呼金珠珠：“珠子，我还没招呼你坐下呢。你看哪儿合适

你就坐哪。我这里没那么多讲究。渴了，你就自个儿把冰箱打开。如果运气好，也许里面还藏着一筒可乐或啤酒。”陶改口喊金珠珠叫珠子，这倒新鲜。

“如果运气不好呢？”

“那就和我一样，喝自来水解渴。”陶做了一个拧开水笼头低下头去喝水的动作。这个动作多少有点夸张，但不失可爱，把金珠珠给逗乐了。“你这种生活态度有待改善。最起码你也得配个电水壶。”“电水壶？被我烧坏过好几个。我这人一作起画来，其他事就全忘了。壶烧坏几个没什么，可万一引发个火灾什么的麻烦就大了。”金珠珠无奈地摇摇头，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好。随后，金珠珠安静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并随手翻看起陶丢给她的几本大画册……陶则在一旁悄悄地调起了色彩。然后他就这么着，在金珠珠不知情的情况下，对着她速画起来……直到金珠珠惊觉，一幅题为《静女》的画已清晰地呈现在了她面前。她忍不住惊呼道，天哪！这可是她生平第一次上画板，所以她反反复复对着画中的自己新奇不已。在陶的笔下，画中的自己不仅形似而且神似。最主要的是陶把她安静、自然的神态和韵味结合得那么完美，让她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我。暗暗地，她不得不承认陶的绘画天才。

36

第二天，陶早早就打电话给金珠珠：“我的意见你考虑得怎么样了？”“还没考虑。”

第三天，陶对金珠珠说：“我还是认定我想找的秋的女主角就是你。”“我觉得不合适。”一个礼拜后，陶说：“我希望你再来一次我的画室。”“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吗？”“你在逃避我。我的直觉告诉我，你不是一个容易退缩的人。但，我也是。如果，你不肯作我这幅画的模特儿，我宁愿让这幅画空缺。让她成为我甚或是世人心中永远的一个缺憾。”“你在开玩笑吧，你以为这样我就会答应你？”“不，我是认真的。”“不。这怎么行？”“这不是我的过错。这是天意。”“你这是威逼加利诱。”“也许。但这是你逼的。”“可是，我……”最后，在陶

的坚持下，金珠珠答应和他单独会次面。她想当面拒绝比在电话里扯来扯去好。这次陶带她去了离他的画室不远的一处临河的露天茶园。这是金珠珠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喝茶。B城很美，这是一座被水包围了的城市。一座城市会因为山显刚，会因为水显柔。如果一座城市又有山又有水，那就是人间仙境。就在这么一座充满灵性和柔性美的城市，金珠珠做梦也没想到他会结识一个叫陶的人。可现在已是无法逃避的了，因为此刻他就坐在她对面，像一道大大的难题竖在她对面。

此刻，她还想起了远在深圳的子予。她已经不记得子予已有多久没和她单独一起出来走走，看看风景。或者说以闲散、平淡的心情安安静静地坐在某个地方哪怕只是小憩片刻。就象现在这样，一杯香茗，一缕清风，再说上几句知己话，她就很知足了。原来她内心深处一直是渴望着一种带点意境的生活的。可子予总是那么匆忙，匆忙得让金珠珠仍感觉自己的一颗心飘忽着不能停下来。难道说，这就是她一心想要追寻的幸福吗？这和她当初毅然决然离开A城来到B城的初衷是不是存在着某种差距？她当初为寻爱而来，可当她真寻到了以后，她的心情为何还是时常这么抑郁、落寞着？想着这些，金珠珠的灵魂有点出壳。“为什么拒绝我？”陶目光炯炯。“嗯？”金珠珠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一时没领悟过来陶的发问。“我问你，你...为...什...么...拒...绝...我？”陶一字一顿地说。“我想我不合适，你还是找其他专职模特吧。”“是没有勇气？还是惧怕我？或者说是惧怕你自己？”金珠珠认同地点点头。“模特多的是，可我寻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直到遇见你。”陶的黑眼睛放着光芒，他没放弃：“我确信我找了 you 很久，在你身上我觅到了那幅‘秋’的神韵和特质。一点点倦淡的愁绪，一点点初成熟的秋天飘逸而灵动的美。”陶说话的声音很轻，就象沿河吹来的和风。而他沉吟着的神情更是独特，仿佛是在用一支无形的画笔在金珠珠的面前描绘着一幅秋画，让金珠珠有瞬间心动的感觉。金珠珠心想，如果陶没成为画家，或许会成为一名诗人。

“我想，你不是在找人，而是在找画魂。”金珠珠惊叹着说。“你懂我。我就知道你懂我。”陶大声地回答，没曾想金珠珠一句话让陶这

么激动万分。金珠珠不置可否地笑了笑。算是自嘲又有点无奈。“其实，至今为止真正入我画的也只有一人而已，可那已经是很遥远的一个梦了。”说着这话的时候，陶的神色忽然变得有点哀伤。“是上次我看到的那幅《夏.湖》的女主角吗？”金珠珠好奇地追问。陶沉吟着没作答，但看得出来陶脸上有瞬间凝固的痛苦表情。金珠珠敏感地意识到，她捕捉到了陶内心隐藏着的某种秘密。但她并没深想，她想那或许只是陶经历过的一段不寻常的爱情故事，现在已成为了他不敢随意触碰的伤心往事，如此而已。既然陶不说，金珠珠也不好继续过问。只好低头喝杯中茶，让思绪停滞，把沉默带走。稍倾，只见陶很用力地甩了一下头发，好象要把不好的东西甩掉。然后他继续眼神坚定地对金珠珠说：“我还是想和你谈谈我的画。想和你谈谈关于‘秋’这幅画的创作意境。”金珠珠这回没有拒绝，她想听听。“在层林渲染的中秋或者说深秋，但不是初秋。有一个女子，已经不是少女了，但她还没有完全褪掉或者说不甘心褪掉她少女的梦境或者说青春的梦幻，她还在回望她走过的路，她还有梦要延续。这使她对未来之路充满了许多的迷惘和矛盾。但无论如何，她都不会丢掉她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也不会停下她前行的脚步。她只能向前走，她别无退路。虽然，她不再有年轻的外表，可在她的内心依然涌动着她最初的激情和梦想。”

陶描述的不就是她吗？金珠珠仿佛被人洞穿了内心世界般，忍不住一个激灵。她嗟叹道：“看不出来，你还是个通灵大师。对人很有研究啊。”“谈不上研究，但一个画家如果连人心也读不懂，他又怎能画得出人物的精髓和灵魂？”“其实，每个人最初都是有梦想的。但迫于环境的改变，只是有的人丢的早，有的人丢的晚。尤其是对一个女人来说，想要守住自己的梦想，更是不易。”金珠珠如梦似幻地说。“我的春夏秋冬，就是贯穿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梦。我要帮她们守住并延续这个梦。”金珠珠已经在心里默许当陶的《秋.叶》的女主角了。为了实现他的梦，也为了实现她自己的梦。金珠珠承认与其说是陶说服了她，不如说是陶打动了她。但金珠珠却并没当面承诺他。陶也不急着

要答案。只是在临和金珠珠分手时说：“从明天开始，我会一直在画室等你。”陶还承诺，如果金珠珠愿帮他完成那个梦想。等那幅画参展完展，他会完璧归赵，交还给她自己收藏。

37

金珠珠迟疑着、彷徨着推开了陶画室的门。

陶就站在她面前。

“我……”

“什么也别说，我知道你会来的。”陶牵住了她的手，却发现她的手上还握着一支笛。“这……笛子？”陶满脸疑问。金珠珠矜持中略带诡异地一笑，并没作答。陶把金珠珠安置到椅子上坐定后。就转过身打开了冰箱门，问金珠珠：“你要喝什么饮料，今天冰箱里可是满满的。”“来瓶冰水吧。”接过陶递过的水，金珠珠拧开盖子小喝了两口。也许是冰水的镇静作用，让金珠珠感觉有点绷紧的神经放松了许多。“你能再和我讲讲关于那幅画的创作主题吗？”金珠珠认真地望着陶。“嗯。”陶点点头，然后开始用轻缓的声音和她讲解《秋·叶》这幅画的主体构思：这幅画是以一片远景的带点抽象意境的秋林为背景，半空中满是零乱飘舞的落叶，地上也是铺满了落叶。这幅画的主色调着重的是秋黄色，有点像金黄色又有点像土黄色。这幅画最突出的是人体画。描绘的是一个头顶花环赤着双脚的女子仿佛从秋林中来，又仿佛要回到那片秋林中去。这幅画要求女主角的上半身几乎是全裸的，唯一的装饰只是在裸露的部位挽一层似有似无的薄薄的秋叶黄的轻纱。最亮眼、醒目的就数头顶的那个花环，是用彩色的小雏菊和微微泛着黄的各种形状的叶子松散随意编制而成的。但正是那些看似随风飘逸的彩色雏菊就为那幅画增添了些许生命力，也增添了许多浪漫的色彩。更让画中人凭添了一种自然的野性美。听着陶如吟诗般的描绘，金珠珠忽然就想起了多年前她在一本杂志上欣赏过的一幅摄影作品。画面是一个半裸的少女微侧着身子，头上缀满了各种硕果。那也该是秋天的写意吧，那意境真美。金珠珠想着那美伦美奂的画面，不知不觉嘴角浮现出了诗意的笑容。但紧接着，陶凝神抒道，这幅画

的最灵魂该是女主角那瞬间的回眸，在告别了热烈的夏天，即将走向成熟秋天，那从心底、眼底自然流露出的一丝淡淡的惆怅和彷徨……“能不能在你的画里加上这支笛？”金珠珠举起了手中握着的那支笛。“为什么？”陶惊诧。“如果，你肯在画里加上这支笛，我就入你画。”金珠珠很认真地对陶说。陶先是一楞，但紧接着就反复沉吟了起来：“《秋.叶》，《秋.笛》。《秋.叶》变《秋.笛》？”很快，陶的两眼放出了惊喜的光芒，并激动地冲金珠珠喊道，“啊！这意境更有韵味。珠子，你才是真正的人才。在秋风满落叶的画面中横上一支清笛，不知又要为这幅画凭添几多的哀怨和惆怅……好一个笛声悠长。这意境太美了！”金珠珠也满是欣喜，她没想到她的提议让陶产生了如此大的共鸣。但当陶的一切准备工序已经完成。他的一句可以入画了吗？就让羞涩和不安的情绪重又回到了金珠珠脸上。陶捕捉到了这一点。并不催促，只是把那双黑眼睛的光芒投向了她的。金珠珠用心感受到了陶的眼神里蕴含的不只是信任和鼓励，还有期待和希望。所以，当陶第二次发出询问时。“嗯。”这回金珠珠给了他一个肯定的回答。

金珠珠终于站到了模特台上。

但她仍不确定地望了陶一眼，陶再次肯定地对她重重地点了下头。金珠珠闭紧了双眼，然后神圣地解开了第一个衣扣……而后，金珠珠挣扎着睁开了眼。她必须正视陶的眼睛。一个光芒四射，魅力四射的秋女神就那样完美地呈现在陶的面前：轻掩在薄纱下的那个若隐若现的曲线完美的胴体，那对激情饱满、坚挺的乳房，还有横握在她手中的那支散放着岁月幽光的清笛，仿佛在吹奏着一支悠长的歌……“太美了！”陶的眼睛在瞬间有被强电流击过的痕迹，他手中的画笔微微抖动了两下，差点滑落。但他很快就镇定了下来。他深吸了一口气，随即弯下腰凝神而专注地在画布上画了起来。时间和空间仿佛在这一瞬都凝固了。只有陶手中的画笔、调色刀和干笔是流动着的。几乎是一气呵成，仅用了近三天时间，陶就差不多完成了那幅油画作品，后面的工序仅剩下一些修饰部分了。陶终于停下了手中的画笔。他欣喜

若狂地冲金珠珠喊道：“一幅惊世杰作大功告成了。”一直如雕像一样站在模特台上的金珠珠这才觉得自己的腰、腿太酸了。她想变换一下姿势，好让自己舒适一下。但却一下子没站稳，竟一下子跌坐在模特台上。身上的轻纱也随之滑落了。金珠珠意识到自己的上身几近裸露着，她慌乱地抓起轻纱想把自己裸露的身体遮住。但来不及了。

她听到了从陶的喉咙口发出了兽般的低吼声。

同时，她还听到了陶手中画笔的落地声。又紧接着，陶向她飞奔了过来。金珠珠惊恐地转过身去，笛子重重地跌落在台上，又滚落到地面上.....她想去捡，但陶已跌跪在了她面前。她本能地想往后退，但金珠珠却发现自己根本动弹不得。她无助地睁大了眼睛。可陶仿佛无视她的存在。只见他用他颤抖的双手几近虔诚地紧紧托起了金珠珠那对柔软又坚挺饱满的乳房。就象托住了神的光芒。陶的眼睛里并没带一丝邪念。但金珠珠仍绝望地闭紧了双眼。陶的唇触到了金珠珠的唇，并用尽气力吻下去.....金珠珠本能地想挣扎，但无力。随后，陶的吻又自然地沿着她的颈脖下滑。最后，他疯狂地吻住了她的双乳。“啊！陶，你，你不能这样。你会杀了我的。”金珠珠终于惊醒了。“不，它就是女神的化身。它太完美了。如果我不拥有它，我就是犯罪。你别想，也不能阻止我的渴望。”陶大声喘息着，沙哑着嗓子说。许是陶吻的太用力了，金珠珠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不，不！你不守信用，你是个骗子！”金珠珠用尽力气，挣扎着说。“呵！珠子！是的，我是个骗子，请你原谅我。可我没法控制我自己。我，我从第一次见你就爱上你了。”陶并没有停止他的渴望。

陶的一只手已松开她的乳房，他的力量在下移。

是最后的理智让金珠珠拚尽了全身的气力，猛地一把推开了陶。

金珠珠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她的神情就象是一头愤怒的狮子，她冲着陶吼叫起来：“不，你是个伪画家。是一个以作画为由骗取别人感情的彻头彻尾的大骗子。你这种人是不配讲爱的，因为你根本就不懂得爱！”陶不知是被金珠珠吓住了。还是他体内一时无法消褪的激

情使他的整个身子都在颤抖。金珠珠快速地穿好衣服，捡起那支丢落在地上的笛，准备往外冲。

陶这时却清醒了，他腾地站了起来，冲着金珠珠的背影吼道：

“是，我是不懂爱！可难道那个叫林子予的人懂吗？”

金珠珠愣住了。这是第一次从陶嘴里蹦出予予的名字。她不禁停住了脚步，回转身望着陶。“撇开画不说。你以为你就活得很真实吗？”陶还在喊。“你...你什么意思？”金珠珠的神情象只刺猬。“什么意思，你自己都不懂你自己。好，让我来告诉你，你不觉得你的灵魂封闭了太久，你也许也曾试着打开它，可是你不敢。因为阳光一旦照在它上面。你就会发现你灵魂的躯壳上早已是锈迹斑斑、千苍百孔.....”“不，不是的，不是你说的那样。”金珠珠大声尖叫着捂住了耳朵。“不，你听我说完。你惧怕阳光，于是，你只好又把自己重重包裹起来。像一只受伤的小羊羔，在黑暗中舔着你流血的伤口。你这是顾影自怜，自欺欺人。”金珠珠有整张皮瞬间被划破的撕心裂肺的痛。

“不，你不懂我的，更不可能懂他。”她低吟道。

“是，我是不懂你们。可我会看，我从你的眼睛里并没有看到幸福，我看到更多的只是内心无助和彷徨。”“你所看到的只是表象，你并不真正了解我们。”金珠珠说着举起了手中的笛，“你知道它里面包含的故事吗？你知道它的份量在我心里有多重吗？”“是，我是不懂你们，更不了解你们，也不知道你手中那支笛的故事。但直觉告诉我，他并不是真心爱你，或者说他不懂得怎样爱你。他如果真心爱你，就应该抛下世俗的一切，而不是以爱的名义让你继续饱受着痛苦的折磨和煎熬。”金珠珠的眼睛在瞬间湿润了。“你应该选择离开他，你应该有属于你自己的真正的生活。姑且不说他给你的这份爱真不真实，也不说这份爱道不道德。但最起码它是腐朽的、不健康的。”“这就是你所认为的？你看轻我？”“不。恰恰相反。我很看重你，所以我要拯救你。”“你，你凭什么拯救我？你以为你是沙士比亚，你以为你在背台词？好，就算你说的都对，那你说你怎么拯救我？我又该何去何从？”“跟我走。请你相信我，我会带你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会

带给你这个世界上最完整的爱，让你领略到真正的幸福。”“幸福？你，你凭什么？”“就凭我手中的画笔和我对爱执着的信念。”“就一幅画？一幅人体画？”陶分明感觉到了从金珠珠鼻翼里游离出来的那一丝丝怀疑甚或是不屑。“你可以不再继续当我的模特儿，我也可以放弃那幅画，但你不能无视我的画作！画虽然是静止的，但它是有生命力的，就像外面那条护城河流动的河水一样，它会一直流淌，穿越宇宙，穿越时空，直到永远。也许你怀疑我的能力，怀疑我的动机……但你不能怀疑我的人格，一个虔诚追求艺术的人的人格！”“难道说，难道说我的画在你眼里尚比不上一支笛的份量？”陶的眼睛里满是伤痛，绝望的神情。“……”金珠珠想说些什么，但没说出口。忽然，陶头也不回地夺门冲出了画室。陶就这样把金珠珠一人晾在了画室，晾下的还有他那幅没完成的画作。再也没有回头。不知思量了多久。金珠珠才从画室走出来。她一个人沿着护城河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此时，已经是近傍晚了，水面好象起了一层薄薄的雾气。她不知不觉停下了脚步，倚栏凝神眺望着河对岸。恍惚间，她仿佛看到对岸有一个长裙飘飘的女子正凭栏远眺。噢！该是秋水伊人吧，她似在寻找着什么，又似在惆怅着什么。像极了一幅画。那不正是自己吗？内心小小的孤独的自己。金珠珠使劲眨了下眼睛，再定神望去，对岸并没有什么长裙女子，难道这只是她一时的幻觉？起风了，金珠珠从心底感到一股透心凉。她横起了那支笛，想吹出了一个音符，但从笛子里飘出来的却更象是风的呜咽声……第二天，金珠珠收到了陶的一条短信：“我欠你一个解释，我等你一个回答。”

38

不久，金珠珠就悄无声息正式搬进了阳光别墅，他们的‘幸福园’。在子予的心里，也许他是希望金珠珠的生活从此充满阳光、充满幸福。可不知为什么，金珠珠的心中非但没有一点幸福感，相反却常被阳光下的阴霾笼罩着。她觉得，她对生活、对爱忽然失去了某种激情；对未来也失去了某种方向感。陶的那些话时常围绕在她的耳边并撞击着她的心灵，让她不得不重审自己的内心世界以及生活现状。难道说，

她和子予的爱在别人眼里真的是那么不堪吗？难道说，她对子予爱的守望在外人看来只是一种错误？如果说她最终所追求的仍只是一种虚幻、不现实的梦镜，那她现在的等待又值不值得？她爱子予、等子予的意义并不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住进小别墅，过上人人羡慕的舒适、富足的生活。她爱子予是没有附加任何条件的。只要他们真心相爱，哪怕住在窑洞里，只要能依偎在他的身旁，真切地感受到他的爱，她也心满意足，觉得幸福啊。可是，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在世俗人的眼里，会有人相信她这些吗？

现在，他和子予爱的真谛又该如何体现？他们的爱又该怎样继续下去？她能在‘幸福园’等到幸福花开的哪一天吗？等到子予天天守候着她的温暖，而不是她一人在寂静无声又清冷的夜独自面对着那些空墙壁发呆。没多久，湘湘女到金珠珠的别墅作客，同时还带来了陶的消息。她告诉金珠珠，陶去香格里拉写生去了，这一去可能要去大半年。湘湘女还说，陶走时，好象心思很重的样子。“是吗？”金珠珠只是用不经意的语气带过。“其实陶也挺不容易的。这些年，他一个人吃了不少苦。”听得出来，湘湘女话语间，对陶有着太多的怜惜。“他怎么也不成个家？他没有女朋友吗？”金珠珠寻思着她对陶了解的太少，不妨试着再多了解一些。“哎，忘了告诉你。不过以后，如果你见到了他，可千万别在他面前提起这件事，这是他心头的最痛。”“为什么？”金珠珠有些意外。“陶以前是有过一个女朋友，叫真真。两人爱得死去活来的。可就在他俩决定结婚前，那女孩忽然就病了，一查就是血癌。也就半年多时间吧，真真就走了。陶哭得死去活来的，非要跟她一起去。是他妈妈跪着求他活下来的。”金珠珠的眼窝一热。湘湘女还在絮叨着什么。可金珠珠却无心再听下去，她想起了那天陶在她胸口留下的那个不可磨灭的热吻。难道说陶是因为她拒绝了他，才临时决定离开 B 城的？

金珠珠又想起了陶的那条短信，他说他欠她一个解释，他等她一个回答。爱本来就不需要任何解释的，但她也不能给他任何回答。试想，如果那天她成全了他，此刻她又该如何面对子予？又该用什么方

式来掩饰这场风暴。难道她还能装作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吗？难道说她能彻底放下子予的爱，从此跟着他去浪迹天涯吗？陶啊！你爱错人了。我只能在心里对你说声对不起。主卧室的那面墙最终什么也没挂，既没有婚纱照，也没有人体画，也没有那支笛。那晚，金珠珠就想着陶，独自面对着那面空墙壁发了一夜的微呆。她怎么也无法入睡。她想起了陶的《春天里的微笑》和《夏.湖》那两幅画中那个纯真少女的眼睛，清澈得就像没有被污染过的一汪清泉。她还想起了陶那幅没完成的画，她还没看到那支笛横在秋风落叶中的模样……

39

陶走了。那个曾给金珠珠的生活带来过一缕缕阳光和一点点美好向往的阳光男孩就这样在她的生活里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没多久，湘湘女也走了。她决定跟刘老板先去香港适应一段时间那里的生活。然后再决定在不在那里定居。金珠珠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样。

子予和常红之间的纠缠和较量还在无休止地继续下去。

常红要的天价，子予一时还无法承受。

渐渐地，子予在金珠珠面前变得越来越沉默了。看得出来，子予的情绪很低落。而子予的坏情绪多少影响到了金珠珠。金珠珠并不想给子予任何压力，所以她尽量在子予面前表现出轻松、快乐的样子。可子予还是说，金珠珠给他带来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他说，他不能给予她他的全部。他怕她过得不幸福、不快乐。如果说她过得不幸福，不快乐，他内心就会更痛苦。可是金珠珠又该如何向子予表明她的心迹？她能说让他放下一切跟她去浪迹天天涯？可子予最终能放得下这些吗？后来，子予又不能常来金珠珠那儿了。子予说，因为他一再在常红面前提及离婚的事，常红的性格变得更不近人情。不仅和他闹得更凶，看他也看得更紧。她没事还常去他公司转转，她说她要看看一个不顾家的男人整天到底在忙些什么？公司其他的两个股东看他的眼神都有点和往常不一样了，这让他多少感到有点被动。常红有严重危机感了。她想掌控子予的一切。在等待中，金珠珠的心情变得越来越落寞。金珠珠的母亲也早已不打电话来过问她 and 子予的事情了。

金珠珠想她母亲终于比她先失去了信心。尽管，金珠珠坚信她还在心里深爱着子予。至今，她也不曾怀疑过子予给她的爱情是不真实的。但这一切又能说明什么呢？子予始终不能给予她一份踏实感。那份没有结果的爱情，那份尚不知还能坚持多久的爱情在金珠珠心里也逐渐变得虚幻起来。

金钱、小洋楼，只是构筑在爱情之上的更虚幻的东西。它们本身并不能说明和改变什么实质的东西。因为，它们并不能给人带来家的感觉，那种最朴实的、沁人心脾的躺在爱人的怀抱里的温暖的感觉。子予的本意是好的，让金珠珠搬进‘幸福园’，一是这里空气和环境好，二是还考虑到这里安静，碰到熟人的机率要小些。这样，他和金珠珠独处时也会觉得更安心。但同时他忽略了一点，这诺大的空间随之给人带来的虚空感也会在空中无形中被放大许多倍。白天，金珠珠还可以写写东西，听听音乐，或者闲时到花园里浇浇花、拔拔杂草，以打发一下寂聊的时光；可每到了夜晚，她就时常会让自己的情绪陷入到一种巨大的、深深的空白中。她仿佛觉得自己又成了一朵寂寞的花朵，在一天天的等待中无声地开放又无声地零落……她的内心变得越来越焦虑。渐渐地，金珠珠患上了失眠症，继而又转为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最后，要依靠药物才能保证很少的睡眠。渐渐地，金珠珠对性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趋冷淡。有时，她甚至会拒绝子予的亲抚和给予。她曾想给子予生一个孩子的梦也变得越来越虚无飘渺。随之而来的就是她对这份爱渐渐产生的越来越多的无望感。子予很少再在金珠珠面前提及他和常红的纠葛，金珠珠也无心追问。尽管他俩都在小心翼翼地回避着什么。但金珠珠还是清醒地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她和子予的爱情正在变质，朝着比她当初设想过的一切不可能还要糟糕。实际上这场爱情故事已演变成了一场子予和常红之间的离婚拉锯战，而她已不可避免地身陷其中。这是让当初仅带着一颗梦幻和浪漫之心就匆匆来到 B 城的金珠珠所始料未及的。金珠珠厌恶这种状态，但她又无力也无能改变这种状况。有时，她甚至会产生再次逃离的念头。但也仅仅是一瞬，她又打消了。因为，她竟一时想不起来，她还能逃

到什么地方去。或者她逃离了又能怎样？是期待一份新恋情的出现还是一个人孤寂终老？从此，她的一切不再和子予有任何关联。可是，她真有信心能做到吗？她还具备那份心力吗？金珠珠连回答自己的信心也没有了。她也不再在子予面前信誓旦旦说些什么我不要你的未来之类的话。因为她已一时无从确定，如果她不要他的未来，那她的未来又会在哪里？子予不在这里过夜的时候，金珠珠常会半夜从床上爬起来，摸黑在楼上楼下各个房间反复地转悠。直到筋疲力尽、累到不能再累了。然后她就盘腿坐在楼梯口等天亮。反正，金珠珠想，对于她这个闲人来说，白天和黑夜是没什么明确的区别的。直到有一天，金珠珠一脚踩空从楼梯上滚落下来，昏到在地上。子予这才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金珠珠醒来后，子予就一直自责地跪在金珠珠的面前。他紧抓着她的手一下、一下地抽打在自己脸上。直到金珠珠心疼着说自己的手疼，子予这才罢休。

后来，子予为了以防万一，坚持请了一个小保姆来陪着金珠珠。

他的理由是，就算他现在已是个自由人，他也不能保证每天都有充足的时间来陪她。刚开始金珠珠坚决反对。不过，最后她还是拗不过子予，只好同意了。反正，医院给她开了一大堆中药，也的确需要有人为她煎汤熬药。金珠珠的病和她的心情一样时好时坏着。小保姆名叫水儿，模样一般，但人挺乖巧。也许，子予对她有过特别的交待。没事时，她一般就待在后花院或者是她的保姆间。很少出来碍金珠珠的视线。只在她端药送水时，金珠珠才会和她说上一两句话。“姐姐，你长得真美。”有一次，在金珠珠喝完药以后，水儿忽然说了这么一句。“是吗？”许久没听到有人这么赞许她了，金珠珠的脸竟有些微微泛红。“真的。和电视上的明星一样美。”水儿挺认真地点点头。金珠珠笑了一下。不过这笑声是从鼻子里发出来的，有着自嘲的意味。“可就是...可就是有点儿...”水儿怯怯地想说什么又没敢说出口。“说什么呢？”金珠珠有点不乐意了，她不喜欢别人在她面前扭扭妮妮。“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姐姐也没什么病，多晒晒太阳就好了。”水儿

的话，忽就象一道电流一样击遍了金珠珠的全身。是啊！水儿说的是对的，她本来就没什么病，她缺少的仅仅是阳光而已。

可是，我的阳光在哪里？以前，金珠珠曾以为缺失爱，所以她义无反顾地离开了那那座整天阳光普照的城市。因为，她觉得生活在那座城市里，即使阳光再灿烂，也照不到她心里去。可现在，她已来到了子予身边，她以为她已找回了曾缺失的爱。她理应整天沐浴在阳光中才对呀。可为何，她的心情却如此阴郁着。而且旁人也不曾从她的脸上觅到一丝阳光的踪迹。这是为什么？金珠珠寻不到答案。“姐姐，下次我回乡下，你可以和我一起去住几天。我家虽在高原，可哪儿的空气可好了。我们喝的是从山上流下来的泉水，吃的山地里挖的野菜。而且哪里天天都有大太阳呢！”“是吗？”金珠珠有气无力地应答，但眼里却迸发出一种叫做光亮的东西。那天晚上，金珠珠独自一人躺在床上，忽然就想念起 A 城来了。A 城的这个季节该是阳光最为热烈的时节了。金珠珠看电视时，有时仍喜欢把频道锁定在 A 城卫视。不为别的，只为从那里能传递来她熟知的一些信息。想到了 A 城，金珠珠又想到了静儿。金珠珠想起自己已有很长时间没和她联系了。她很久都没上网了，更不要说和静儿 MSN 了。上次她还注册了一个 QQ 号也忘了，长期不用，可能已被注销了。过几天吧。过几天等她心情好些，身体好些，金珠珠想她该主动给静儿打个电话，她想和她好好聊一聊。

聊一聊她的困惑和现状。

40

让金珠珠大感意外的是，没过两天她就接到了静儿的电话。静儿在电话里说，她是临时决定要来 B 城开会的。是明天下午的飞机。因为这次她是和领导一起来的，所以有人接待，就不用金珠珠去机场接她了。等她安排好了住处再通知她。金珠珠放下电话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嘿！神了。人果真是有心灵感应的。她前两天才想到静儿，静儿明天就到。但等金珠珠静下心来。一想到就要和静儿见面。金珠珠心里忽然就有点儿紧张。以静儿的脾性，她见了她是不会让她的耳根

子清静的。她连珠炮式的问话，她能招架得住吗？金珠珠忽然没有了把握。她不知道自己该以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和心态去和静儿见面。第二天，金珠珠在镜子前磨蹭了足有半天时间，时间全用在了化妆和选服装上。金珠珠要精心地打扮自己，但又不能留有太多装饰的痕迹。她要让自己尽量自然点。她要让静儿觉得她生活得很好。金珠珠打电话告诉了子予静儿来 B 城的事。子予说要开车送她去，金珠珠却淡淡地说不必了。静儿的铁嘴功很厉害，且不分场合不看对象。她怕子予不适应。子予说，也好，他这会正有点忙。待会再电话联系。

静儿黑了不少。A 城夏日的阳光太热烈。经过一夏的曝晒，可能要到冬天才能彻底恢复过来。但静儿看起来又健康又阳光，活力四射。静儿一下就把金珠珠紧紧地抱在了怀里。金珠珠感受到了静儿的力量。但静儿忽然就又放开了她，并退后两步，仔细地端详起金珠珠来。金珠珠的眼神忽闪着，她感到有点不自然，她不习惯静儿用这种眼光看她。静儿的眉头还是皱了起来，她说：“珠珠，你变了很多。”“我是不是变漂亮了许多？”金珠珠故作欢欣地问。“你看起来确实是比以前漂亮了许多。可是，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象我们原来活泼的小猪了。看起来，更象只乖巧的小绵羊。”“小绵羊有什么不好？温顺又可爱。”“小绵羊也没什么不好，可……”说话间，静儿的手机响了。“今天的晚宴我就不参加了，反正有我们领导在那儿，估计也没我什么事。好，就这样，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好，再见。”估计是有人问她晚宴的事，静儿大声地回应着。“万一领导找你呢？”金珠珠怕耽误静儿的正事。“没事，你替我瞎担心什么？顶多回去以后义务代他多写几篇好稿子发了了事。走，我俩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好好说话去。”毕竟来 B 城的时间也不短了。不说别的，去什么地方吃饭金珠珠心里还是有点谱的。她带静儿去了市中心一家有名的“菜艺馆”。与其说到那儿能品味到 B 城一流的美食佳肴。不如说更能品味到 B 城的一种独特的饮食文化。B 城的饮食文化确实堪称全国一流。

在悠扬的杨琴声中。各种 B 城名小吃一道道被陆续端上了桌。

哇！每上一道小吃，静儿都要赞叹、赏识一番。然后才恋恋不舍、小心翼翼地用筷子夹住把它们送入口中，细细咀嚼、品味着其中的美味，然后赞叹一番。但静儿很快就又停下了筷子。因为她发现，金珠珠只是在一一介绍着，在照顾着她吃，而她自己却还未曾动过筷子。“珠珠，你要多吃东西。你瘦了许多。”“好啊！自然减肥。”“你还减？那我成什么了。”静儿以前是猛减过一段时间肥，但成效不大。“你呀，还是那个丰满、迷人、色相的女枪手---静儿！写的文章篇篇动人，抢的新闻条条出彩。就是，镜头感差点。”“哈哈！珠珠，你也知道镜头感？你该不会是象那些时尚的电影明星一样，为了追求什么镜头感，而拚命瘦身吧？老实交待，是不是快当新娘了？”静儿的联想真丰富。“唉！你快吃东西吧！凉了就不好了。”金珠珠岔开了静儿的话题。“怎么？不好意思了？看子予把你折磨成了一副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可人模样。”静儿挑起眉梢尖儿带点戏弄口吻对金珠珠说。金珠珠不理睬静儿。心想要堵住她的嘴，必须先得把自己的嘴堵上。这会儿她还真感到有点饿了，于是伸出了筷子。“唉！这就对了！珠珠啊，我算是想通了。管它什么体形呢？人啊，其实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健康。因为自己的身体才是最需要你自己去掌握的。否则，等到有一天，你连健康都没有了，那可真是什么都没有了。”金珠珠正听静儿侃得起劲。子予的电话来了，他问：“你们在哪？”金珠珠说：“在茶艺馆。”

子予犹豫着说：“珠珠，对不起。我公司来了两个重要客户，需要我出面接待一下。我今晚就不过去陪你们了。今晚，你就好好招待你朋友，我改天吧。”“好，就这样吧。”金珠珠挂了手机。但不知为什么，她的情绪忽然变得有点低落。静儿也许看出来是什么，只是她什么也没问。而是继续着她的关于美食和健康的论谈。晚饭后，金珠珠又带静儿去了楼上的茶艺馆品茶。在欣赏完茶艺员一番精彩绝伦的茶艺表演后，静儿由衷地赞叹道：“B城人真会享受生活。珠珠啊，其实这个城市挺适合你的。你就在这好好呆着吧。”“人在哪呆其实都无所谓，重要的是心情。”“可是，即使没有心情，呆在豪华小别墅里

叹一口气的感觉和住在简陋的单元房里叹一口气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呵！”“静儿，我是为这个来的吗？”“开句玩笑就受不了了？象只受惊吓的小刺猬。”静儿品一口香茗，斜起眼睛瞄着金珠珠。两人相视没多久，就又都忍不住扑哧笑出了声。“静儿，你说，幸福的真正含义倒底是什么？”金珠珠紧绷着的神经也跟着放轻松了许多，她开始主动和静儿交流话题了。“这个问题面儿太大。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幸福的含义通俗点来讲就是吃穿不愁，老婆、孩子热炕头。对你嘛，就不同了。你要清风、你要晓月，你还要爱情，还要梦幻.....唉，实在是太多了，我数不过来。”

“我是不是太贪了？”金珠珠冲静儿浅笑了一下。“是有那么一点。只是你这要求里加进去了一个林子予，也就合乎情理了。”金珠珠听到林子予三个字，就又不言声了。一道茶喝尽，已开始喝第二道茶了。静儿才又说：“珠珠，你瞒不过我。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在 B 城生活得并不十分幸福。”这回，静儿说话很有分寸，她小心地用了“十分”这两个字。但她还是从金珠珠的脸上察觉到了瞬息的变化。“一切并没你刚开始想像得那么完美吧？追求幸福的道路也没那么一帆风顺吧？”静儿继续说下去。“也许，我不应该来 B 城。”金珠珠的脸上闪过一丝自嘲的笑意。“怎么？后悔了？现在还来得及，买张机票跟我一起回去就成了。”静儿接茬说。“我还回得去吗？我在 A 城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你难道让我露宿街头啊？”“有我静儿在，就不会有你沦落街头的一天。大不了你先住我家就是了。”静儿豪爽依旧。“我住你们家，你老公、孩子怎么办？”金珠珠这回的笑里有一丝淡而苦的味道。“唉！反正平时我也很少管他们。孩子基本上在我婆婆家，我老公你又不是不知道，经常在外面跑。”金珠珠摇了摇头，对静儿说：“你别鼓动我了，我已没有回头路可走了。”“我想你也是多半回不去了。你知道吗？海南再婚了，我是听另一个朋友说起的。”静儿兜了一大圈，道出了实情。

金珠珠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轻描淡写地应了声“哦”，再没了下文。“看得出来，你对海南是一点感觉也没有了。好了，以后我们再也不提

这事了。他早点结婚也好，这样他就和你更扯不上关系了。男人都这样，总是不计后果、迫不及待地要去和女人结婚，也不多考虑考虑这个人是不是真适合自己。这样的男人真没劲！”金珠珠依然沉默着。过了好一会，静儿才又说：“珠珠啊，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分析一下自己的现状，你觉得你现在最大的困扰是什么？”“说不清楚。我发现我除了拥有子予不完整的爱以外，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我当初只想追求自由。但没想到追求自由的人反倒失去了自由。”“珠珠，你什么也没失去。你现在所要做的仅仅是正视自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并拿出勇气来。你必须理清你的思绪，你倒底最需要什么？是一个女人最终追求的归缩感，还是仅仅为了弥补一段情感的遗憾所付诸的一腔浪漫情怀。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果是为了前者，子予又是真心爱你并需要你的，你就踏踏实实地待在他身边守着他、等着他。等到他真正获得自由的那一天，就是你们幸福长相守的新开端。如果只是为了后者，你现在就可以离开了，只当是结束了一段浪漫的旅程，然后重新上路。”“我当初是说过不要他的未来的。可是，这话说起来潇洒，做起来难。继续留下来，也许我会心累死；但真要让我离开他，肯定又会心碎死。”金珠珠无奈地轻叹一口气说。

“如果爱情是一副毒药，金珠珠，你早已中毒太深，无药可救了。”静儿无不带点恨意对金珠珠说。“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真能做到那么洒脱的话，说明你金珠珠不是人，而是神。有人说过相见不如怀念，这句话乍听起来有点诗意，还有那么一点高境界。但对真心相爱过的人却实在是一种残忍。但又不失保险，稳妥的一种做法。因为如果真做到了，至少能让人减少犯错误的机率。可你都上演过飞蛾扑火的壮观场面了，你又怎能轻易做到抽身而退？所以，当初我对你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静儿又接着说。这回，金珠珠朝静儿大幅度地摆了下头，言下之意就是：算你狠！被你说中了。静儿深呷一口茶。继而对金珠珠露出了她那招牌式的、心领神会的笑容。“女性生活栏目的主持人，就是不一样啊。”金珠珠没忘夸她一句。“当然，幸亏我是理智且不招人待见型的。否则，我肯定会被你们这些爱情杀手整疯掉，那

我还不得跳楼去？”那晚，金珠珠没回去，她和静儿住在宾馆里，说了一夜的话。其间，子予来过两次电话。

41

静儿会议结束后，还有一项旅游活动。去桂林。静儿的领导已去过两回了。这回不想去了。静儿就凭借她的三寸不烂之石，说动了她领导，让他把名额让给了金珠珠。静儿说，和珠珠一起出游，她会觉得更开心。

临去桂林前一晚，水儿帮金珠珠一起收拾着行李。收拾完，金珠珠对水儿特别交待了一番这几天她不在家的注意事项。没曾想水儿却吞吞吐吐着对她说，她想请假回家几天。金珠珠看水儿不太自然的神情，就拉着水儿仔细问个究竟。半晌，水儿才道出了实情。她说，她在北京打工的表姐前两天给她打来了电话，想让她也去北京。金珠珠就寻思着问水儿，那你的意思呢？水儿怯生生地对金珠珠说，如果姐姐同意，她就想请辞了这份工作，去北京。她说她想去北京见见世面。金珠珠看着纯朴、可爱的水儿，说实在的心里有点依依不舍。这些日子以来，她已和水儿处出了感情。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她也并没有更多的理由去阻拦水儿发展。虽然这条路对水儿来说也许充满了更多的艰辛和未知数。可对于这些从艰苦地方出来的孩子，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只能趁着年轻，一股脑儿地向前闯。所以，金珠珠也没寻思太多，当下就点头同意了。她想水儿此时最需要的也许并不是她的挽留，而是祝福。于是她对水儿说，姐姐真心希望你去北京能闯出一番属于自己的独立天地来。第二天一大早，水儿就先来和金珠珠告辞了。虽然水儿还没干满一个月，金珠珠还是付足了水儿一个月的工钱，并另外多塞给水儿几百元钱，算作路费。水儿眼圈当下就红了。她说，她会永远记得姐姐的。俗话说得好：桂林山水甲天下。哦！神奇的桂林，大自然的杰作，我今天终于来到了你的身边！我仿佛置身于了仙境又仿佛走进了一幅山水画卷！撩开你神秘的面纱，进入你神奇迷离童话般的世界，我忍不住要赞美你！这里的流水有多长，山歌就有多绵长！是大自然的神功雕琢，惹得金珠珠一路上诗兴大发。在漓江的一个照

象景点，一位饱经风霜的、慈祥的壮族老阿妈抚摸了一下金珠珠的长头发，对她说：“姑娘，你长得真美。”真的吗？真的是在说我吗？金珠珠很不自信地问静儿。静儿说，是的。你就象那画中人儿一样。不是说你，难道还会说我？的确，今天一路上金珠珠都感觉到了许多投向她的目光。可为什么我在子予面前就没有这种自信呢？金珠珠在心里问自己。一想起子予，金珠珠的心情就又矛盾又沉重。在一座古老的寺庙，金珠珠在一座观音像前停住了脚步。只见她双手合十，虔诚地在祈祷着什么。静儿在一边冷静地看着金珠珠。“我刚才和菩萨对过话了。”从寺庙出来后，静儿一脸严肃地对金珠珠说。金珠珠不解地看着她。“真的，是有关于你的话题。”“那你倒是说说看，菩萨都和你说了些什么？”“菩萨说，你的愿望太多，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颗平常心。”金珠珠的眼泪忽然就抑制不住地掉了下来。静儿是懂她的。静儿说：“珠珠，你听我一句话。你陷入了一个怪圈，爱情的怪圈。与其说这怪圈是子予为你设置的，不如说是你自己为自己设置的。”

“我承认，我违背了自己的初衷，我不应该要求子予那么多。”“要求那么多本没有错，关键是子予有没有信心给你那么多。你在矛盾、在审视他的同时，他也在内心权衡着他的得与失。”“鱼与熊掌他都不想失去。”“就象张爱玲所说的，也许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朵白玫瑰和一朵红玫瑰。而子予的两朵玫瑰一朵是你，另一朵是属于他的事业。”静儿通过昨晚和金珠珠的一番透彻的谈话，在了解金珠珠的矛盾后，也对子予现在面临的困境有了一番了解。“可是，如果说命运非要让他作出唯一的选择呢？”“前不久，我们报社论坛就开了一期关于‘鲜花和牛粪’的论题，引起了很激烈的讨论。以前通常人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大多是贬意的。可现在好多人的价值观变了，认为好花就应该插在牛粪上。并公认牛粪不但营养，而且是有机肥料，鲜花插在上面才能确保其开得既鲜艳又长久。这也就好比在子予的心目中如果你是那朵鲜花，他就会视他的事业为牛粪，缺一不可。在当今社会，一个男人如果没有了属于自己的事业，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毕竟

只要美人不要江山的男人只是存在在童话世界里，是特例中的特例。而且是在保证不会缺失面包的前提下才作出的选择。也许子予就是那特例？”静儿客观又冷静地分析道。“特例？”金珠珠摇了摇头，神情沮丧之极。“珠珠，我发现你变了。”“我是变了。我变成了一只又老又丑的毒蜘蛛。尽管不分昼夜地吐丝，但什么也捕不住。”“我是说你变成熟了。心气单纯的你终于懂得什么叫生活的沉重和无奈了。但我真不希望你变成这样，我情愿你仍是心气单纯，有着小猪般最初快乐的那个金珠珠。”“谈何容易。”金珠珠轻叹一口气。“珠珠，你必须试着从那个怪圈里走出来。你必须要有你自己的生活，一个正常人所必需的健康的生活。你要融入到社会中去，汇入到人群中去，你不能就这么甘心做一个隐形人。这样，哪怕你最终又失去了子予的爱，但你只要不失去自我，你就会发现你的世界仍然是完整的；但如果说你失去了自我，即便有一天获得了子予全部的爱，你仍会发现你的世界并不那么完整。”“可是，我能做什么呢？”“你做什么都行。拜托你，自信点行不？你看你，今天多光鲜哪，你哪象一只又老又丑的毒蜘蛛，你简直就像是一幅漫妙的山水画中人，几乎粘住了所有游客的目光。”“有吗？比刘三姐还要出彩吗？”“她是歌神，而你是爱神。”静儿打趣说。“就知道你没好话。”金珠珠被她逗笑了。“真的，珠珠，我觉得你应该出去找份工作。作为一个现代女性，只有在工作中，才能发现并实现她自身的价值。才能找到她源自于内心的真正快乐。人必先有所奉献，然后才有所索取。这是自然规律。对于子予的感情，你不妨看淡一点，给他多一点宽容和理解，给他多一点时间理清自己的思路；同时，你也别把希望全寄托在他身上，你还要保持你自己在经济和精神上的相对独立。慢慢你又会发现，子予并不是你的全部。现在你把他视为你的全部，虽然你口口声声说不要他的未来，可依你现在的心境，你真离开了他，我都不知你会怎样？我不敢想，我想你自己也不敢想。”俩人一路游走，一路观景，一路交谈。

金珠珠只觉得心境变得越来越开阔，越来越自由。

从桂林回来。金珠珠的脸虽然黑红了一圈。但她的精神气有了明显的好转。金珠珠已试着不依赖任何药物，就能睡上好几个小时的觉了。子予惊喜于她的变化。他说，他又看到了原来的金珠珠。他可爱的小珠珠。金珠珠给了子予一个太阳般灿烂的笑容：“是吗？”子予也被她的笑感染了，然后好心情地面对面把金珠珠拦腰抱起在空中转了个圈。接着，俩人的唇自然地就粘在了一起。“子予，我想和你谈件事。”少倾，金珠珠满脸认真地对子予说。“什么事？这么郑重其事的。”“我想过了，我还是应该出去找份工作做。”金珠珠停顿了一下，又说，“你要是不同意，我就决定又回 A 城。”“那好吧，我想以前或许是我的不对，我不该把你围困的这么久。可现在外面的环境这么复杂，想找一份满意又轻松的工作，并不太容易。”子予沉吟了半天，点点头说。金珠珠承认子予说的是实话。可她不想再打退堂鼓。否则，她的生活又会陷入无边无际的恶性循环中去。寻找工作，最直接的信息来源当然是报纸、电视。子予上心了，金珠珠的事也就好办。他开始利用他的人际关系帮金珠珠物色合适的工作。

但金珠珠拒绝了。她说她想自己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金珠珠就谋得了一份看似普通却极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在一家外资机构售后服务中心做一名普通的服务人员。这是一家美国的知名机械品牌，中国地区的销售总部设在北京。在全国各地都设有它的销售网点。在很早以前，金珠珠就对这家企业的情况就有所了解。在如今的商战中。由质量第一达到销量第一固然是好的出发点。但其实做好售后服务这一环节更为重要，也是一种全新的品牌服务理念。好的品牌服务，就象一个忠诚的卫士，为产品筑起一道坚固的后防线。在应聘时，金珠珠凭着一定的专业知识，再加上她待人态度诚恳，应变能力也很强。虽然英语口语差点，但他们公司人力资源处的任处长还是一眼就相中了她。本来，金珠珠应聘的是行政主管的位子。但任处长说，你不妨先到我们售后服务部去适应一段时间。也许，在那里你能发现另一片新天地。金珠珠丝毫没有犹豫。只

说了个行字！任处长当下就让金珠珠填了不下五张表格。然后对她说，回去等着好消息吧。仅隔了三天，金珠珠就接到了录用通知书。金珠珠兴高采烈地去公司报到去了。但子予的反应却有些平淡。也许他觉着金珠珠应聘的这个岗位实在太普通、太不起眼了。但金珠珠不这么认为。她觉着，能进这家公司的员工实力都不差。更何况，业绩是靠人干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就算她现在应聘到了一个很高的职位，但如果她水平不行，过不了多长时间，还是会下来的。就这样，金珠珠又开始了她朝九晚五的生活。曾经，她是多么厌倦这样的生活。多么想彻底地摆脱这种生活。可现在，她是多么热爱并珍惜这样的生活。自信和微笑重又回到了金珠珠的脸上。子予说她完全象变了个人似的。金珠珠说，她并没变。她本来就该是这样的。是的，她喜欢听自己的高跟鞋在公司的长廊里敲打出骄傲而自信的节奏声。喜欢自己在出色地完成一项任务后，得到领导和同事们赞许和认可的目光。也许是金珠珠的努力和诚意。本着从公司利益出发和为客户着想相结合的原则，为公司圆满地解决了不少棘手的问题。她还时常组织一些培训班到基层为客户做现场培训，指导他们如何做到最佳高效能地使用和维护设备。由于她的敬业精神和出色的表现。刚去公司没两月，正好有一个副经理被委任到其他部门高就去了，金珠珠很快被提升为部门代副经理。这可不常见的，因为她的试用期都还没满。而金珠珠的顶头上司张总更是赋予了她很高的期望值。他鼓励金珠珠继续好好干。并承诺说明年他会向北京总部申请派她到美国接受更高层次的培训，以便提升金珠珠做更高的职务。金珠珠对自己当然充满了信心。至于职务嘛，能做到更高当然是好。但这些对于她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她确信自己又生活在了阳光之中。

43

为了方便上班，金珠珠还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学会了开车。子予本想用银行按揭的方式给金珠珠买一辆进口的红色 Ford 车。那车的样式简单而流畅。虽然金珠珠心里很喜欢，但她拒绝了，她说她不想招人眼。子予就从公司调了一辆旧车让她先开着，说以后再换好车。金

珠珠就说不用换，这样就很好。但令金珠珠没想到的是，她不想招人眼的事随后却还是紧跟着发生了。这个星期一刚上班，办公室的同事刘小涵就当着金珠珠的面，大声向办公室的同事发布了一条重要新闻：“哇！金珠珠，昨天我见到你了耶！你在阳光别墅村和一位男士打网球耶。哇！你穿上白色的运动裙装，真漂亮，就象一只飞舞的蝴蝶。”一刹那，办公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粘在了金珠珠身上。她怎么会看到我？金珠珠有点始料未及。“啊！是这样的。昨天我的一个好朋友过生日邀我们去玩，他父亲就是森森集团的董事长，他们家在阳光别墅村就有一套别墅。我好朋友还说，他以前就看到过你在那儿打网球呢。”刘小涵似乎看出了金珠珠的疑问，大声解答说。只是她的嗓门太大，大得有点刺耳。“哦。”金珠珠用轻得不能再轻的声音应答着刘小涵。刘小涵为发现了金珠珠的秘密感到兴奋不已，而金珠珠却一下子不知如何应对才好。“哇，你好阔噢。能住得起阳光别墅的，身价最起码上千万。那位男士气度非凡，是你先生吗？你和他好般配噢！他是做哪行的？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哦...是...我...他，就是普通的生意人，也没什么好说的。”面对刘小涵一连串的好奇心，金珠珠只有敷衍的份。“珠珠，你的电话。”是的，是张姐在大声招呼金珠珠接电话。谢天谢地！这时正好有客户打电话找她，向她询问产品三包的相关事宜。及时解了金珠珠的围。否则，刘小涵的好奇心是不会那么快就淡下去的。“谢谢你，张姐。”接完电话，金珠珠由衷地向张姐道了声谢。张姐是这间办公室里年龄最大，也是最值得金珠珠信任的一个人。金珠珠刚来公司时，因为不熟悉业务，闹了不少尴尬。是张姐帮着她度过了不少难关。金珠珠现在手中掌握的那些重要的客户档案，也是张姐指点着她建立起来的。“不客气。”张姐笑着对金珠珠说。可下午时分，张姐就瞅个空把金珠珠单独叫到了僻静处。她问金珠珠：“珠珠，你真住在阳光别墅啊？”“我住在哪里有什么关系吗？”“你提防着点刘小涵。她中午在食堂讲你的事讲得津津乐道。”“她都说了些什么？”“她说，住在阳光别墅里的女人，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来路不正。”“是吗？她想说什么，就由她说去好了。我也堵不住她的嘴。”

金珠珠沉吟着说。

“人说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以后，你多提防着点就是了。”“嗯！谢谢你，张姐。”但那天等捱到下班后，金珠珠还是心情复杂地开着车绕环城高速兜了二大圈。她并不急着回家。静儿让她出来工作是对的。可她同时忽略了另一面，那就是人心的险恶。张姐说得对，也许，以后她在公司里处事要更小心些了。

44

本来，金珠珠以为她终于跳出了自己的怪圈。她以为自己又可以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她也不再太看重她和子予和常红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只要子予的心里有她就行了。但因着她那天在公司里的“不顺”。金珠珠回家后的心情自然不爽。但刚开始金珠珠并没准备把这种不良情绪传给子予。她不想给他造成太多的心理压力。但子予还是觉出了金珠珠心里有事。因为金珠珠晚饭吃得很少。子予小心地问她：“是不是工作太累？”金珠珠含糊其词地答道：“还好。”子予又问：“同事间相处愉快吗？”金珠珠没吱声。

又过了一会，子予忽然冒出一句关于常红的消息：“常红想和人合伙投资开一家美容院。”

金珠珠当下就在心里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但其实对于常红的事，她心里多少还是在意的。所以她眼睛看着子予没有闪躲，她很想听子予说下去。子予说：“其实，我并不看好她。”金珠珠没言声，她在继续等待下文。子予说：“但我想这样也好。让她有点事儿忙忙。这样，也许她就不会把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了。”“你这样说，对别人也太不负责任了。哦！我说你最近难怪来这里的次数多了呢？我还纳闷，原来是这么回事。”“她反正喜欢折腾，就让她去折腾好了。常红这人太偏执。她认定的事，不撞南墙是决不会轻易回头的。”“是嘛？也许是她认为自己能力太强了，不同于其他人。譬如说我就从来没有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金珠珠说。“珠珠，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你自己。每个人对自己的定位不一样，但不能说每个人有了雄心壮志就一定能干成一件事。”“象我就高估了自己，自讨苦吃地跑来了这里。”

金珠珠揶揄自己道。“我知道我很对不起你。你来了那么长时间了，我还不能给你一个圆满的结局。不过，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的。你要对我有信心。”子予检讨自己说。“我有催促你吗？”“珠珠，我知道你通情达理。可是你越是不说什么，我就越是自责。”“我有言在先的。我说过我不要你的未来的。这是我的选择。”

金珠珠脱口而出，她很惊诧自己的老话重提，是真洒脱，还是对自己对子予都不抱信心。“你还在说这句话？我呸、呸！我郑重告诉你，以后不准你再说这句话。你不要，我要。我不但要你的未来，还要你的一切一切都属于我的未来。”看来子予很在意金珠珠这句话。“好，那我就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看谁比谁更耐心。到最后，看谁又会食言。”说完金珠珠轻盈地一转身就“噔噔噔”独自上楼去书房了。独留下子予一个人坐在餐桌前发着小楞。静儿已经注册自己的博客了，名字就是她的专栏名。在哪里捧场的人多，捣乱的更多。金珠珠偶尔也会去凑个热闹。为了不再丢 QQ 号，静儿还把她整进了她们生活版栏群。这样好玩、好看的东西就更多了。但大多数时候，金珠珠只是隐身上网，待在一边看看热闹，并不发表任何言论。今晚，她好想和静儿单独聊聊，想和她谈谈她的近况和她新的困惑。可 Q 了半天，静儿没在线。子予很快也跟了上来。他递给了金珠珠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一个网址。金珠珠不解地看着他，子予说他最近在收集一家外国公司的资料。如条件许可，他想和他们有所合作。金珠珠把座位让给了子予，本想下楼去。子予却示意让金珠珠坐在他身边别动。子予很快就在网上查到了那家公司的网页，因为是全英文的，所以浏览起来要用点心。他很快就忽略了金珠珠的存在。金珠珠坐在一旁，很落寞地把 OPPO 塞进了耳朵，一边听水木年华的《完美世界》，一边杂乱无章地想起一些事来。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到了年底。而按照他们公司的规定。公司每个部门每年都必须辞退一个业绩最差的人。那天领导召集员工开会时。又在会上重申了这一规定。让大家在周末以前做好每个员工的综合评定工作。这样重要的会，照例是不能缺习或者是中途离开的。但不知怎么搞的，开会时金珠珠的肚子就有点儿癉癉作痛，这会好象痛得更厉害了。会还没开完，她招呼也没打就瞅个空先回办公室了。办公室反正也没人。金珠珠就独自倒了杯热水喝了几口，然后趴在桌子上休息。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会议结束了。刘小涵和另一个女同事走了进来了。她们以为办公室没其他人。于是，金珠珠就在不经意间听到了她们这样的一段对话。“我看，这回张姐是没戏了，张总肯定要开了她。”“唉！谁让我们这儿来了个小仙女呢？那么讨张总喜欢，不要说张姐了，连我们也是没得比啊！”“我说她那么优越的条件，又何必要跟我们抢一碗饭吃呢？”“依我看啊，住在阳光别墅的女人，恐怕没那么简单。”

“是啊！是啊！你看那个经常来等她下班的男人，看着倒和她挺般配的。怎么我们每次问起他的情况来，她总是含含糊糊的，听着就让人觉得别扭。”她们之间的对话还在继续。但金珠珠心中的怒火却再也按捺不住。金珠珠忽然“噌”地站了起来。然后，就在她俩惊慌失措的表情中，冲出了办公室。等金珠珠驾着她的车开出了地下停车场，汇入到川流不息的车流中去后，金珠珠委屈的泪水才一泻千里地流了下来。可是，她的委屈又去向谁诉说，又有谁会理会她这份在别人眼里看起来近乎奢侈的悲哀。是的，刘小涵她们说得没错。她的身份和来历是多么地令人怀疑。她和子予之间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金珠珠驾着车漫无目的地在外兜了半天圈，却发现自己无处可去。临近傍晚时分，金珠珠还是驾着车回到了阳光别墅。令金珠珠出奇不意的是。子予已早早在家里备好了一桌菜等着她。而且看起来是满脸春风，无疑子予今天的心情格外好。这和金珠珠的满脸阴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晚餐前，子予主动提议喝点红酒。而金珠珠仍是一副心不在焉，

心事重重的样子。晚饭后，金珠珠终于忍不住对子予说出了她的心理话：“子予，我想搬出去住。”子予用手中的电视遥控器换了一个频道，以示作答。也许，他早已习惯了金珠珠一惊一咋的反常行为，所以他对她的说话并没引起足够的重视。金珠珠径自就“唛唛”地蹿上楼，开始收拾她的行李。

等金珠珠气喘吁吁把自己的行李箱搬下楼来，子予才预感到了事态的严重。金珠珠在玩真的了。“珠珠，你哪又不顺心了？连你的‘幸福园’都舍得丢弃？说给我听听。”子予一把把金珠珠拉到了自己怀里。“够了，我不想再作秀了。因为，在阳光别墅村的‘幸福园’里即使流着人世间最伤心的眼泪，在旁人看来，那也是奢侈的。更何况，我每月享受着您提供的生活费。噢！是供养费，还要去和别人抢一碗廉价的饭吃。的确是有点无耻。”“在‘幸福园’就应该幸福着，怎能流下不开心的眼泪？”子予一边安慰着金珠珠，一边听她把情况讲明。等他耐心地听明白金珠珠在单位发生的事后，想也没多想，就果断地说：“明天你就去把工作辞了，咱不干了。”“可是，我喜欢工作。”“和我一起上班。”金珠珠以为自己听错了。“到我公司去。”子予又语气坚定地重复了一遍。“啊！你终于同意让我做你的跟屁虫了。”金珠珠一脚蹬开脚边的行李箱，欢呼雀跃道。“是的。反正你别妄想再离开我。”“谁说我要离开你了？”“珠珠，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本来，我想晚上临睡觉前再告诉你，好让你好好疼爱我一回的。”“什么好消息？”“常红终于同意跟我离婚了。珠珠，我们看到曙光了。我们就要等到属于我俩的幸福了。”

“真的吗？这是真的吗？”金珠珠一跃而起，激动万分地搂住了子予的颈脖。“傻珠珠！我还会骗你？”金珠珠和子予的吻热烈地交织在了一起。呵！是的，她看到了希望，更正确地说是她终于守候到了希望。常红提出的离婚条件。子予考虑再三还是同意了。常红要开美容院需要资金，他承诺一次性先付给常红三百万。其余的采用分期付款，尽量在三年里付清。而且常红还大度地承诺，如果她的美容院经营得好，她可以减免他少付二百万，算是他给予她前期投资的回报。“那

你是希望她经营得好呢？还是希望她经营得不好呢？”金珠珠出其不意地反问道。“但愿她经营得好吧！”子予的表情是复杂的。“你公司的资金运作会不会由此受到影响。”金珠珠又问。“会受些影响。可这样只会督促我更努力地做事，把公司业务经营得更好，争取早点把损失补回来。”“为了我。你作出了太多的牺牲。”“我的傻珠珠。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钱失去了可以再挣回来，可真爱失去了就无处可觅了。”金珠珠忽然失控地哭出声来。“好了，我的傻珠珠，别哭了啊。要相信我们自己。”子予轻轻地拍打着金珠珠的背，安慰她说。可金珠珠哭得更厉害了。

子予为她付出的太多了！这爱的代价的确太沉重了！

第二天一大早，金珠珠就把辞职报告交了上去。

张总诧异万分。金珠珠平静地对他说。她不想被人误认为是那条“食人鱼”。因为在本部门就数她的资历最浅。张总说：“这只是公司的管理制度。跟你无关。再说你的出色表现大家有目共睹。”但金珠珠说：“其实跟谁都有关。”“你执意要走。”“嗯。”金珠珠坚决地点点头。张总遗憾而又无奈地对金珠珠说：“好吧，人各有志，不能强留。”在离开张总办公室前，金珠珠迟疑着问道：“张总，我能顺带着问你一个问题吗？”张总点头示意。“请问，那个将要被辞掉的人，是张姐吗？”“是谁说的？张姐虽然年龄大些，可她工作一向认真敬业。她不但是老客户心目中的贴心人，更是我们部门的宝，我们怎么舍得辞退她？”“这下我就放心了。”张总满脸错愕。金珠珠却已笑吟吟地迈着轻快的脚步转身离开了。但很快，她就笑不出来了。是啊！社会竞争显示着它公正性的同时，也无情地显示着它残酷的一面。谁又能保证有一天自己不会成为那条被别人吞食掉的可怜的小鱼。

二天以后，金珠珠办妥一切手续，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这家曾给她的心灵带来过一段快乐时光的外资公司。

常红和朋友合开美容院的事基本上落实了，地点就选在 B 城的新东区。新东区被 B 城的老百姓称之为富人区。那里集中了 B 城最顶尖的住宅楼盘，是富人扎堆的地儿，也由此形成了一个既成熟又稳定的商业圈。这也意味着那里的消费也是一流的。这么说吧，也许在市中心有人背着一个 LV 包走在人群里，路人会怀着不知是羡慕或者说是妒忌的心情揣测一下这个包包是真货还是 A 货；但在新东区即使真有人背了个 A 货，也会让人坚信不疑是真货，因为那里不仅是阔太和富豪出没的地方，也是精英和美女们的群聚栖息地。而新东区最著名的一条街是欧城街，那里的高档商铺毗邻而立。你要没事去那边闲逛一圈，你就会发现欧城街的林荫道两旁简直就是一个露天的世界名车大展场，这里常常荟萃了世界上的各种顶级名车。当然，最常见的还是奔驰和宝马，但那也是让寻常老百姓所望尘莫及的。常红和她的合作伙伴就在邻近欧城街的地方盘下了一幢足有近三百多平米的三层小楼，作为她们美容院的经营场所。原来这是一个外地老板经营的一家茶楼兼麻将馆。但因为经营无方，再加内部管理混乱，又因聚众赌博被公安查封过两次，渐渐没了人气。最后只好关门歇业了。常红本来也犹豫着要不要拿下这个地方，害怕不吉利。但合作伙伴说她打听过了，他们的转让费低，比周边店铺的年租金要少收十多万。常红这才下定决心拿下这个店铺。她们计划，一楼是接待中心（因为一楼是没有房间的，确切地说只是连接二楼的一个过道），二楼设置成美容中心，三楼则改装成 SPA 和桑拿中心。常红选在邻近欧城街的地方开这家高档美容院的定位就是一流的。她的经营理念就是配合那些一掷千金只为留住青春容颜的贵妇们找一个合适的消费场所。常红想着这些的时候，仿佛看到了她未来美好的一切，看到了成功和财富正源源不断地象雪球似地向她滚来。常红踌躇满志，仿佛浑身又充满了力量和无穷的斗志。在某些方面，不管子予怎么评价她。的确，在她眼里，只有金钱才是她最称职、最可靠的奴隶。而不像子予的心那么难以琢磨。在常红看来，也许普天下的男人们都一样。现在她的朋

友、同事中已经离婚的和正在闹离婚的已有好几对，这已经是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了。一直以来，不管她如何挽救，子予仍那么坚持要和她离婚，也许下一个就轮到她了。尽管在生小孩问题上和对待他父亲问题上，她一直都理短，但她认为目前为止还不是放子予走的时候。她要让子予明白，她常红也不是个凡人，她岂能轻易认命和服输？她还要观察，她还要抗争，她还要审时度势。无论从精神还是经济层面来说，她都不愿轻易失去子予这根强大的支柱。不管子予怎么不认同她，不管子予说她精于算计也好，说她不可理喻也好，她都不在乎。只要她能坚持，能多坚持一天，对于她来说就是多一天的胜利。

何况，现在她有了美容院可经营，她更暗下决心，她一定要多花心思把这家美容院经营好，让子予对她刮目相看。等她具备了足够和子予抗衡的能力和实力，到时对她来说，也许又乾坤大扭转。最主要的是，她要想尽一切办法挽回子予的心。

47

常红的美容院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按照事先的约定，子予先往常红的账上打了二百万。另外的一百万，要等离婚证办妥了，子予才打过去。但当子予真正催她去办离婚手续的时候，常红就又开始推脱了。她说，眼看着就要过春节了，美容院装修的事就够她烦心的了，还有美容师的招聘和培训问题她也得上心，又说她春节期间还要去国外考察一番。子予问她考察什么？常红说是考察购买美容设备等等事项啊。子予就说他不准备和她玩躲迷藏了。如果她再这样无限期地拖下去，他会直接委托律师去办理。但他就怕她到时会脸面挂不住。常红就在电话里冷笑着说，你请便，到时还保不住谁的脸面会挂不住。又说子予这么急着将她扫地出门，是不是担心被她抓到什么把柄？如果真被她抓到了什么硬把柄的话，结果就不好说了。也许到时被扫地出门的就不是她，而是他了。而且她不但会让他身败名劣，还要让他一文不值。那时她倒要看看他还有没有能力可以东山再起。紧接着，就是常红在电话里一阵狂笑。

又是借口！子予听着常红刺耳的狂笑，恼怒地挂断了电话。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常红的确是太精明了！

可是，如果不经她同意或者是她最终不肯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一切努力又将白费。所以子予暂且只能忍着。偶后，等静下心来，子予又把常红刚刚说的话细细琢磨了一番。似乎觉得她话里有话，并不象以往那样只是胡搅蛮缠地乱说一气。这不禁让他更凭添了一份担心和焦虑。难道说，常红对她和金珠珠的事已有所察觉？在这件事情上，他不得不提防着她点。但第二天，常红又主动打电话来安慰子予说，她不会懒账的，她会尽快同他去办离婚手续的。子予问她尽快是什么时候。常红就说还要等一段时间，等到春节后。等她的美容院正式开业了，这样她心里至少会好受一些。就权当是一件喜事冲一件坏事。否则，这个年关她无论如何也是过不下去的，弄不好她会崩溃的，这样对谁也没有好处。经常红这么一说，子予昨天悬了一天的心也暂且放了下来。就当她说的是真话吧，子予决定暂时先不理她，再等等也无妨。反正已经等了那么久。况且事情已到了这一步，想必她再拖泥带水耗下去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可一想到过年，子予就又犯愁了。这个年他和金珠珠是该分开过还是索性带她去渡假呢？金珠珠知道子予的难处后，却笑着说，她哪也不想去，就待在 B 城，安安静静地过个年。并说这可是她在 B 城度过的第一个新年，她一定会格外珍惜。而且，她还说不用子予管她。就算只有她一个人，她也能把年过好。然后金珠珠就切入正题，她问子予，他何时才能安排她去工作。“至少目前不行，尤其在我和常红没办妥离婚手续前。”子予想起了常红的警告，蹙紧了眉头。又是老生常谈，金珠珠难掩失望之情。“你放心，我不会让你闲着的。”没过两天，子予就给金珠珠抱来了一大堆管理书集，什么《战略管理是现代企业的必然选择》之类的。还一本正经地叮嘱她，如果她能以很敬业的精神读完这些书，她才具备拿到进他们公司大门入场券的资格。“你也别小看我，好歹我以前也是在大型事业单位待过多年的干将。再说了，我进你们单位也不想谋很重要的职位，在下面的小部门当个普通的小工作人员就知足了。这样既

不妨碍你，又能自食其力。”“那怎么行？你可要做我的得力助手才行。最近我准备再引进一个全新的项目，成立一个子公司，到时让你去独挑大梁。”“我可听出来了，说了半天，你还是不想让我去你公司上班，而是想把我独立出去。”金珠珠佯装不满意。子予楞楞地望着金珠珠，寻思着该怎么向她解释他的意图。“我和你闹着玩的，你以这样的方式把我独立出去，我一百个愿意。”金珠珠笑着一下子就跳将过来，给了子予一个满满的熊抱。“我说呢，我还以为你惧怕挑战呢？”“唉，说正经的，常红开美容院的事靠谱吗？最近电视上常有关于美容院的投诉报道。眼下这虽是个时髦光鲜的新兴产业，但也是个问题产业。主要是行业水准参差不齐，有用美容产品以次充好的，有让顾客花钱办了卡，却又不讲诚信，服务不到位的。”这是金珠珠第一次主动过问常红的事。

“让你去经营那家美容院我还放心些，你办事细心，顾全大局，又有创意。常红太心高气盛，又把利益看得太重，尤其她过于偏激和经不起失败的性格，并不适合搞经营。”子予不无忧虑地说。“我可不敢，一个连美容院都从没进过的人，敢开美容院？”“一个常往美容院跑的人，未必就能开好美容院。这是两码事，这是个经营理念问题。”“也不一定噢！她在银行系统工作那么多年，见的人、经的事那么多。看起来人又那么精明，干练，也许她有她的独到之处。到时干出一番大事业，让人括目相看呢。”

“但愿如此吧。”子予心绪沉重地答复了一句。

48

冬去春来，万物苏醒，百花盛开。爱美的姑娘们早早褪去了雍肿的冬装，换上了尽显身材的春装，像美丽的蝴蝶扑向了B城的大街小巷。电视上的各种瘦身减肥药广告战又开始打响了。而常红的美容院也一切准备就绪了，店名叫国际“雅婷”美院SPA中心。就定在下月也就是三月十八号开张。她早早就通知了子予，希望他去为她捧个场。最主要的是，她希望他能多为她带些生意场上的朋友去，她准备在开

业当天就游说他们的太太或女友们成为她们美容院的钻石级或白金级 VIP 会员。

这样她的客源和资金回笼就有了初步的保障。

“你先别太利益熏心，你还是在做好你的品牌上多花点心思。先要让顾客感受到你们超一流的技术和服务，然后再让她们心甘情愿地掏钱当你的贵宾会员。而不是光凭人际关系，这又不象以往为你们银行拉人头去存款那么简单。如果你没有好的口碑而只是滥竽充数，到时得罪的可不是那些太太和女友，还有可能连累到我生意上的各路人际关系。”子予想起金珠珠先前和她说过的那些话，当下就不支持她的行为。“你不帮就不帮，哪来那么多废话？我就知道从你嘴里从来都掏不出一句好话来。”常红气恼万分。恨归恨，但常红静下心来想想子予的话也不无道理。头两月她们美容院本来就只能算作是试运营，在此期间她们还会开展一系列优惠酬宾活动，一来为吸引顾客，二来为扩大她们美容院的影响。做生意刚开始是不能太计较得失的，讲究的是来日方长。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只怕有心人。她常红偏不信，她就经营不好她的美容院。但就在她正式开张的前十几天，有线报说欧城街开了一家比她们规模、级别和档次还要高的超豪华美容 SPA 生活馆，开张时间定在三月八号妇女节。也就是说，这家美容院要比她们美容院早开张十天。这怎么可能？常红当下就拉下脸来拿合伙人开涮。说她有言在先的，因为她白天还有银行工作要忙，当初她盘店开始装修时就让合伙人多留意、打听附近有没有要和她们抢生意的店要开张。合伙人一脸委屈：“谁知道那家也是开美容院的。上次我俩不还一起经过那儿的吗？”“在什么位置？”

“就在绿园茶艺馆的旁边。”

“不对呀，那里应该是开心理诊所之类的呀。他们装修时，那外面不是一直打着一一条很醒目的广告语，叫什么，心灵回归的地方……”“不是，是美容院，牌子都挂起了，叫‘兰诗 SPA’。”“的确，他们的装修很隐闭。外面一直是用装饰布围起的。”“这也太不靠谱了。美容是美外表的，和心灵有什么相关联的？”常红着实没想过，所以

她压根都没想过要去过问一下。现在，说什么也是白搭。在这节骨眼上，忽然就冒出来这么个竞争对手，而且相隔这么近。常红忍不住惊出了一身冷汗。常红和她的合作伙伴先期投入的近六佰万，除去购买一些进口美容设备，加上预付一年的房租金，还有店面装修，员工培训等等，基本上就花的所剩无几。而常红占的股份要多些，她投了近四百万。子予拨给她两百万，她还卖了股票，又把她的私人积蓄基本上都投了进来。现在又出了这种状况，常红想着心里着实有点发虚。“他们是什么来路？”“听说是一对台湾夫妇。”没过两天，常红就搞清楚了他们的底细。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台湾夫妇。因为那男的是北京人，只有他太太才是地道的台湾人。顶多只能算是两岸联姻，两岸一家亲的关系。那男的是做仿古家俱生意的，在协和路有一家名气很大的叫“兰坊”的店面就是他经营的。常红曾陪朋友去逛过一次，他们的仿古家俱的确做得很精致、很古典，但价格也是常人不敢问津的。就那种仿旧的黄梨花木高背雕花椅子，一对都要卖好两万。可是，常红骨子里是不喜欢这些的，她只喜欢现代的东西。她家里的家俱都是工艺制作最时尚，最现代派的。常红始终看不上，也看不懂那些陈旧的东西。现代人好日子过多了，就开始怀旧了、反潮流了，好象不那样就显得自己没文化，没品味了。可那不是时光倒流吗？那如果时光真倒流了，哪会有现在的高楼大厦，高档轿车满街跑？她们这些爱美的女士还能穿高跟鞋，烫发、染发？那她们出门还不得重穿上绣花鞋，等着轿夫专门来抬？哪有她们现在这么自由？车子一开，油门一踩，想往哪就往哪？现代人奋斗的目的就是要过现代化的生活，好日子还没过够呢，复什么古？想着这些，常红的脸上浮现出了淡定的微笑。她断定他们美容院的经营理念模式肯定也是很陈旧、不符合大多数现代人的流行观的。于是乎，常红的心中又充满了斗志和必胜的信念。她觉得她有信心把他们比下去。但不久，就又有人来通报：“她们还真的从台湾请来了心理理疗师。”“她应该开个心理诊所，而不是什么美容院。”常红不屑地说。常红对精神层面的东西是排斥的，她始终认为只有诸事搞不定的人才需要去看心理医生。那是弱者的哭诉地，

象她这样精神强大的人是永远不会进那种地方的。“听说，那请来的心理理疗师专给那些有钱的太太免费做心理指导唉！把那些有钱的太太弄得又是哭又是笑的，但着了魔似地仍定期就要往那跑。否则就会浑身都觉得不舒坦，不自在。”

“真有那么邪乎？是不是中了什么精神邪毒。”

眼见着“兰诗”的生意红火，而自己的生意惨淡，常红就坐不住了。就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跟一个工商局的朋友聊，她说“兰诗”搞不正当竞争，用精神蛊惑法。希望他们好好去查一查。工商局的朋友就说，这不太好办。这涉及到两岸政策问题，因为现在国家为缓和两岸关系。对台湾商人来内地经商不仅在批文和政策方面大开绿灯，而且优惠也多。可常红哪能轻易咽下这口气？没过几天，她就又打电话给工商局的朋友，更添油加醋说“兰诗”的不是。朋友很为难，说她口说无凭，真要大张旗鼓去查的话，就要有确凿证据和线索。如果他们真有非法经营活动，那是该取缔。但在对待这个问题上要慎之又慎。万一不是那么回事，你作为举报人要留真实个人信息的，到时人家反过来告你诽谤，你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啊！那你就帮我暗访一下嘛，常红仍不甘心。行嘛。我就权当为了你去高档场所消费一回，回头你埋单。没多久，朋友就把信息反馈回来了，说他们完全是合法经营。在那里虽然消费是贵了些，但物超所值，那个地方的确令人心身愉悦，值得一去。常红就问她，怎么个物超所值法，该不会是你也被灌了迷魂汤了吧。朋友哈哈大笑，说你太偏执，我说也说不太好，你也是做这行的，我希望你自己去亲自感受一回。那个老板娘人很好的，你可以去和她交个朋友，向她取取真经也无妨。

常红气恼地想，还让我去和竞争对手交朋友？亏她还是她的朋友，想得出来。

令常红没有想到的是，“兰诗”的老板娘会亲自登门。“我叫诗兰。‘兰诗’取意于我的本名。”诗兰大方地自我介绍。人如其名呢。她说话声音那么温婉，眼神那么真诚、动人，举止又是那么文雅，彬彬有礼。这让一向习惯于指使着别人说话的常红，一下子就觉得心气不足，自愧不如。“我早该过来拜访你们的。”常红脸上堆着笑，心里却充满着防备。她并不准备带诗兰参观她的内部设施。所以只留诗兰在大堂坐着，并让服务员替她沏了一杯花式果茶。只待了一杯茶的功夫，诗兰就起身告辞，临走她对常红说，她今天主动上门拜访，就是想邀请常红她们有空也上她的“兰诗”坐坐，她说：“我们可以做朋友，而不仅仅只是竞争对手。”其实，常红心里巴不得当时就跟了诗兰去一探她们的奥秘。但她又不能显得太着急，于是耐着性子等了两天才回访了“兰诗”。一进“兰诗”的门，一股淡雅、沁脾的香气扑鼻而来。这香气很别致，常红不禁深吸了一口。“这是真的兰花香气，而不是香精的气味。唐代大诗人李白就写有‘幽兰香风远，蕙草流芳根’的诗句呢，这兰花香就是很别致，很有韵味。”诗兰指着墙角的几盆兰花盆景，清雅地笑着说。

而更吸引常红眼球的，是挂在大厅的一幅大型水彩画。画中是两朵大大的百合花般的金色花蕊素心兰，那么娇艳欲滴，那么清心悦目。那似张非张的洁白花瓣仿佛在微微吐露着芬芳又似在微微吐露着心语，很是素雅和高洁。常红最后还看清楚了，那画上的印章是诗兰的呢。“这幅兰花是你画的？”常红有点不确认。“嗯，是的，我在台湾是画画兼写诗的，尤以画兰花为专长，又以画中国兰居多。所以我先生来内地做生意，我也就跟过来了。画兰花最讲究的就是姿和韵，我所认识的兰花品种越多，对我画兰花越有帮助呢。”诗兰轻描淡写地回答说。常红却有点楞神。接下来，诗兰又热情地领着常红楼上楼下参观了一遍她们“兰诗”的美容工作间：保括美容间，SPA间化妆间还有普通淋浴房，甚至连换衣间诗兰都毫无保留地向她一一介绍着。常红惊奇地发现，“兰诗”到处都挂着诗兰的画作，主要是兰花。尤其独

特的是，她还把每个美容间都冠以了一种兰花名，同时配以相应的诗画。那些花的名称都是常红以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听诗兰介绍说，什么中国兰分五大类，什么春兰，蕙兰，建兰，寒兰，墨兰之类的，常红听着就晕，但这种感觉又很奇特，仿佛自己不知不觉间已置身于兰花的仙境。也难怪她这里人气这么旺，莫非来过这里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沾上了兰花的仙气，成了兰花仙子了。“兰花的花语就是淡泊，高雅。我希望到过我们‘兰诗’的女主顾，都能领略到兰花特有的恬淡素雅，清新似水的风韵。最后人花合一，又何愁自己没有出众的、令人赏心悦目的好气质？”

“啧啧……”常红都不知说什么好了。

“我这辈子和兰花有缘，还因为兰花结识了我先生，也算是情非得以。”诗兰又深情款款地道来。“噢？那这么说你俩是因为兰花结缘的？”常红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发问道。“是啊！他最初也是画兰花的。我俩是在一次国际画展上认识并结下姻缘的。”“那你们以后一直都要画兰花啊，兰花的品种那么多，那你们要画多少才能画得完啊？”常红还想着那些画，忍不住惊叹道。“俗话说，一世兰，半世竹。兰花的品种之多，花形、花色、花姿之异、之美，是我们穷尽毕生的精力也写不尽，画不完的。对于我来说，只求画好一种兰花，独具一格就行了，就象你看过的门口大厅的那两朵素心兰。”“哦！”常红似懂非懂地附和着点点头。“你不但会写诗作画，还这么会经商，你也太杰出了，在我们内地这都没几人能赶得上你这样的女强人的。”常红的此番赞叹的确是发自内心的。“其实，经商谈不上，女强人更谈不上。我也只是把自己的爱好和美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没想到效果还好。”交谈间，诗兰带常红来到了休息厅，她微笑着礼让道：“请坐吧。”坐定后，诗兰又亲手为常红沏了花茶，然后又吩咐服务生上点心。不一会就有人端上来了一盘点心，诗兰介绍说：“这是我从台湾请来的点心师亲手做的，叫麻薯，用糯米做的，里面包裹的是红豆沙，味道很独特的，你品尝一下。”

常红客气了一番就用筷子夹起了一个放入了口中，咬了一口，表皮薄薄的，但里面的夹心却是柔软、韧劲又很有弹性，吃起来很是鲜香，味美。接着，诗兰又让人端出来一样好东西，“这是正宗的素有台湾水果之王称谓的大名鼎鼎的莲雾，刚有人从台湾过来，我让捎了些，你请品尝。”诗兰介绍说。这可是真正的台湾宝贝，常红的眼睛随之一亮。莲雾名诗意，模样也那么地透着清碧和水灵，乍看起来它就像一个挂着的小铃铛。它底部色彩呈粉莲红，越往上红色越淡，到顶部变白。但如果把它放在地上又像一个莲台，故得名莲雾。看着那可人模样简直让人难以下口呢，这哪是水果，简直就是艺术珍品。但常红却没那么多丰富的联想，水果嘛，她觉得只要好吃就行了。所以她只是夸了句漂亮后，就拿起了一个放入口中。那曾想，刚一入口还没来得及咀嚼，牙齿刚刚一碰，顿觉果汁四溢，一不小心差点把汁液流出口外，她不觉心里一惊，忙小心地抿紧了嘴巴。细细地品味，果然不同凡响，这果肉不仅带着一种特殊的香甜，而且嘴咀起来又是那么清脆可口。真不愧是水果之王，太美味了，是难得的人间珍品。美容院也参观过了，台湾美食也品尝过了。常红本想起身告辞了，忽然一个人影一闪。常红眼尖，看明白了，竟是她的一位好朋友。常红最近一直在给她打电话，让她去她美容院做美容。可她总推托忙。原来，她竟忙到这儿来了。那个朋友也看到常红了，面露尴尬地笑了一下，就闪身跟着美容师进了一个美容包间，再也没出来。

“你们认识？她很热心肠的，还帮我介绍了几位朋友过来。”诗兰难道一点不懂大陆人的人情世故吗？还这么在一旁给她心里添堵。常红只能掩饰着带过：“也不是很熟。”“我这里从没打过广告，也没发过宣传册子，都是大家觉得好，朋友介绍朋友来，生意就闹热了。我这里用的产品都是从法国原装进口的，都有明码标价。她们自己有好的产品，我也不排斥，也允许她们带过来使用。在这里，她们很随意的。”诗兰一边优雅地品着香茗，一边很随心地和常红谈着生意经，那神情就像在谈着她的一幅画，一首诗，那么淡定。仿佛是忽略了金钱欲的，可她偏偏又把生意经营得这么红火。

从“兰诗”回来，常红虽然她觉得自己是大开了眼界，但同时心气儿也矮了半截。和诗兰比，她也只好心服口服，甘拜下风了。可是，美容院还是得办下去啊。于是，常红就琢磨着，高档的咱做不成，那咱就降低档次，往中档发展。主意一定，她们就又印了很多宣传的小册子，重新发过。但效果仍不理想。一留意，原来附近大街小巷里的“游击队”小美容店还真不少。上竞争不过“兰诗”，下竞争不过这些游击队小店。常红的美容院就这么不上，不下地悬吊了二个月。试营业期间业绩就这么差，正式营业可想而知。生意这么清淡着，连房租水电费都挣不回来，更不要说保障员工的福利待遇了。上个礼拜已经有两个美容师自动请辞了，这个礼拜又有一个干脆连招呼都不打，就不来上班了。正在常红她们一筹莫展之际，诗兰第二次上门，向她们抛出了橄榄枝。诗兰说，她最近走访了B城大大小小的洗脚房。发现高质量，上档次的没两家。所以，她决定在附近找一家门面开一家正宗的、很上档次的台湾洗脚房，可没寻到合适的。最后，她想到了她们店，现成装修好的，如果营业起来，只要换个牌子就可以了。如果她们有意，股份一家一半，她出技术，先期投资部份她也可以出资分摊一部份。这个诗兰说话这么温婉、动人，心里却藏着刺。常红可是听明白了，说白了就是诗兰要兼并她们。常红当下就挂了脸，说没考虑。这样，就又往下拖泥带水了一个月。常红的美容院丝毫没有半点起色。这当下，诗兰就又托人来说，如果她们不愿意合作，她愿意盘下她们的店面。先期的费用她全部承担，这样她们应该说基本没损失。

常红的合伙人就先动摇了，说再苦撑下去，她们也只有个字“倒”。只是经过这次折腾，开洗脚店的事她就不想参予了，她愿意退出去。独剩下一个常红考虑再三也拿不定主意，她的心高气劲又不允许她向予求助。合作吧，想想自己好端端的美容院变成了洗脚房，她心里都觉着窝囊；不合作吧，她的美容院经营举步维艰。

寻思了一阵，干脆就不合作了吧，于是常红一咬牙：盘店，成交。五佰万的先期投资基本收回了，零零落落常红和合伙人一折算还是各

自损失了十多万，就当买个教训吧。不久，常红就看到她原来的美容院，就挂起了另一块牌子“兰魔指”。广告语是：适意人生，从你的脚下开始。图标是一个小方块黑白浮雕画：一双写意的纤纤玉手翘着兰花指按在一只很有写意又有点夸张的大脚底板上。哼！再美的名字，再有创意的图标还不是一洗脚房。常红在心里忿忿道。常红虽不屑一顾，但心里总有一种很深的失落感。

51

常红还没从失去美容院的坏心情中调整过来呢。子予又连连发来了短讯，催问常红什么时间去办离婚手续。离婚！离婚！又是离婚！你林子予难道对我再没有一句别的什么话了吗？想离婚？没这么容易！常红咬着牙，不知不觉间一股无名的怒火就从心底冲到了脑门。但在办公室她当着同事的面又不便发作。于是，常红匆匆去了员工休息室，冲了杯咖啡，稍许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的确，这是目前摆在她面前最棘手的一件事。本来她还寄希望予她新开张的美容院，以此分散一下注意力。但现在美容院也关门了，她也没理由不再正视她和子予的离婚问题了。而且，依照子予的个性，她这样无休止地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她盘算着应该尽快想出个办法来把这件事搞定。下班后，常红经过她们银行旁边的一家腌卤店，想起子予最爱吃这里的卤鸭翅膀。于是她停下来称了半斤。可等到常红回到车里，这才想起，子予自从和她正式协商好离婚财产分配一事，又得到她口头承诺以后。就没怎么在家住过。问他，他只含糊其事说搬到公司住去了。最近，她从银行下班后，就基本泡在她的美容院，有时干脆就住在那，无暇过问子予的行踪。那现在，她寻思着，她买的鸭翅膀该往哪送呢？犹豫之间，常红已竟自驾车去了子予公司。子予的公司在去年年底已正式搬迁到了新厂区。常红已经很久没去子予公司了。新厂区当然换新门卫，现在的门卫是子予从正规的保安公司请来的，不再是以前的老张头了，常红不认识。于是，她理所当然被拦在了门外。“请问，你找谁？”保安一个很正规的敬礼。“找你们林总。”“对不起，林总已经下班了，请问你找林总有什么事。”“他晚上住这里吗？”“不清楚。”

保安警觉但很直接地回答。“不清楚？你在这儿值什么班？”“你找林总有什么事？请问你有预约吗？”保安仍很礼貌地回答。“我想来就来，预什么约？”常红的火重新被点燃了。“对不起，没有预约，不能见我们林总。”保安拒绝得很干脆。“你是总台秘书还是保安？你还管我预约不预约？”

“对不起，我再跟你说一遍。林总已经下班，你找他有事，请明天白天再来。或者请你下车到值班室的登记簿上留下你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明天我会通知林总。”这个保安训练有素，常红心想再和他扯下去也是白搭，于是调转车头，但临走，她还是压起怒火对保安说了句：“不用了，请你转告你们林总，他夫人来过了。”保安惊了一下，但瞬间脸上的表情就恢复了平静，仿佛他没听到这句话，又好象听到了，只是又被风吹走了。“好你个林子予。”常红边开车，边掏出了手机。可是，电话铃声响了好多遍，子予就是不接她的电话。又不接电话，又来老一套！常红气恼地把手机丢到了一边。第二天，常红在心里盘算了足有半天，她想还是先约子予见个面再谈。于是，午间休息时，她猫到自己她车里给子予打了个电话。电话接通了，子予很冷漠地问她有什么事？常红就反问他你说会有什么事？子予半天不吭气。“你不是天天催着和我办离婚手续吗？”“约好了，哪天直接去区民政局不就行了。”子予也很不耐烦地回答。“我还另外有事，必须见面谈。”常红尽量好口气地对子予说。“见面？见面就免了吧。还有什么事你在电话里说无妨。”“现在想见你一面好难。林子予，好歹我们也夫妻一场，你不用这么绝情吧！”常红的嗓门在瞬间又提高了几度。

子予不言声。

“这会儿不方便说。这样吧，晚上你有空吗？我想约你到春雨茶楼喝个茶。”常红故意在车里压低了嗓门说。见子予迟迟仍不作答，常红心头的火苗再次窜了起来。但她仍强忍着：“约你见个面怎么就这么难？我又不是老虎，还能把你给吃啰？子予啊！我这是真心为你着想，可没想到你竟这么对待我。这样吧，我八点半在那里等你。只等一杯茶凉的时间，凉了就凉了，咱俩以后就再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去还是不去，你自己决定。”说完，常红竟自把电话给先挂了。子予虽然不想见常红，他不确定她又在搞什么名堂。但他考量再三后，和金珠珠简单通报了下晚上有安排后。还是在八点半准时去了春雨茶楼。进得茶楼，他想常红或许不会来得这么早，于是打算先找个僻静的位子坐下。没曾想，他却听到了一个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声音在叫他：“子予，子予。”他寻声望去。没错，是常红在招呼他。“久等了？”子予走了过去，并象征性地向常红打了个招呼。“哎。你怎么这样说？就是等你一辈子我也是心甘情愿的。来，快，快坐下。”常红像往常一样，站了起来，一只手很自然地就来接他手里的公文包，另一只手就顺势拉住了他的胳膊，把他往座位里按。一边又招呼着：“服务员，上茶。”服务员走过来，恭谦地问：“请问先生要什么茶。”“要一杯素毛峰。”常红自作主张抢先说。“我知道你喝惯了这种茶。”服务员刚转身，常红又补充说。

常红还是那么主观。子予对常红的一系列举动虽感到有点反感，但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只好忍着。已有些日子没见到她了。但子予还是惊觉，在常红的身上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不是因为她染了头发，也不是因为她身上时尚的服饰。而是她眼神里，闪烁着一种更让他捉摸不定的东西。是什么呢？且不管吧。听她说说再作判断也无妨。茶很快就沏来了。子予感到了渴，他端起茶杯一边吹着沸在表面的茶叶，一边喝了一口。虽然很烫口，但子予仍觉得很爽口，很解渴。“有什么事，你说吧。”子予不想耽搁太多的时间，直切主题。“你就不想先问问我的近况？难道你对我一点牵挂也没有？”常红柔媚地朝子予笑了笑说。“你还能差到哪去？‘雅婷’的掌门人。”“噢，我正要和你谈此事呢，店面已经盘出去了。”“这么快？”子予大感意外。“办不下去了，就转了。”常红回答倒也爽快。子予寻思着该不该问问详细情况。可又转念一想，这么大的事她都没和她商量。开店是她自作主张，关店自然也是她自作主张。于是沉默着没继续发问。“那一千万我不要了。”子予以为自己听错了。“我想过了，你以前老说我对金钱有贪念。可还好，我在银行工作这么多年没犯错误，还得多亏你的提醒。美容院

关了，我也不需要钱了，过两天我又把那二百万划给你。”“那离婚的事呢？”子予怕常红又变卦，语气有点急。“放心好了，我会随你心愿的。”

子予不相信常红会这么大方，这么无条件地同意离婚。

“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常红嘴角浮出一丝诡异的笑。

“什么条件？”果不其然，常红没那么简单。问话间，子予端起水杯，又猛喝了几大口，水杯一下就见底了。“其实，这也不能算是条件，只能算是我的一个愿望。只是，这个愿望我没法一个人实现，需要你配合一下。”“什么愿望？”“我想有一个属于我们俩的孩子。”常红往子予的茶杯里慢慢地续着水，话也像水一样自然地从我嘴里倒了出来。“这，这是不可能的了。”常红的话让子予大感意外，他半个身子都从座位上起来了。子予用眼角快速地轻扫了一下周围，怕被别人偷听了去。所兴周围的人都在兴趣盎然说着他们各自感兴趣的话题，并没有人注意听他们的话。“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不过，我知道你贞节。也没兴趣再和我有什么瓜葛了。可是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常红看起来一脸的认真，并没有半点玩笑的意思。子予一脸不解地望着常红，心想她葫芦里卖得什么药？。“你父母亲走得早，你以前常指责我对你父母尤其是你父亲不孝道，我认可一部分。但有一点，我相信，你父母亲还是认可了我这个儿媳妇的，想当初你体体面面，风风光光把我这个如花似玉的大闺女娶进门时还是给你父母脸上争了光的。虽然你那时很穷、很寒酸，可我并没嫌弃你，还是跟定了你的，这点你不该否认吧。”“这个，你就不用在这儿表白了。就凭你不让我乡下亲戚进家门这一点，我父母在世时就常觉得脸上挂不住。你对我的父老乡亲如此这般，你还有脸说为我父母脸上争了光。请问，你为他们争了什么光？”

“好了，好了，我不再跟你争了。现在再重提这些是是非非也没什么意义。怪只怪那时我年轻不懂事。其实你父亲的死，对我的震动也很大。后来，我也一直在重新审视着我自己的行为。现在，我不是也已经改变了许多？前年你二舅来 B 城动大手术还不是我忙前忙后

找人帮着联系的医院？你要用发展的眼光看我，而不要一味地停留在一些老问题上。所以说，我想过了，为了弥补我以前在你心目中的种种不是，更为了弥补你父母二老今生最大的遗憾，我更有理由要一个属于我们的孩子了。”常红不露声色地说完上面一大段话，眼里似还浮着一层模糊的泪花。“我看，我们还是换个话题。要不，就换个包间吧。”子予又欠起了身。“不用了，我又不是什么不法分子，你就那么介意我在你面前出现？虽然你一厢情愿要和我离婚，但我还没最终同意。所以，从法律上来讲我们还是合法夫妻，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那你说吧，你想咋样？”子予沉下脸来。“我想尝试做试管婴儿。”常红镇定地说。“这怎么可能？”“我只要你给我一次机会。不论成功与失败。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来纠缠你。你上午跟我去定点医院做完那些指定项，我下午就去和你办离婚手续。然后我就离开 B 城去广州，我哥已经在哪儿给我安排好了一切。”“这，这不可能。”“子予，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只有你不愿做的事。在你眼里，我一直是一个看重金钱的市侩小人。其实，我也是一个女人。我也真心实意地为你付出过我的一切，包括在你眼里看似虚情假意式的爱情。说心里话，我并不想要你的钱，我只想让你留给我一样最有价值的东西。”“这，我不能接受。孩子可不是一件简单的物品，更不能视为一种筹码。他一旦存在了，那是要人对他负起责任的。”“哎！这都二十一世纪了，谁计较这个？再说如今的未婚单身妈妈何其多？更何况我是一个有过婚姻史的女人，有个小孩那太正常不过了。”他们的说话声越来越大。子予已感到有不少的目光投向了他们这边。子予不再吱声。他点燃了一支烟，自顾闷头抽起来。“你说呀。你倒是说话呀。”常红直逼着子予问。“不行，我觉得你这是找借口。你不同意离婚就直说，何必想些花样来整我。”“我在你眼里就是这样的，我知道我说什么你也不会认同我。那好吧，我改变主意了，我要和朋友合作做二手房生意。现在房地产市场这么火，我怎能轻易错过？我要不少于一千万的现金，不要延期的，你什么时候一次性付清，我什么时候去和你办离婚手续。”“常红，你终于说出实情了。这才是你今天找我来的真正目的吧。

一千万可以给你，但你得慢慢等着。等我凑齐了给你。”子予气恼得眼睛都瞪圆了。“我会等着。我再和你申明一次，你要是敢找律师，我就找清算公司，好好算算你到底有多少资产。明着的、暗着的都要算清，到时可能还不止这个数。”常红冷笑着回复道。“或者说还有一个方案，把你的股份转让给我一半。其实，这才是最公平的。等你哪天有足够资金和实力了，再从我手里把股份赎回去也可以。”子予鼻孔里“哼”出了声，脸色都有些变了。寻思这个常红果真不简单，而是个人精加疯子。子予想再和她理论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有一点确定的是，她今天终于亮出了自己最后的底牌。至于他怎么个接招法，他还得再好好思量、思量。走到这一步，或许金钱对他来说已不是最重要的，他当不当这个老板也无关紧要。可是，他不能光为自己着想，他还得为企业的前途和发展以及他手下的员工着想。常红似乎在看他的反应，但似乎又在暗暗得意。子予却在这时出奇不意地站起身扭头就走。常红慌忙给服务生丢下五十元钱，说声不用找了，拎起她的小坤包就赶紧跟着追了出去。“林子予，你今天又不回家？又要住在公司？”常红抓住了子予的胳膊。子予不耐烦地甩了一下胳膊，试图甩脱常红的纠缠。“昨天我去你公司找你了，你公司值班室的新保安咋说你没常住在那呢？”常红边牢牢抓紧子予的胳膊，边观察他的表情，边接着说：“我昨天买了你最爱吃的鸭翅膀去公司找你，我等了很久，也没等到你。打你手机，你也不接。”子予先是一楞，寻思今天保安怎么没和他提起过这事？可看着常红紧盯着自己的目光，子予一下也分辨不清常红是在试探他还是在唬他。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她无端揣测下去，更不能让她起疑心，于是子予很强势地顶回了常红的话：“怎么？你不但要查我的行踪，你还要查我的岗？那我告诉你，我昨晚陪客户打通宵麻将了，或者说我夜醉不归了，你最想要哪一个答案？”常红楞了一下，一时竟不知该如何作答。

子予趁机甩脱了常红，自顾上了自己的车。

常红却眼疾手快地又及时把住了子予的车门，不让他关上。

子予没好气地问：“你还想干什么？”常红柔媚地笑了一下，凑近子予的耳朵故作悄密地说：“我觉得我最初对你提的那个方案不错，你不妨综合考虑后再作决定。”子予不知怎么的就顺势抽出右手给了常红一记响亮的耳光。常红一下子就懵住了，印象中这是子予第一次对她动粗。所以她竟一时没反应过来。等她嚎叫着你敢打我，再想拦住子予理论时，子予丢下了一句“厚颜无耻”，随后竟自猛踩一脚油门，车子疯了似地冲出了停车场。

52

子予明显得消瘦了。而且在金珠珠面前常沉默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金珠珠也看出来了。她急在心里，可又不知怎么办好。这天晚饭后，子予一个人又闷着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金珠珠想拉他去庭院里散散步，可子予却坐着不动。金珠珠急了，用自己的下巴壳贴着子予的下巴壳，抬头眼巴巴地望着他说：“子予，你别吓唬我，你求你陪我说说话嘛，你最近到底是怎么了？”子予轻声地笑笑，抚摸着金珠珠的头发说：“也没什么，最近公司的经营上出了点状况。”“出了什么状况，严重吗？”

“也没什么，只是公司的资金运作遇到点困难。”子予轻描淡写地说。可金珠珠听了这话就上心了，她立马说：“子予，我们把这幢别墅卖了吧。我们是装修好的现房，现在电视上都在说房价在飞涨，那我们这幢房目前至少也翻了一倍，值好几百万。”金珠珠说卖别墅的时候，没说‘幸福园’三个字。子予摆手说：“这怎么行？这是我们的‘幸福园’，怎么能轻易卖掉？再说把房子卖掉了，如果以后公司又遇到困难，那又该卖什么呢？”“可说心里话，我住在这里没有一天感到踏实的，也并没有真正幸福的感觉。我来到你身边也并不为求这些。纯真的爱情一旦掺杂进了金钱和物质的因素，在外人眼里也就不那么纯粹了。”“珠珠，你不用为我太担心。经营上谁都会遇到难处的，克服一下也就过去了。”子予安慰珠珠说。“你刚买这套房子时我就说过，我不要你用一城池的金子换回我的爱的。我只要你一片树叶，从未要求你给我一片森林。”“我不但要给你一片森林，我还要给你一个完整

的世界。”“我只要你就足够了。”“珠珠，你不用为我太担心。总会有办法的。”“那就把这幢别墅卖掉。”“把房子卖掉了，你住哪？我们以后的一窝小猪又住哪？”“还像刚来时先租房子住。等你以后经营情况好转了再说。”“那不行。”“怎么就不行？我又不是金枝玉叶，我不怕吃苦的。我明天就去房产中介登记。”“珠珠，你真是我的好珠珠。我什么都可以失去，唯独你我是不能失去的。我的事你不要着急，办法由我来想，你一定要相信我。”

“可是，如果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就更好了，有时我真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人。”“不准你乱说，你把你自已照顾好，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最近我很忙，可能要在公司住一段时间，不方便常来看你，你一定要按时吃饭，按时睡觉，听到了吗？”金珠珠点点头，可心里仍放不下自己的担心。子予走后，金珠珠就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胡乱发呆，这时却意外接到了湘湘女的电话。许久未联络了，湘湘女自然很关心她和子予的现状。金珠珠一句老样子就搪塞过去了。她转移话题问湘湘女在香港可吃得惯，住得惯？湘湘女开心地说她在香港一切都好，但还是有点不习惯，因为她还不太会说粤语。但现在和几个同是内地去的太太混熟了，经常会约着出去喝喝茶，逛逛街，打打牌，日子还算好打发。老刘画廊的生意也不用她多帮忙，她只管服侍好他的起居就行了。还有就是她空闲时学会了做许多港式点心。湘湘女还打趣说如果说哪天她在香港待不下去了，她就重新回来开家港式茶楼。湘湘女决定待在香港后就把B城的那间茶楼盘了出去，看样子她心里还是留恋着。最后，湘湘女自然而然就提到了陶。金珠珠的心微微地一颤，原来她早已在心里有意识忽略或者说遗忘了这个名字的，一经有人提起，就象心湖上被人投了一枚小小的石子，她只觉得有些异样。湘湘女说陶在香格里拉画的几幅画，在圈内获得了很高的评价，画价也跟着水涨船高。有两幅还被推荐到了国外去参展，并获了个什么奖，她说她一时记不得了。只是不知为什么，他现在不再画人体画了。老刘说他在这方面最有天赋，如果好好画下去，一定能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级的知名画家。又说今年年底即将在香港举办的国际画展上，大家都

对他抱有很高的期望值。现在，大家都在揣摩，不知他最终会拿什么作品来参展。湘湘女说着这些的时候，金珠珠的思维是稍许凝滞的。因为她不知该回答些什么，或者说该建议些什么。因为画画那个领域对她来说本来就是陌生的，就象是记忆中远方的风景，意象总是朦胧、模糊着的。如果不是因为认识过陶，金珠珠想，她永远都只能站在一个很远的地方，用自己最原始、最单纯的审美目光粗浅地去判断一幅画的好坏，仅此而已。虽然说陶曾带她涉足过那个陌生而又神圣的领域。可对她来说，她情愿那只是一个梦，并不是真实存在过的。陶走后，就再也没和她有过任何联系。现在的网络这么发达。也许她在百度搜索轻轻点一下陶的名字，就会出来许多条关于他的信息。可是，她刻意回避着从来都不敢去触碰它。金珠珠希望自己在陶心里只是个匆匆过客，就象是一阵微风吹过一样不留任何痕迹。即使留下过痕迹，她也不希望是永恒的。她希望他的性格能和他的画风一样行云流水、洒脱自如。而不希望他仅仅是一个藕断丝连，多情缠绵的人，那样只会苦了他自己。他还那么年轻，那么有活力、才气，又那么有前途。她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大画家，而不是一个只懂得儿女情长的不知名的小画家。而且，金珠珠确定，以后一定会有一个最适合他的既独特又非凡的美丽女子陪伴在他左右。放下电话。金珠珠就那么长时间地盘腿坐在床上。床头洁白的墙面上至今仍空空如也，既没挂婚纱照，也没挂她期待过的人体油画。就像她现在的内心世界里也有一块地方象那垛空空的墙一样苍白着。只有那支笛仍发着清幽的岁月的光，只是子予再无心吹响它。子予看起来还是那么难。如果她当初没有听从他的召唤，放下一切来到 B 城，也许就不会增加他那么多的责任和负担，他生活得也会更轻松一些。可是这样会不会更增添彼此的思念呢？可现在有时再回头想想，连思念也是一种奢侈品啊。就像她现在想起陶，感觉只是回忆的风声在敲打着她的窗，不紧不慢，只要不附加任何的想像力，一切的一切就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可当初她和子予为什么就做不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太相爱，还是并不真正懂得如何去爱。有时，爱不只是一种伤害，更是一种磨难。可以前

仅凭她单纯的阅历和爱梦幻的个性，又怎能参透这些？或者退一步讲，如果说陶在很早以前就出现过在她的生活里，而不是现在的曾经，她会不会有胆量放下一切跟他去浪迹天涯呢？经历了这么多，她的心中不再轻易有答案，因为这或许需要她有更大的勇气和冒险精神。那晚，金珠珠就那样面壁端坐着胡思乱想了很久，没有一点睡意。只是，经过了那晚以后，金珠珠似乎又找回了某种久违的写作热情，她又开始写她未完成的小说了。她记得陶以前曾跟她说的那句话：他习惯于用画笔对话，她习惯于用键盘对话。是的，无论如何，她不能轻易放弃某些东西，这和生活本身无关。

53

“兰魔指”又取得了成功。这几天电视上、报纸上都在连续报道那对台湾夫妇的成功经营模式。说“兰诗”吸引了许多太太的心，而“兰魔指”又帮那些太太们锁住了丈夫的心。去“兰诗”和“兰魔指”不但能美容健身，还能促进家庭和睦，夫妻团圆，这里变成了许多成功人士的开心、放心乐园。而且他们还会定期从台湾、香港以及国内聘请一些著名的心理医师免费为他们作心理辅导，以减轻他们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所以这里还被他们亲切地称为“心灵驿站”。常红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心想当初要是她肯打破理念和诗兰合作，她的心境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破败。可她当初心气高，楞看不上洗脚这一行，现在想来也只好认命了。但转念一想，这样也好，她终于有时间管管自己家里的事了。常红那天看出了子予眼睛里的闪躲和敷衍其词。这说明他这些天真没在公司住？而且她寻思着，子予那么一个要面子的人，公司还有其他股东，他怎么可能在公司常住？刚开始他们建新厂区的时候，三个老总是常在那轮流值班的，可公司走上正规运营之后，好象没听说过这回事。她以前粗心，怎么就从来没深想过这个问题呢？那如果说子予没住在公司，那他又会住在哪呢？一年多了，子予多次对她毅然决然提出离婚，甚至不计后果。她对他开出那么苛刻的条件，他都要和她离。难道他就不担心他公司的前途，难道他已忘记了他当初创业的艰辛？

现在她想出最后一招试探他，不要钱，只要一个孩子，他都不给她一点机会。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绝情？没错，他尽管时常拿他父亲的死做文章，她却始终认为这理由不充分。中国式家庭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的，虽然她在骨子里是瞧不起那些没有经过训化的乡下人，对他父母亲也不够恭敬，可她毕竟没有在生活中虐待过他们。子予拿这点在离婚上做文章，她心里清楚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他是站不住脚的。那倒底是什么原因呢？在思绪如一片乱麻中，常红猛然就想起了一个人，金珠珠！难道说会是她？她记得前几年子予为了她和她曾猛闹过一阵，可后来就悄无声息了。她当时虽然耿耿于怀，但后来是确认了子予是在心里放下了她的，并认定那时子予只是对初恋情结的一种怀念之情。况且他后来再没在她面前提起过金珠珠的任何事，也没任何迹象表明他们之间再有什么来往。好象这些年他连 A 城都没再去过。会是她吗？她心里也一时无从确定。可如果不是这么回事，那又是什么，让子予有这么大的改变？无论如何，一定是有原因的，她得弄清楚。

寻思了半天，常红阴沉着脸快速地拨通了一个神秘电话……

54

子予的心情忽然好了许多，自信的笑容又渐渐地回到了他的脸上。他还抽空和金珠珠打了二次网球，看着子予飞奔着接球的姿势依然那么矫健，金珠珠心里顿觉欣慰了许多。‘幸福园’里又开始回荡起他们幸福的笑容，金珠珠又开始憧憬了。憧憬他们的幸福生活，憧憬他们的美好未来。是啊，生活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的，可他俩压抑了太久。可是，是什么让他如此好心情呢？

金珠珠试图解开这个答案，可子予却总是神秘地一笑带过：

“很快你就会知道了。”

子予要出去开会。行程是一个礼拜。子予说他本来是想带金珠珠一同前往的。但一怕有诸多不便，二是这次日程安排得比较满，他没一点空闲时间可以陪她。金珠珠善解人意地说：“你放心开你的会去吧。就算这次你是一个人去渡假，我也全力支持。你应该有你自己的

自由空间。我总不能事事依附于你，总不离左右地当你的小跟屁虫吧！这样会被人笑话的。”“这才是我的小珠珠，既通情达理又知道疼人。”子予满心欢喜地夸赞金珠珠道。“我本来就这样，还用得着你夸。”金珠珠娇嗔道。第二天中午，金珠珠特意在家做了一桌丰盛的菜，替子予送行。饭后，子予上楼拿行李箱去了。金珠珠就抓紧时间去厨房洗碗。“珠珠，珠珠。”子予怜着行李箱从楼上下来，高声喊着金珠珠的名字。“我在这儿呢。”金珠珠高声应答着子予。

子予仍在喊着珠珠，珠珠。

“我这就完，你在客厅等我一小会，我马上就过来。”子予有时更像个长不大的孩子，金珠珠怕他跑过来捣乱，大声叮咛着。“不么。”喊话间，子予已寻声走了过来。“你看我这满手的洗洁净泡沫。哦！乖，就一会儿的事。你等等我啊。”金珠珠充满温情地对子予说，那口气更象是母亲对一个孩子在说话。但子予没走，而是从后面环住了金珠珠的腰。一阵柔情涌上心头，金珠珠侧转过头去。子予的吻就这么压了过来。子予解去了金珠珠身上的围裙。金珠珠心神意乱地胡乱洗了一下手。然后，就任由子予把她抱进了客厅旁的小休息间。子予把她轻轻地放在了柔软的沙发上。然后象剥葱一样剥掉了金珠珠身上的衣服。随后，他急促地闯入了金珠珠的身体。“啊！”快感沿着神经末梢迅疾地蔓延到金珠珠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一阵惊颤过后，金珠珠双手本能地紧紧地抓住子予厚实的臂膀，怕自己失重的身体会快速掉下去，掉到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里去……事后，金珠珠有些惊喜，也有些羞涩，俩人好久没这么激情了呢。子予更是温情脉脉地长久吻着金珠珠不愿起身。“再不走就要误机了。”金珠珠推了推子予，催促道。“真不想走啊。”子予赖着不动。“是你自己说的不走啊，一会误了飞机可别怨天尤人的。”子予这才懒洋洋地起了身。

子予收拾好，拎着行李箱，终于要出门了。

金珠珠本想开车送子予去机场，子予没让，他说他还要去一趟公司取些资料。“能赶上吗？”“没问题。”子予看了下表。但就在子予临出门的瞬间，金珠珠却又从后面紧紧抱住了他不愿松手，她用脸紧紧

贴着子予的坚实的背喃喃说道：“我后悔了，我改变主意了，我想和你一起去。这几天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会觉着度日如年。”她还说，“如果你不带我去，你会后悔的。我会把一头黑发盼白掉。等你回来以后就会发现家里多了个白毛女。”子予温情地转过身用手拍了拍金珠珠的脑袋说：“不准我的小珠珠胡说八道。我的小珠珠下午要做的事是，先好好泡个澡，然后再上床美美地睡一觉；然后，再乖乖地等我的电话。”金珠珠这才无奈又不舍地松开了手，说：“好吧，这个提议不错，我接受。”子予走后，金珠珠重新把厨房收拾了一下，然后就起身去了楼上的主浴室。

55

门铃连续地响着，金珠珠慌忙从浴缸里跳了出来。金珠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子予又回来了。他舍不得丢下她不管的。金珠珠顾不得擦拭身上的水珠，只披了件浴衣赤着脚就往楼下冲。

门开了。是.....是常红。

没错，虽然金珠珠只见过她一次面。但她确信，是常红。

“能让我进来说吗？”不等金珠珠回答，常红就已一步跨了进来。随后，就听到她的鞋跟在仿大理石地板上，踏出了很响的节奏。“我叫常红，是子予的妻子。我想我们见过面，没必要再详细介绍一遍。”常红扫视了金珠珠一眼。“嗯。”金珠珠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得见的声音应答着。常红进得屋来以后，就开始快速地环顾起四周来。“感到有点意外是吧？”“其实，我也感到很意外！”常红不等金珠珠答复又说。金珠珠没有回答。从见常红那一刻起，她的语言功能就又出现了障碍。“不错么！布置得很气派又不失雅致，也很有家庭气息。这是你的风格，还是子予的风格？”常玲的眼睛犀利地又扫了金珠珠一眼。“你肯定要问，我怎么找到这儿的？”“.....”“很简单，是子予让我来的。”“.....”“你肯定会说你不信。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来了。”“.....”“这浴衣很漂亮。你的身材的确很好！脸蛋也比以往更迷人！”常红重又把目光转到金珠珠身上。金珠珠下意识地吧浴衣裹得紧些。“只是，我搞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去迷别人的老公。”“.....”

“也许你们真的是真心相爱。可爱情是什么？我可能不太清楚。

但有一点我很明确，也很明白。他是我的老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这是永远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也许你还会说，拥有婚姻的人，不一定拥有真正的爱情。”常红的思维的确是滴水不漏。“爱情？谁有资格在我面前谈爱情？我想，子予就从来没有胆量在我面前谈这两个字。”常红肯定是听见了金珠珠心里在说的话。“你在当初嫌贫爱富，我过着苦日子的时候，你过着好日子；我刚过上好日子了，你又赶着来雀占鹤巢，这世界上好事都让你一人占尽了。你说，别人又该怎么过？”“.....”“你觉得我该拱手相让，是吗？要换作是你，你又会怎么做？”“.....”“你以为你拥有了爱情就拥有了一切？你就高尚了。可其实你很肮脏，从身体到灵魂，肮脏不堪。你把你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你在对的时间段错失了，又想在错的时间段想把他找回？你真是痴人做梦。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爱子予？你知道我有多爱他吗？如果没有你的出现，我们会很幸福。你以为只有你才懂得幸福的含义吗？哪一个女人不想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真正的幸福。子予是那么出色，谁拥有他就是拥有了幸福。你以为你很高贵，很与众不同？其实骨子里你是个坏女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只是他的性奴隶.....”“求你，别说了。”金珠珠扭转头去，一面法式穿衣镜正面对着她。金珠珠看清了自己在镜中正在扭曲变形的脸。“这会你觉得受刺激了，早干吗了？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在哪里？其实，我告诉你，你这是在害他。他能有今天容易吗？子予，并没真正爱上你。他只是对某方面存有幻想，他是个有双重性格的人。经常游走在梦想和现实的边缘。也许你们曾经拥有过一段美妙的初恋时光。这的确让他难以忘怀。但仅此而已。如果不是你逼着让他重新作出选择，我想没有人能轻易破坏我们的家庭。”“.....”“但，现在一切都不同了。我确信，他很快就会回到我身边了。因为，我肚子里已经怀上了他孩子，已经两个多月了。你懂吗？这才是我和子予真正等待的幸福。”“这，这怎么可能？”金珠珠失声尖叫了起来。“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在这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是我说服了子予，让他给我

一次机会。试管婴儿，听说过吧？老天有眼，我仅一次就成功了。子予今生最大的渴望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我是子予的合法妻子，为他生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不指望我，难道还指望你？”“喏，这是我的胎检卡，我还没来得及给子予看。不过先给你看看无妨。”是的，金珠珠熟悉那东西。如果新婚当初她顺利地保住了那个胎儿，她也会拥有这个小本本。她忽然有一种想笑的冲动。“我可以坐下说吗？”常红一副镇定自若的神态。“我知道你还不相信。我不妨给你听段录音。”常红说着从她的随身挎着的包里拿出一个酷似小录音机的东西，随后她按下了按钮，“老同学，我对不起你，我已穷途末路了，我们就到此为止吧。”这回金珠珠听明白了。千真万确，是子予的声音啊！

“听明白了吧。你可能要问，为什么子予不亲自来和你说。你想，他对你毕竟是有感情的，如果让他亲口对你说出这段话，这对于他来说，于心何忍？再说，他也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他不该来招惹你。我也是女人，这点我理解你，也同情你。”金珠珠的眼泪忽然就像长河一样，一泻千里地奔涌而出。常红还在絮叨着什么，她再也没听清楚一句话。“好了，我该走了。如果赶得巧，还能赶上和子予同坐一班飞机。不过，我还有句话叮嘱你，你最好暂时别把我来过的事和子予说，我不想让你这么快就破坏到他的情绪。我想，聪明的你，也不会幼稚到急于想去求证些什么吧？因为，等他会议一结束，我就打算和他一同去日本。我想和他在那里度过我俩的结婚十周年纪念日。而我送给他的最好礼物，就是我肚子里的小宝宝。”“这是我和子予的机票，你看明白了，是飞往东京的。子予没告诉过你吧？”机票上写的是子予的名字，虽然泪眼婆娑，这回金珠珠看得分明。“看起来，这房子住着挺舒适的，尤其适合做美梦。不过我想，既然是梦，就总该有醒的时候。”“当然，我并没有急着赶你走的意思。但我还是希望在我 and 子予回来之前，你能从这里自动消失。因为，你看起来不太符合这里女主人的身份。你说呢？但如果说你赖着不肯走，到时非要让我找人来请你走，那场面可能就会有些混乱且不堪……”常红走了，她是微

笑着走的，是以一个绝对的胜利者的姿态走的。常红走后，金珠珠就再也没能站起来，她只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在旋转。

直到座钟“当当当”响了三下，金珠珠的意识才忽然清醒。

子予说过，当她听到座钟“当当当”响过三下，就是他乘坐的飞机起飞的时间。金珠珠慢慢站立起来，并没意识到浴衣已经滑落到了地板上。不知什么时候，金珠珠又重回到了浴室。金珠珠在子予最爱听的音乐声中，喝完了子予没喝完的酒，抽完了子予没抽完的烟……然后，她放掉了一池子的冷水，重新往浴缸里放上干净的热水。常红说得对。她的身子的确是有点脏，她要好好洗洗干净。浴缸的水满满的，已溢了出来，金珠珠不在意，她的两眼空洞，手却在一瓣瓣撕扯着玫瑰花瓣，这些玫瑰花是子予昨晚特意为她买的。有许多玫瑰花瓣已经随着水漂流出了浴缸。金珠珠机械地慢慢地拧上了水龙头，然后把自己的身子浸泡到了浴缸里，并一点一点地往下移，直到水淹没到了她脖子的三分之二处。金珠珠的嘴唇微张着，两只手不停地在自己的身上游来游去，样式象及了一条游泳的鱼。定格在金珠珠脑海里的最后几个幸福的画面是：子予乘坐的飞机着陆了……子予走出了阳光机场……子予微笑着掏出了手机……阳光聚焦处，不应再有眼泪。

金珠珠拿起了子予那片锋利的刮胡刀片划向了她的左手腕……

大结局关于金珠珠的结局有这么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金珠珠自杀身亡了。另一种说法是，金珠珠并没有死。在她将刀片划下去的瞬间，忽然灵光一闪，她想起了子予在那盒录音带里至始至终没有叫她的名字。子予不会那样的，而且那声音虽然听起来是子予的，但那几句话听起来断断续续的并不是很连贯，而且背景音很嘈杂，像是有什么机器转动的沙沙声。对了，这盒录音带明显是拼接起来的，而且拼接的技术活很差。她后悔自己刚才没看出破绽，差点做蠢事。子予回来后，下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其实，他在出差以前就已经决定了，他只是不想急着告诉金珠珠，他怕她会阻止他的决定。否则，他出差前的心情不会一下子变得那么轻松、愉快）。他决定把自己在公司的股权，最终以近三仟万的价格一次性转让给他认识的一位很有实力的

长期合作伙伴，让他来挑大梁当他们公司的大股东。如果不这样做，子予知道，常红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她会一直拿他的公司做文章，要挟他。与其这样，不如让给一个更有实力的人来把公司经营好，这样他就不会再有心理负担，也不会让员工的利益受到损失。常红做梦也没想到子予最终会做出这么疯狂的决定，只好同意离婚。她并没怀孕，因为子予根本没同意和她做试管婴儿，至于那张孕检卡是她借用别人的来冒充的。她清楚在那种状态下，金珠珠在她的狂轰乱炸之下是不会有清醒的意识去仔细辨认这些东西的；而关于放录音的事，她是怎么也不肯承认的，因为她清楚这种形为是要付法律责任的，她又不是个法盲；至于她是怎么找到子予和金珠珠在阳光别墅村的住处的，她也只说是无意中发现的，并不肯道出实情；唯有那张去日本的飞机票是真的，那也是她私下拿了子予的身份证件和护照找旅游公司的朋友帮办的。常红拿着她应得的那一千多万，又是炒股又是做房地产生意，刚开始是赚了个盆满钵满。但据说，没过两年就遭遇了百年不遇的金融大风暴，没扛住，彻底破产了。她贪婪而不服输的性格最终害了自己。而关于子予和金珠珠的结局有这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子予带着金珠珠漂洋过海出国定居去了。一年后，他们在异国他乡生下了一对健康的龙凤胎宝宝，从此过上了传说中的童话般的王子和公主式的生活。还有一种说法是，在某个偏僻的小山村，有一对事业有成的中年夫妇在那里修了一条名为“希望”的路，这条路通往一所名叫“幸福园”的希望小学，学校里还有一位酷似金珠珠的女老师。而在学校的后山坡时常会有清远、悠扬的笛声响起，似清风，又似细雨滋润着每一个人的心田……最后一种说法是，陶在香港国际画展上展出的《春夏秋冬》那四幅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幅《秋·笛》的画获得了金奖。有人在画展上见到了湘湘女，还见到了金珠珠。

后记

三种结局符合三种人的思维方式：第一种，是憎恨第三者插足的读者，悲剧式；第二种，是理解林子予和金珠珠式爱情的读者，圆满式；第三种，是追求更超脱的纯爱情的理想主义色彩的读者，浪漫式。

不同的读者在这本书里都能找到不同的答案。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完稿

第一次修改时间：2010年2月10日